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中国小说欣赏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中国小说欣赏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出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重 印 新疆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新疆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图壁县阳光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7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16

印 张 7.2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7-18726-1

定 价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使用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请登录中小学教材意见反馈平台: jcyjfk.pep.com.cn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新疆教育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991-7606134

主 编 袁行霈
 执行主编 顾之川 温儒敏
 本册主编 陈平原
 编 者 郑志良 李 静 赵 爽
 杜新艳 张 治 张丽华
 林分份 葛 飞 季剑青
 责任编辑 赵晓非 张华娟
 审 稿 王本华 顾之川



致

同学们

ZHI
TONGXUEMEN



亲爱的同学们：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你们已经顺利完成了高中语文必修阶段的学习任务。与刚刚踏进高中学校大门时相比，相信你们一定有不少收获。现在，我们将进入高中语文学习的另一个阶段——选修课的学习。与必修课相比，选修课将为你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对于雄心满怀的你们来说，这些选修课无疑是雨露与甘泉，是知己与希望，是理想与桥梁，你们尽可以在其中一展身手，发展特长。

我们提供给大家的选修课程是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侧重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注意语言知识的积累运用，同时重视高尚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养成。在必修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外国诗歌散文、中国小说、外国小说、中外戏剧名著，涵泳这些古今中外名家名篇，将极大地拓展你们的语文视野，使你们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都能得到提高。而阅读中外传记作品，将拉近与仁人志士的距离，启迪你们的智慧；先秦诸子的犀利论辩、深沉哲思，将引领你们走近先贤圣人，领略这些思想家的不朽风采；语言文字应用，将把你们带到一个奇妙的汉语世界，让你们进一步体会汉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



语文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既包括精神的充实，情感的完善与人格的提升，也包括读写听说能力的养成。在这里，教科书只是给你们提供了一种资源、一个平台，你们完全不必受此局限，而应尽可能将教科书与社会生活中语文学习资源整合起来，拓展视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学习语文，运用语文，享受语文。这样，你们的语文水平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提高。

祝大家愉快地踏上新的语文学习之旅！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2005年6月

前言

中国小说？不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嘛，大不了再加上鲁迅，我们早就读过了。没错，现行的初、高中语文教科书里，确实选录了不少古今小说的片段；至于兴趣广泛的同学，更可能通读了这些名著。即便如此，你可曾在“中国小说”的整体框架下，认真阅读、品味、思考这些传世之作？如果没有，你依然有必要选修这门课程。

对于很多同学来说，中学毕业后，很可能就此告别“作为课程”的语文，或走上社会，或转而专攻理工医农等专门学科。在此之前，了解一下中国小说的大致特征以及发展脉络，以备日后自修之用，不无好处。

作为选修课，本书必须与现行的高中语文教科书相衔接。考虑到此前你已经修习了不少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片段，本书转而关注作为整体的中长篇以及短篇小说。比如，鲁迅的短篇小说十分精彩，可初、高中语文教科书多有选录，这回就不再重复了。本书不是“中国小说简史”，选文及论述时，有古今，有雅俗，也有长短，目的是让你了解中国小说的“大致模样”。经典性与可读性的平衡，始终是我们考虑的首要因素。至于历史线索，只是隐约呈现，并不要求同学掌握。

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感觉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不同于精读教材，作为选修课的《中国小说欣赏》，需要比较开阔的视野，更需要契合同学们的阅读趣味。我们主要突出切近你我日常生活经验的现当代小说。当然，能否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达成所谓“有创意的阅读”，还有待时间考验。

本书共九个单元，每个单元重点讨论一两部作品。若通过这门课程的修习，你真的能对所选的优秀中国小说有所了解，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至于作为理论背景以及划分章节依据的小说类型，老师不讲授，你更不必深究。不管是已经成文的“赏析”“链接”，还是有待你我积极参与的“思考”“扩展”，都指向具体作品的解读。换句话说，帮助同学们更好地欣赏中国小说，是本课程的重大目标。

陈平原
2004年12月



第一单元 历史与英雄	(1)
1. 《三国演义》	(2)
2. 《水浒传》	(6)
第二单元 幻中寄幽怀	(13)
3. 《西游记》	(15)
4. 《聊斋志异》	(25)
第三单元 人情与世态	(31)
5. 《红楼梦》	(33)
第四单元 从士林到官场	(37)
6. 《儒林外史》	(39)
7. 《官场现形记》	(46)
第五单元 家族的记忆	(50)
8. 《家》	(52)
第六单元 女性的声音	(57)
9. 《呼兰河传》	(59)
10. 《长恨歌》	(67)
第七单元 情系乡土	(71)
11. 《小二黑结婚》	(72)

12. 《平凡的世界》	(78)
第八单元 人在都市	(86)
13. 《子夜》	(88)
14. 《骆驼祥子》	(93)
第九单元 烽火岁月	(98)
15. 《红旗谱》	(99)



翰林®

第一单元

历史与英雄



历史与英雄是两个永恒的话题，它们在历代文人的生花妙笔之下，流淌出许多灿烂的篇章。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历代文人对历史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官修的正史显得过于沉重，但以正史为题材的小说却将历史的风云演绎得跌宕起伏：无数的英雄，通过中国文人的礼赞，都在小说中尽显其叱咤风云的本色。《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经典之篇，其后的《隋唐演义》则吸取了两者的创作笔法又有一些新意，它既有真实的历史线索可寻，又塑造了一群草莽英雄的形象，从中还能看到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踪影。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喧嚣似乎在我们的身后归于沉寂，但是当我们翻开《三国演义》时，火烧赤壁的热浪依旧会扑面而来。“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似乎也沉沉睡去，但是当我们翻开《水浒传》时，依稀会看到提着朴刀的梁山好汉正行走在崎岖的山道之上。

1.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所叙故事起于公元 169 年汉灵帝年间，终于公元 280 年晋武帝灭吴，描绘了汉末三国时期一百多年间各个社会集团之间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生动画卷，表现了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中“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而究竟应该由哪一方来统一天下，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成为表现全书思想内容的关键。作者把曹操和刘备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让人们进行选择。历史上的曹操，为统一国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三国演义》却把他塑造成为“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奸雄形象。小说中的曹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他虽然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但他种种恶劣的行径受到人们的唾弃；而刘备与曹操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爱民如子，忠厚仁义，礼贤下士，始终是一个“仁君”的形象，尤其是他仁德爱民的品质寄托着作者及人民大众的政治理想。这也正是“拥刘反曹”倾向的实质。

《三国演义》创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些主要人物，个性突出，形象鲜明，如曹操、关羽、诸葛亮被称为“三绝”——曹操奸邪狡诈，又残忍多疑，杀死救命恩人吕伯奢全家、借粮官的人头以弹压军心、梦中杀人等都可看出他的狠毒，谓之“奸绝”；关羽义薄云天，他身陷曹营，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为寻找刘备，他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为的是不负桃园结义，谓之“义绝”；诸葛亮神机妙算，才智过人，草船借箭、舌战群儒、空城退敌、造木牛流马等，都显示了他超人的智慧，谓之“智绝”。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也刻画得十分生动，如狂傲不羁的祢衡、自作聪明的蒋干、纸上谈兵的马谡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三国演义》的语言，吸取了史传文学的语言而又有新的发展，在浅近文言的基础上，吸收一些口语的成分，做到了“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既简洁明快，又通俗易懂。当然，《三国演义》在艺术方面也有不足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中，为突出某一性格特点而写得太过，正如鲁迅所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



曹操献刀

董卓弄权，废汉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引得朝野震怒……

时袁绍在渤海，闻知董卓弄权，乃差人赍密书来见王允。书略曰：

卓贼欺天废主，人不忍言；而公恣其跋扈，如不听闻，岂报国效忠之臣哉？绍今集兵练卒，欲扫清王室，未敢轻动。公若有心，当乘间图之。如有驱使，即当奉命。

王允得书，寻思无计。一日，于侍班阁子内见旧臣俱在，允曰：“今日老夫贱降^①，晚间敢屈众位到舍小酌。”众官皆曰：“必来祝寿。”当晚王允设宴后堂，公卿皆至。酒行数巡，王允忽然掩面大哭。众官惊问曰：“司徒贵诞，何故发悲？”允曰：“今日并非贱降，因欲与众位一叙，恐董卓见疑，故托言耳。董卓欺主弄权，社稷旦夕难保。想高皇诛秦灭楚，奄有天下；谁想传至今日，乃丧于董卓之手：此吾所以哭也。”于是众官皆哭。坐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允视之，乃骠骑校尉曹操也。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禄汉朝，今不思报国而反笑耶？”操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允避席问曰：“孟德有何高见？”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实欲乘间图之耳。今卓颇信操，操因得时近卓。闻司徒有七宝刀一口，愿借与操入相府刺杀之，虽死不恨！”允曰：“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亲自酌酒奉操。操沥酒设誓，允遂取宝刀与之。操藏刀，饮酒毕，即起身辞别众官而去。众官又坐了一回，亦俱散讫。

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至相府，问：“丞相何在？”从人云：“在小阁中。”操径入。见董卓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卓曰：“孟德来何迟？”操曰：“马羸行迟耳。”卓顾谓布曰：“吾有西凉进来好马，奉先^②可亲去拣一骑赐与孟德。”布领令而出。操暗忖曰：“此贼合死！”即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卧，转面向内。操又思曰：“此贼当休矣！”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遂递与吕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卓就教与鞍辔。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布对卓曰：“适来曹操似有行刺之状，及被喝破，故推献刀。”卓曰：“吾亦疑之。”正说话间，适李儒至，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无

①〔贱降〕古人对自己生日的谦称。

②〔奉先〕吕布字奉先。

妻小在京，只独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无疑而便来，则是献刀；如推托不来，则必是行刺，便可擒而问也。”卓然其说，即差狱卒四人往唤操。去了良久，回报曰：“操不曾回寓，乘马飞出东门。门吏问之，操曰‘丞相差我有紧急公事’，纵马而去矣。”儒曰：“操贼心虚逃窜，行刺无疑矣。”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儒曰：“此必有同谋者，待拿住曹操便可知矣。”卓遂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擒献者，赏千金，封万户侯；窝藏者同罪。

且说曹操逃出城外，飞奔谯郡。路经中牟县，为守关军士所获，擒见县令。操言：“我是客商，覆姓皇甫。”县令熟视曹操，沉吟半晌，乃曰：“吾前在洛阳求官时，曾认得汝是曹操，如何隐讳！且把来监下，明日解去京师请赏。”把关军士赐以酒食而去。至夜分，县令唤亲随人暗地取出曹操，直至后院中审究；问曰：“我闻丞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祸？”操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汝既拿住我，便当解去请赏。何必多问！”县令屏退左右，谓操曰：“汝休小觑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汉禄，若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间图之，为国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县令曰：“孟德此行，将欲何往？”操曰：“吾将归乡里，发矫诏，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吾之愿也。”县令闻言，乃亲释其缚，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真天下忠义之士也！”曹操亦拜，问县令姓名。县令曰：“吾姓陈，名宫，字公台。老母妻子，皆在东郡。今感公忠义，愿弃一官，从公而逃。”操甚喜。是夜陈宫收拾盘费，与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剑一口，乘马投故乡来。

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处谓宫曰：“此间有一人姓吕，名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就往问家中消息，觅一宿，如何？”宫曰：“最好。”二人至庄前下马，入见伯奢。奢曰：“我闻朝廷遍行文书，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陈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使君宽怀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说罢，即起身入内。良久乃出，谓陈宫曰：“老夫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言讫，匆匆上驴而去。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鞅^①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

①〔前鞅（qiáo）〕马鞍前端拱起的地方。



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当夜，行数里，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宿。喂饱了马，曹操先睡。陈宫寻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来是个狼心之徒！今日留之，必为后患。”便欲拔剑来杀曹操。正是：设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

（节选自《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赏析

《三国演义》中，曹操不仅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臣贼子，更是有雄才大略的乱世奸雄，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在于他的智谋有过人之处。从大的方面说，曹操善识人，也善用人，“青梅煮酒论英雄”，表现了他的慧眼识英雄。曹操手下也是谋士如鲫，猛将如云，大都甘心为其所用，即使像徐庶那样进了曹营一言不发，曹操也能容忍他，显示了曹操用人方面的谋略。从小的方面说，曹操随机应变的能力极强，他曾数次处于险境而能一一化解，选文中“曹操献刀”就是典型的一例。作者对曹操奸雄形象的刻画，最突出的情节是曹操杀吕伯奢及其家人。如果说曹操杀吕伯奢的家人是出于误会，那么杀吕伯奢本人则完全暴露了他自私自利、心狠手辣的本性，尤其是曹操杀死吕伯奢后说的那句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成了他的“经典名言”。大凡想起曹操，都会想起他说的这句话，这也是人们视曹操为奸雄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考

- 一 课文的主要情节是“借刀”“献刀”“遇陈宫”“杀伯奢”，请用章回小说题目的形式（如课文出自“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回目），分别概括每部分的内容。
- 二 说曹操是“奸雄”，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奸诈，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有一股英雄气概。试分析课文，看看作者是如何描绘曹操这两方面的性格特征的。
- 三 用现代汉语改写“操与宫坐久”一段，改写后从句式、用词等方面和原文比较，体会《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



《漫话三国》 张国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略论“为曹操翻案”》 沈伯峻著 《〈三国演义〉新探》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三国演义〉中的两个曹操》 周兆新著 《〈三国演义〉考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关于〈三国演义〉》 吴组缃著 《说稗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水浒传》



《水浒传》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产生于元末明初，其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

《水浒传》主要写两方面内容：其一是“逼上梁山”，其二是“招安”。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皇帝昏庸无能、荒淫无度；以蔡京、高俅、童贯、杨戩为代表的奸臣当道，他们陷害忠良、卖官鬻爵；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地痞恶霸勾结官府，鱼肉百姓。在这样黑暗的社会状况下，被压迫者只有一个字——“反”。《水浒传》正是通过不同阶层的人反上梁山泊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最根本原因，这就是“官逼民反”。如小说首先写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高俅迫害得家破人亡的故事，确如金圣叹所说的，是为了揭示“乱自上作”。《水浒传》在真实描写农民起义发展过程的同时，热情歌颂了义军中的英雄人物，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吴用、晁盖、阮氏三兄弟等，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他们不仅勇武多智，而且在一次次济困扶危的义举中，显示出高尚的品格和纯朴可爱的个性。梁山英雄一百零八人，虽然各自的生活道路不尽相同，最后却相会在聚义厅前，举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这是《水浒传》前七十回的主要内容，作者紧扣一个“逼”字做文章。小说的后三十回主要是围绕“招安”二字进行的，以宋江为首的部分梁山将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试图通过接受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在梁山义军内部，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反对受招安的力量，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黑旋风李逵。小说最后以魂聚蓼儿洼收场，宋江被御赐的药酒毒死，他死之前为防止李逵造反，又对李逵下毒，而吴用、花荣等人得知消息后纷纷自杀身亡，这样的结局是对接受招安最彻底的否定。《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样都有一种深沉的悲剧因素蕴含其中。但是人们读《三国演义》，感受更多的是大气磅礴，作者将百年的历史风云尽收笔底，人物众多而个性鲜明，头绪繁杂而有条不紊；读《水浒传》，给人的感觉则是回肠荡气，梁山好汉杀贪官、惩恶吏，叫人拍手称快，但由于接受招安，英雄走上末路，纷纷命丧黄泉，令人扼腕叹息。

《水浒传》的结构也很有特点。它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线索，展开全书的发展脉络。很多情节有如独立的故事，如鲁智深的故事，有“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岭”“火烧瓦官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林冲的故事，有“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棒打洪教头”“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水寨大火并”；武松的故事，有“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这些独立的故事又自然地连接在一起，推动着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李逵负荆

宋江于正月元宵节化装潜入东京，为招安事想通过李师师直接面见宋徽宗，结果被李逵一闹，无功而返。在梁山众好汉杀出东京城时，李逵和燕青与大队人马走散，两人一起赶回梁山……

且说李逵和燕青离了四柳村，依前上路。此时草枯地阔，木落山空，于路无话。两个因宽转梁山泊北，到寨尚有七八十里，巴不到山，离荆门镇不远。当日天晚，两个奔到一个大庄院敲门。燕青道：“俺们寻客店中歇去。”李逵道：“这大户人家，却不强似客店多少！”说犹未了，庄客出来回道：“我主太公正烦恼哩，你两个别处去歇。”李逵直走入去，燕青拖扯不住，直到草厅上。李逵口里叫道：“过往客人，借宿一宵，打甚鸟紧，便道太公烦恼！我正要和烦恼的说话。”里面太公张时，看见李逵生得凶恶，暗地教人出来接纳，请去厅外侧首，有间耳房，叫他两个安歇。造些饭食，与他两个吃，着他里面去睡。多样时，搬出饭来，两个吃了，就便歇息。李逵当夜没些酒，在土炕子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只听得太公、太婆在里面哽哽咽咽的哭。李逵心焦，那双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将起来，便向厅前问道：“你家甚么人哭这一夜，搅得老爷睡不着？”太公听了，只得出来答道：“我家有个女儿，年方一十八岁，吃人抢了去，以此烦恼。”李逵骂道：“打脊老牛！男大须婚，女大须嫁，烦恼做甚么？”太公道：“不是与他，强夺了去。”李逵道：“又来作怪！夺你女儿的是谁？”太公道：“我与你说他姓名，惊得你屁滚尿流。他是梁山泊头领宋江，有一百单八个好汉，不算小军。”李逵道：“我且问你，他是几个来？”太公道：“两日前，他和一个小后生，各骑着一匹马来。”李逵便叫：“燕小乙哥，你来听这老儿说的话。俺哥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没这事。”李逵道：“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李逵道：“你庄里有饭，讨些我们吃。”对太公说道：“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这个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夺了你的女儿，我去讨来还你。”太公拜谢了。

李逵、燕青径望梁山泊来，路上无话。直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李逵、燕青回来，便问道：“兄弟，你两个那里来？错了许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里应答，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众人都吃一惊。宋江喝道：“黑厮又做甚么？”李逵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当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将，慌忙拦住，夺了大斧，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厮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做一团，那里说得出口。有诗为证：

依草凶徒假姓名，花颜闺女强抬行。

李逵不细穷来历，浪说公明有此情。

且说燕青向前道：“哥哥听禀一路上备细。他在东京城外客店里跳将出来，拿着双斧，要去劈门。被我一交掀翻，拖将起来，说与他：‘哥哥已自去了，独自一个疯甚么？’恰才信小弟说。不敢从大路走，他又没了头巾，把头发绾做两个丫髻。正来到四柳村狄太公庄上，他去做法官捉鬼，正拿了他女儿并奸夫两个，都剁做肉酱。后来却从大路西边上山，他定要大宽转。将近荆门镇，当日天晚了，便去刘太公庄上投宿。只听得太公两口儿一夜啼哭，他睡不着，巴得天明，起去问他。刘太公说道：两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个年纪小的后生，骑着两匹马，来庄上来。老儿听得说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这十八岁的女儿出来把酒，吃到半夜，两个把他女儿夺了去。李逵大哥听了这话，便道是实。我再三解说道：‘俺哥哥不是这般的人。多有依草附木，假名托姓的，在外头胡做。’李大哥道：‘我见他在东京时，兀自恋着唱的李师师不肯放，不是他是谁？’因此来发作。”宋江听罢，便道：“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说？”李逵道：“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听我说：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两匹马落路时，须瞒不得众人。若还得一个妇人，必然只在寨里，你却去我房里搜看！”李逵道：“哥哥，你说甚么鸟闲话！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那里不藏过了。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

宋江道：“你且不要闹攘，那刘太公不死，庄客都在，俺们同去面对。若还对番了，就那里舒着脖子受你板斧；如若对不番，你这厮没上下，当得何罪？”李逵道：“我若还拿你不着，便输这颗头与你。”宋江道：“最好，你众兄弟都是证见。”便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赌赛军令状二纸，两个各书了字。宋江的把与李逵收了，李逵的把与宋江收了。李逵又道：“这后生不是别人，只是柴进。”柴进道：“我便同去。”李逵道：“不怕你不来。若到那里对番了之时，不怕你柴大官人，是米大官人，也吃我几斧！”柴进道：“这个不妨。你先去那里等，我们前去时，又怕有跷蹊。”李逵道：“正是。”便唤了燕青：“俺两个依前先去。他若不来，便是心虚，回来罢休不得！”有诗为证：

李逵闹攘没干休，要砍梁山寨主头。

欲辩是非分彼此，刘家庄上问来由。

燕青与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太公接见，问道：“好汉，所事如何？”李逵道：“如今我那宋江，他自来教你认他。你和太婆并庄客，都仔细认他。若还是时，只管实说，不要怕他，我自替你做主。”只见庄客报道：“有十数骑马来到了庄上了。”李逵道：“正是了。”侧边屯住了人马，只教宋江、柴进入来。宋江、柴进径到草厅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侧边，只等老儿叫声是，李逵便要下手。那刘太公近前来拜了宋江。李逵问老儿道：“这个是夺你女儿的不是？”那老儿睁开𦏧羸^①眼，打拍老精神，定睛看了道：“不是。”宋

①〔𦏧羸（wānglái）〕原意瘦弱，这里用来形容老眼昏花。



江对李逵道：“你却如何？”李逵道：“你两个先着眼瞅他，这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宋江道：“你便叫满庄人都来认我。”李逵随即叫众庄客人等认时，齐声叫道：“不是。”宋江道：“刘太公，我便是梁山泊宋江，这位兄弟便是柴进。你的女儿多是吃假名托姓的骗将去了。你若打听得出，报上山寨，我与你做主。”宋江对李逵道：“这里不和你说话，你回来寨里，自有辩理。”宋江、柴进自与一行人马，先回大寨去了。

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紧上做错了事。既然输了这颗头，我自一刀割将下来，你拿去献与哥哥便了。”燕青道：“你没来由寻死做甚么！我教你一个法则，唤做负荆请罪。”李逵道：“怎地是负荆？”燕青道：“自把衣服脱了，将麻绳绑缚了，脊梁上背着一把荆杖，拜伏在忠义堂前，告道：‘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这个唤做负荆请罪。”李逵道：“好却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头去干净。”燕青道：“山寨里都是你弟兄，何人笑你？”李逵没奈何，只得同燕青回寨来负荆请罪。有诗为证：

三家对证已分明，方显公平正大情。
此日负荆甘请罪，可怜嗔怒愧余生。

却说宋江、柴进先归到忠义堂上，和众弟兄们正说李逵一事，只见黑旋风脱得赤条条地，背上负着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着头，口里不做一声。宋江笑道：“你那黑厮怎地负荆？只这等饶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拣大棍打几十罢！”宋江道：“我和你赌砍头，你如何却来负荆？”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饶我，把刀来割这颗头去，也是了当。”众人都替李逵陪话。宋江道：“若要我饶他，只教他捉得那两个假宋江，讨得刘太公女儿来还他，这等方才饶你。”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我去，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宋江道：“他是两个好汉，又有两副鞍马，你只独自一个，如何近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燕青道：“哥哥差遣，小弟愿往。”便去房中取了弩子，绰了齐眉杆棒，随着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

燕青细问他来情，刘太公说道：“日平西时来，三更里去了，不知所在，又不敢跟去。那为头的，生的矮小，黑瘦面皮；第二个夹壮身材，短须大眼。”二人问了备细，便叫：“太公放心，好歹要救女儿还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将令，务要我两个寻将来，不敢违误。”便叫煮下干肉，做起蒸饼，各把料袋装了，拴在身边，离了刘太公庄上。先去正北上寻，但见荒僻无人烟去处，走了一两日，绝不见些消耗。却去正东上，又寻了两日，直到凌州高唐界内，又无消息。李逵心焦面热，却回来望西边寻去，又寻了两日，绝无些动静。

当晚两个且向山边一个古庙中供床上宿歇。李逵那里睡得着，扒起来坐地。只听得庙外有人走的响，李逵跳将起来，开了庙门看时，只见一条汉子，提着把朴刀，转过庙后土岗子上去。李逵在背后跟去。燕青听得，拿了弩弓，提了杆棒，随后赶来，叫道：“李大哥不要赶，我自有道理。”是夜，月色朦胧，燕青递杆棒与了李逵，远远望见那汉，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近，搭上箭，弩弦稳放，叫声：“如意子不要误我！”只一箭，正中那汉的右腿，扑地倒了。李逵赶上，劈衣领揪住，直拿到古庙中，喝问道：“你把刘太公的女儿抢的那里去了？”那汉告道：“好汉，小人不知此事，不曾抢甚刘太公女儿。小人只是这里剪径，做些小买卖，那里敢大弄，抢夺人家子女。”李逵把那汉捆做一块，提起斧来喝

道：“你若不实说，砍你做二十段。”那汉叫道：“且放小人起来商议。”燕青道：“汉子，我且与你拔了这箭。”放将起来，问道：“刘太公女儿端的是甚么人抢了去？只是你这里剪径的，你岂可不知些风声？”那汉道：“小人胡猜，未知真实。离此间西北上，约有十五里，有一座山，唤做牛头山，山上旧有一个道院。近来新被两个强人，一个姓王名江，一个姓董名海，这两个都是绿林中草贼，先把道士道童都杀了，随从只有五七个伴当，占住了道院，专一下来打劫，但到处只称是宋江，多敢是这两个抢了去。”有诗为证：

寻贼潜居古庙堂，风寒月冷转凄凉。
夜深偶获山林客，说出强徒是董王。

燕青道：“这话有些来历。汉子，你休怕我，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风李逵。我与你调理箭疮，你便引我两个到那里去。”那人道：“小人愿往。”燕青去寻朴刀还了他，又与他扎缚了疮口。趁着月色微明，燕青、李逵扶着他，走过十五里来路。到那山看时，苦不甚高，果似牛头之状，形如卧牛之势。三个上这山来，天尚未明。来到山头看时，团团一遭土墙，里面约有二十来间房子。李逵道：“我与你先跳将入去。”燕青道：“且等天明却理会。”李逵那里忍耐得，腾地跳将过去了。只听得里面有人喝声，门开处，早有人出来，便挺朴刀来奔李逵。燕青生怕撒了事，拄着杆棒，也跳过墙来。那中箭的汉子一道烟走了。燕青见这出来的好汉正斗李逵，潜身暗行，一棒正中那好汉脸颊骨上，倒入李逵怀里来，被李逵后心只一斧，砍翻在地。只见里面绝不见一个人出来。燕青道：“这厮必有后路走了。我与你去截住后门，你却把着前门，不要胡乱入去。”

且说燕青来到后门墙外，伏在黑暗处，只见后门开处，早有一条汉子，拿了钥匙来开后面墙门。燕青转将过去，那汉见了，绕房檐便走出前门来。燕青大叫：“前面截住。”李逵抢将过来，只一斧劈胸膛砍倒，便把两颗头都割下来，拴做一处。李逵性起，砍将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那几个伴当躲在灶前，被李逵赶去，一斧一个，都杀了。来到房中看时，果然见那个女儿在床上呜呜的啼哭。看那女子，云鬓花颜，其实艳丽。有诗为证：

弓鞋窄窄剪春罗，香沁酥胸玉一窝。
丽质难禁风雨骤，不胜幽恨蹙秋波。

燕青问道：“你莫不是刘太公女儿？”那女子答道：“奴家正是刘太公女儿。十数日之前，被这两个贼掳在这里，每夜轮一个将奴家奸宿。奴家昼夜泪雨成行，要寻死处，被他监看得紧。今日得将军搭救，便是重生父母，再养爹娘。”燕青道：“他有那两匹马在那里放着？”女子道：“只在东边房内。”燕青备上鞍子，牵出门外，便来收拾房中积攒下的黄白之资，约有三五千两。燕青便叫那女子上马，将金银包了，和人头抓了，拴在一匹马上。李逵缚了个草把，将窗下残灯，把草房四边点着烧起。他两个开了墙门，步送女子下山，直到刘太公庄上。爹娘见了女子，十分欢喜，烦恼都没了，尽来拜谢两位头领。燕青道：“你不要谢我两个，你来寨里拜谢俺哥哥宋公明。”两个酒食都不肯吃，一家骑了一匹



马，飞奔山上来。

回到寨中，红日衔山之际，都到三关之上。两个牵着马，驮着金银，提了人头，径到忠义堂上，拜见宋江。燕青将前事一一说了一遍，宋江大喜，叫把人头埋了，金银收拾库中，马放去战马群内喂养。次日，设筵宴与燕青、李逵作贺。刘太公也收拾金银上山，来到忠义堂上，拜谢宋江。宋江那里肯受，与了酒饭，教送下山回庄去了，不在话下。梁山泊自此无话。

（节选自《水浒传》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赏析

《水浒传》中，李逵的结局很惨，死于大哥宋江之手，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在整个故事中他又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由于他粗鲁直率，有勇无谋，所以常常吃亏，成为被耍弄的对象。他嗜斗、嗜杀，也常遭惩罚。《李逵负荆》就是这样一个喜剧片段。李逵听说宋江抢夺民女，顿时火冒三丈，回到梁山后，二话不说，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并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个粉碎，接着要杀宋江。这一系列的动作生动地展示了李逵的性格，既正直，又鲁莽。他和宋江立下军令状，并以人头为赌注，后来发现抢夺民女之事并非宋江所为，只好认输，负荆请罪。当宋江说要他捉住假冒者方肯饶去死罪，李逵立刻“跳”了起来，一个“跳”字也充分说明了李逵的内心活动，他并非真的不怕死。从这个小细节，我们也能看到李逵性格中率真的一面。李逵戴罪立功，抓住假宋江，为民除害，故事以喜剧的方式收场。

中国古典小说中，有许多粗人的形象，但李逵的粗却走向了极端，他常常粗到蛮不讲理的地步。在《水浒传》中，李逵的出现常常伴随着血腥的气息。他经常是不分好坏，一味蛮杀，如选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李逵性起，砍将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那几个伴当躲在灶前，被李逵赶去，一斧一个，都杀了。”因此，金圣叹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抓一个假冒宋江抢夺民女的无名盗贼，这样的事情放在梁山其他好汉身上，可能会波澜不惊，但是放在李逵身上，就顿起波澜，这都源于李逵性格中的蛮。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者对他的刻画还是十分成功的，他既是一个粗人的典型，也是一个特定年代里产生的英雄人物。

思考

- 一 鲁智深和李逵都是粗豪之人，试比较一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和《李逵负荆》两篇文章，看看两人的言语和举动有什么不同。
- 二 《水浒》写景文字不多，但精练，生动，传神。正如金圣叹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写雪的句子，“那雪正下得紧”，着一“紧”字，境界全出。请鉴赏下列写景句子的妙处。
 1. 此时草枯地阔，木落山空，于路无话。
 2. 是夜，月夜朦胧，燕青递杆棒与了李逵，远远望见那汉，低着头只顾走。
 3. 回到寨中，红日衔山之际，都到三关之上。
- 三 阅读古代作品时，有时遇到不理解的词语，不查字典，“顺”下去就慢慢懂了。这是词语的上下语

境，提示了词语的含义。试依据语境，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1. 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
2. 依草^{凶徒}假姓名，花颜^{闺女}强抬行。李逵不^{细穷}来历，浪^说公明有此情。
3. 柴进道：“这个不妨。你^{先去}那里等，我们前去时，又怕有^{蹊跷}。”
4. 但见荒僻无人烟去处，走了一两日，绝不见些^{消耗}。
5. 小人只是这里^{剪径}，做些小买卖，那里敢大弄，抢夺人家子女。



扩展

历史为英雄搭建了舞台，小说为英雄做了诗意的诠释。

乱世曹操，一代枭雄；水浒群英，结义梁山，替天行道……让我们从文本里走出来，从更广阔的天地中去认识这些英雄们（以下活动，可以任选其一）：

1.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无奈，让历史染上悲壮的色彩，也为文学留出自由的空间。读读《三国志》吧，看看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和张飞等在时势的裹挟下，或横刀立马，或力挽狂澜，或抱恨归天。成也罢，败也罢，忠也好，奸也好，让我们穿过历史和文学的风烟，构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2. 自从陈涉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誓言后，农民英雄就此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农民英雄就是当时人民的代表，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着历史向前。阅读《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农民英雄传奇，就某一人物，概括一下他们反抗斗争的心路历程和性格特点。

3. 具有古老传统的戏曲、体现现代意识的影视，不断地融合时代的思潮，重新解读着英雄传奇。欣赏相关戏曲、影视片段，对照小说文本，体会其中表现出的个性化理解和创造。

……

自己为英雄演绎一个更好的版本吧。



链接

《〈水浒传〉的演化》 郑振铎著 竺青编《名家解读〈水浒传〉》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谈〈水浒〉的人物与结构》 茅盾著 竺青编《名家解读〈水浒传〉》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水浒人物论赞》 张恨水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论〈水浒〉中李逵形象的塑造与作者的意图》 王雅林著 沈伯峻编《〈水浒〉研究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第二单元

幻中寄幽怀



虽然“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神魔鬼怪的身影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时时出现。谈到中国古代有关神鬼的小说创作，首先要从神话说起。中国古代的神话零散地记录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保存得不是很完整，但是却对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盘古用巨斧开天辟地；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后羿箭射九日；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执干戚而舞；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这些古老的神话从上古起就为我们的文学传统打开了一扇扇想象的大门，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系统中一条崇“奇”贵“幻”的艺术道路。

中国古代的神鬼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搜神记》为代表的文言笔记体“志怪小说”。“志怪小说”在汉魏六朝时期发展出第一个创作高峰，与“志人小说”一起构成这一时期笔记小说的两大种类。“志”是记录的意思，“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是被作者当做真实可信的故事加以记录的。因此，这时的“志怪小说”以“实录”为原则，在艺术上多是一些粗陈梗概的作品。然而，由于所“志”之“怪”毕竟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可信的事物，所以，“虚构”的因素已经悄悄孕育。清代的《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使这种题材的作品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另一类是以《西游记》《封神演义》为代表的白话章回体“神魔小说”。“神魔小说”成熟于明代，以《西游记》为龙头，先后出现了近三十部



以神仙佛祖、降妖斗法为主要题材的作品。这类小说以“虚构”“奇幻”的形态出现，形成了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不同的小说流派。

本单元选取《西游记》《聊斋志异》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神鬼小说的代表。它们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奇幻”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在奇幻怪异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中寄托了丰富的人文情怀。

人教版®

3. 《西游记》



《西游记》是一部最好读、又最难读的小说。说它好读，是因为读者一般都会被它有趣的故事所吸引。说它难读，是因为《西游记》深层的意蕴十分丰富。如果在书中只读出了痛快与有趣，就会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不辨滋味。那么，《西游记》在有趣的故事背后隐藏了什么深层的意蕴呢？读者又应该从哪里入手来把握全书的主旨呢？

要想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谁是《西游记》的主角？大家都知道是孙悟空。可是，《西游记》讲的不是唐僧取经的故事吗？为什么主角变成了孙悟空呢？这是在阅读《西游记》的过程中常常被忽略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西游记》主旨的问题。以孙悟空的活动为主线，《西游记》全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小说的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讲述的是孙悟空出世的故事。剩下的章节是小说的第二部分，讲述的是孙悟空辅佐唐僧，历经八十一难取得真经的故事。小说的主角从唐三藏变为孙悟空，其实蕴含了作者很深的用意，所谓“游戏中暗藏密谛”（李卓吾《西游记总批》）。那么，这个“密谛”究竟是什么呢？俗语云“心猿意马”，“心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佛教用语，形容“心”像个淘气的猿猴一样躁动不安。而《西游记》正是围绕着这一意象展开的。小说中的许多回目、诗赞，都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作者把孙悟空当做“心”的物化形象来描写的意图。围绕着孙悟空来展开的主要情节“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于五行山下”以及“一路降妖伏魔保护唐僧上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作者试图用《西游记》这部小说宣扬一种精神境界，要求人们摆脱外物的迷惑，收束放纵不羁的“心”以求得“明心见性”，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所谓九九八十一难的魔生魔灭，孙悟空与各种妖魔鬼怪的斗法，不过是表达了“魔由心生，亦以心摄”的艰苦的“修心”过程。

取经的道路是艰险的，每一次劫难都是对取经队伍里每一个成员意志与品性的考验，更是一次痛苦的磨练。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之路不也如此吗？人的一生中，不是都有欲取之经，都有一条西天之路吗？而今的世界，物质丰富，生活多彩，当人们在这目迷五色的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本心，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或许可以从《西游记》中得到一些启示。

孙悟空大战红孩儿

孙悟空在乌鸡国刚降了青毛狮怪，马上又遇到了小妖精红孩儿，又是一场劫难……

师徒们离了乌鸡国，夜住晓行，将半月有余。忽又见一座高山，真个是摩天碍日。三藏马上心惊，急兜缰忙呼行者。行者道：“师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岭，须要仔细提防，恐一时又有邪物来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再多心。老孙自有防护。”那长老只得宽怀，加鞭策马，奔至山岩，果然也十分险峻。但见得：

高不高，顶上接青霄；深不深，涧中如地府。山前常见骨都都白云，圪腾腾黑雾。红梅翠竹，绿柏青松。山后有千万丈挟魂灵台，台后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泉，泉下更有弯弯曲曲流水涧。又见那跳天搠地猢猻猿，丫丫叉叉带角鹿，呢呢痴痴看人獐。至晚巴山寻穴虎，待晓翻波出水龙。登得洞门唢喇的响，惊得飞禽扑鲁的起，看那林中走兽鞠律律的行。见此一伙禽和兽，吓得人心圪磴磴惊。堂倒洞堂堂倒洞，洞当当倒洞当仙。青石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师徒们正当悚惧，又只见那山凹里有一朵红云，直冒到九霄空内，结聚了一团火气。行者大惊，走近前，把唐僧挡^①着脚，推下马来，叫：“兄弟们，不要走了，妖怪来矣。”慌得个八戒急掣钉钯，沙僧忙轮宝杖，把唐僧围护在当中。

话分两头。却说红光里，真是个妖精。他数年前，闻得人讲：“东土唐僧往西天取经，乃是金蝉长老转生，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延生长寿，与天地同休。”他朝朝在山间等候，不期今日到了。他在那半空里，正然观看，只见三个徒弟，把唐僧围护在马上，各各准备。这精灵夸赞不尽道：“好和尚！我才看着一个白面胖和尚骑了马，真是那唐朝圣僧，却怎么被三个丑和尚护持住了！一个个伸拳敛袖，各执兵器，似乎要与人打的一般。——噫！不知是那个有眼力的，想应认得我了。似此模样，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沉吟半晌，以心问心的自家商量道：“若要倚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内生机，断然拿了。且下去戏他一戏。”

好妖怪，即散红光，按云头落下。去那山坡里，摇身一变，变作七岁顽童，赤条条的，身上无衣，将麻绳捆了手足，高吊在那松树梢头，口口声声，只叫“救人！救人！”

却说那孙大圣忽抬头再看处，只见那红云散尽，火气全无。便叫：“师父，请上马走路。”唐僧道：“你说妖怪来了，怎么又敢走路？”行者道：“我才然间，见一朵红云从地而起，到空中结做一团火气，断然是妖精。这一会红云散了，想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伤

①〔挡(chōu)〕搀扶。



人。我们去耶!”八戒笑道:“师兄说话最巧,妖精又有个甚么过路的。”行者道:“你那里知道。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设宴,邀请那诸山各洞之精赴会,却就有东南西北四路的精灵都来赴会;故此他只有心赴会,无意伤人。此乃过路之妖精也。”

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马,顺路奔山前进。正行时,只听得叫声“救人!”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之中,是那里甚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甚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乃是叫唤之叫。”行者笑道:“我晓得,莫管闲事,且走路。”

三藏依言,策马又进。行不上一里之遥,又听得叫声“救人!”长老道:“徒弟,这个叫声,不是鬼魅妖邪;若是鬼魅妖邪,但有出声,无有回声。你听他叫一声,又叫一声,想必是个有难之人。我们可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师父,今日且把这慈悲心略收起收起,待过了此山,再发慈悲罢。这去处凶多吉少。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说,是物可以成精。诸般还可,只有一般蟒蛇,但修得年远日深,成了精魅,善能知人小名儿。他若在草科里,或山凹中,叫人一声,人不答应还可;若答应一声,他就把人元神绰去,当夜跟来,断然伤人性命。且走!且走!古人云:‘脱得去,谢神明。’切不可听他。”

长老只得依他,又加鞭催马而去。行者心中暗想:“这泼怪不知在那里,只管叫阿叫的;等我老孙送他一个‘卯酉星法^①’,教他两不见面。”好大圣,叫沙和尚前来:“拢着马,慢慢走着,让老孙解解手。”你看他让唐僧先行几步,却念个咒语,使个移山缩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后一指,他师徒过此峰头,往前走了,却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开步,赶上唐僧,一路奔山。只见那三藏又听得那山背后叫声“救人!”长老道:“徒弟呀,那有难的人,大没缘法,不曾得遇着我们。我们走过他了;你听他在山后叫哩。”八戒道:“在便还在山前,只是如今风转了也。”行者道:“管他甚么转风不转风,且走路。”因此,遂都无言,恨不得一步趱过此山,不题话下。

却说那妖精在山坡里,连叫了三四声,更无人到。他心中思量道:“我等唐僧在此,望见他离不上三里,却怎么这半晌还不到?……想是抄下路^②去了。”他抖一抖身躯,脱了绳索,又纵红光,上空再看。不觉孙大圣仰面回观,识得是妖怪,又把唐僧撮着脚推下马来道:“兄弟们,仔细!仔细!那妖精又来也!”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兵器,将唐僧又围护在中间。

那精灵见了,在半空中称羨不已道:“好和尚!我才见那白面和尚坐在马上,却怎么又被他三人藏了?这一去见面方知。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才捉得唐僧。不然啊,徒费心机难获物,枉劳情兴总成空。”却又按下云头,恰似前番变化,高吊在松树山头等候。这番却不上半里之地。

却说那孙大圣抬头再看,只见那红云又散,复请师父上马前行。三藏道:“你说妖精又来,如何又请走路?”行者道:“这还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惹我们。”长老又怀怒道:“这个泼猴,十分弄我!正当有妖魔处,却说无事;似这般清平之所,却又恐吓我,不时

①〔卯酉星法〕一种嘲谑的说法。卯时日出,酉时日落,一出一落,正好相背。因此下文说“教他两不见面”。

②〔抄下路〕方言,走下路。

的嚷道有甚妖精。虚多实少，不管轻重，将我掐着脚，摔下马来，如今却解说甚么过路的妖精。假若跌伤了我，却也过意不去！这等，这等！……”行者道：“师父莫怪。若是跌伤了你的手足，却还好医治；若是被妖精捞了去，却何处跟寻？”三藏大怒，喂喂的，要念“紧箍儿咒”，却是沙僧苦劝，只得上马又行。

还未曾坐得稳，只听又叫“师父救人啊！”长老抬头看时，原来是个小孩童，赤条条的，吊在那树上，兜住缰，便骂行者道：“这泼猴多大惫懒！全无有一些儿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泼行凶哩！我那般说叫唤的是个人声，他就千言万语只嚷是妖怪！你看那树上吊的不是个人么？”大圣见师父怪下来了，却又觑面看见模样，一则做不得手脚，二来又怕念“紧箍儿咒”，低着头，再也不敢回言。让唐僧到了树下。那长老将鞭梢指着问道：“你是那家孩儿？因有甚事，吊在此间？说与我，好救你。”——噫！分明他是个精灵，变化得这等，那师父却是个肉眼凡胎，不能相识。

那妖魔见他下问，越弄虚头，眼中噙泪，叫道：“师父呀，山西去有一条枯松涧。涧那边有一庄村。我是那里人家。我祖公公姓红，只因广积金银，家私巨万，混名唤做红百万。年老归世已久，家产遗与我父。近来人事奢侈，家私渐废，改名唤做红十万，专一结交四路豪杰，将金银借放，希图利息。怎知那无籍之人，设骗了去啊，本利无归。我父发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银人，身贫无计，结成凶党，明火执杖，白日杀上我门，将我财帛尽情劫掠，把我父亲杀了；见我母亲有些颜色，拐将去做甚么压寨夫人。那时节，我母亲舍不得我，把我抱在怀里，哭哀哀，战兢兢，跟随贼寇；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杀我，多亏我母亲哀告，免教我刀下身亡，却将绳子吊我在树上，只教冻饿而死。那些贼将我母亲不知掠往那里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没一个人来行走。不知那世里修积，今生得遇老师父。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卖命，也酬谢师恩。致使黄沙盖面，更不敢忘也。”

三藏闻言，认了真实，就教八戒解放绳索，救他下来。那呆子也不识人，便要上前动手。行者在旁，忍不住喝了一声道：“那泼物！有认得你的在这里哩！莫要只管架空捣鬼，说谎哄人！你既家私被劫，父被贼伤，母被人掳，救你去交与谁人？你将何物与我作谢？这谎脱节了耶！”那怪闻言，心中害怕，就知大圣是个能人，暗将他放在心上；却又战战兢兢，滴泪而言曰：“师父，虽然我父母空亡，家财尽绝，还有些田产未动，亲戚皆存。”行者道：“你有甚么亲戚？”妖怪道：“我外公家在山南，姑娘住居岭北。涧头李四，是我姨夫；林内红三，是我族伯。还有堂叔、堂兄都住在本庄左右。老师父若肯救我，到了庄上，见了诸亲，将老师父拯救之恩，一一对众言说，典卖些田产，重重酬谢也。”

八戒听说，扛^①住行者道：“哥哥，这等一个小孩子家，你只管盘诘他怎的！他说得是，强盗只打劫他些浮财，莫成连房屋田产也劫得去？若与他亲戚们说了，我们纵有广大食肠，也吃不了他十亩田价。救他下来罢。”呆子只是想着吃食，那里管甚么好歹，使戒刀挑断绳索，放下怪来。那怪对唐僧马下，泪汪汪只情磕头。长老心慈，便叫：“孩儿，你上马来，我带你去。”那怪道：“师父啊，我手脚都吊麻了，腰胯疼痛，一则是乡下人

①〔扛〕顶撞、抬杠。



家，不惯骑马。”唐僧叫八戒驮着，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师父，我的皮肤都冻熟了，不敢要这位师父驮。他的嘴长耳大，脑后鬃硬，搠得我慌。”唐僧道：“教沙和尚驮着。”那怪也抹了一眼道：“师父，那些贼来打劫我家时，一个个都搽了花脸，带假胡子，拿刀弄杖的。我被他唬怕了，见这位晦气脸的师父，一发没了魂了，也不敢要他驮。”唐僧教孙行者驮着。行者呵呵笑道：“我驮！我驮！”

那怪物暗自欢喜。顺顺当当的要行者驮他。行者把他扯在路旁边，试了一试，只好有三斤十来两重。行者笑道：“你这个泼怪物，今日该死了；怎么在老孙面前捣鬼！我认得你是个‘那话儿’呵。”妖怪道：“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儿女，不幸遭此大难，我怎么是个甚么‘那话儿’？”行者道：“你既是好人家的儿女，怎么这等骨头轻？”妖怪道：“我骨格儿小。”行者道：“你今年几岁了？”那怪道：“我七岁了。”行者笑道：“一岁长一斤，也该七斤。你怎么不满四斤重么？”那怪道：“我小时失乳。”行者说：“也罢，我驮着你；若要尿尿把把^①，须和我说。”三藏才与八戒、沙僧前走，行者背着孩儿随后，一行径投西去。有诗为证。诗曰：

道德高隆魔障高，禅机本静静生妖。
心君正直行中道，木母痴顽踊外趋。
意马不言怀爱欲，黄婆无语自忧焦。
客邪得志空欢喜，毕竟还从正处消。

孙大圣驮着妖魔，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艰苦，“行此险峻山场，空身也难走，却教老孙驮人。这厮莫说他是妖怪，就是好人，他没了父母，不知将他驮与何人，倒不如攒杀他罢。”那怪物却早知觉了。便就使个神通，往四下里吸了四口气，吹在行者背上，便觉重有千斤。行者笑道：“我儿啊，你弄重身法压我老爷哩！”那怪闻言，恐怕大圣伤他，却就解尸，出了元神，跳将起去，伫立在九霄空里。这行者背上越重了。猴王发怒，抓过他来，往那路旁边赖石头上滑辣的一掼，将尸骸掼得像个肉饼一般。还恐他又无礼，索性将四肢扯下，丢在路两边，俱粉碎了。

那物在空中，明明看着，忍不住心头火起道：“这猴和尚，十分惫懒！就作我是个妖魔，要害你师父，却还不曾见怎么下手哩，你怎么就把我这等伤损！早是我有算计，出神走了。不然，是无故伤生也。若不趁此时拿了唐僧，再让一番，越教他停留长智^②。”好怪物，就在半空里弄了一阵旋风，呼的一声响亮，走石扬沙，诚然凶狠。好风：

淘淘怒卷水云腥，黑气腾腾闭日明。
岭树连根通拔尽，野梅带干悉皆平。
黄沙迷目人难走，怪石伤残路怎平。
滚滚团团平地暗，遍山禽兽发哮声。

①〔把把〕方言，拉屎。

②〔长智〕学乖。

刮得那三藏马上难存，八戒不敢仰视，沙僧低头掩面。孙大圣情知是怪物弄风，急纵步来赶时，那怪已骋风头，将唐僧摄去了，无踪无影，不知摄向何方，无处跟寻。

一时间，风声暂息，日色光明。行者上前观看，只见白龙马，战兢兢发喊声嘶；行李担，丢在路下；八戒伏于崖下呻吟，沙僧蹲在坡前叫唤。行者喊：“八戒！”那呆子听见是行者的声音，却抬头看时，狂风已静。爬起来，扯住行者道：“哥哥，好大风啊！”沙僧却也上前道：“哥哥，这是一阵旋风。”又问：“师父在那里？”八戒道：“风来得紧，我们都藏头遮眼，各自躲风，师父也伏在马上。”行者道：“如今却往那里去了？”沙僧道：“是个灯草做的，想被一风卷去也。”

行者道：“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到得！”沙僧闻言，打了一个失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都说的是那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感蒙观世音菩萨劝化，与我们摩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果，情愿保护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说出这等各寻头路的话来，可不违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行者道：“兄弟，你说的也是。奈何师父不听人说。我老孙火眼金睛，认得好歹。才然这风，是那树上吊的孩儿弄的。我认得他是个妖精，你们不识，那师父也不识，认作是好人家的儿女，教我驮着他走。是老孙算计要摆布他，他就弄个重身法压我。是我把他攒得粉碎，他想是又使解尸之法，弄阵旋风，把我师父摄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听我说，故我意懒心灰，说各人散了。既是贤弟有此诚意，教老孙进退两难。——八戒，你端的要怎的处？”八戒道：“我才自失口乱说了几句，其实也不该散。哥哥，没及奈何，还信沙弟之言，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行者却回嗔作喜道：“兄弟们，还要来结同心，收拾了行李、马匹，上山找寻怪物，搭救师父去。”

三个人附葛扳藤，寻坡转涧，行经有五七十里，却也没个音信。那山上飞禽走兽全无，老柏乔松常见。孙大圣着实心焦，将身一纵，跳上那巉峻峰头，喝一声叫“变！”变作三头六臂，似那大闹天宫的本像。将金箍棒，幌一幌，变作三根金箍棒，劈哩扑辣的，往东打一路，往西打一路，两边不住的乱打。八戒见了道：“沙和尚，不好了。师兄是寻不着师父，恼出气心风来了。”

那行者打了一会，打出一伙穷神来，都披一片，挂一片，褪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众神叩头道：“上告大圣。此山唤做‘六百里钻头号山’。我等是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该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已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接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精？”众神道：“爷爷呀，只有得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得有多少妖精哩！”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儿又讨甚么常例钱。”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钱钞？”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精；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



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行者道：“你等既受他节制，常在他洞下，可知他是那里妖精，叫做甚么名字？”众神道：“说起他来，或者大圣也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养的。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了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却也神通广大。牛魔王使他来镇守号山，乳名叫做红孩儿，号叫做圣婴大王。”

行者闻言，满心欢喜。喝退了土地、山神，却现了本像，跳下峰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们放心，再不须思念。师父决不伤生。妖精与老孙有亲。”八戒笑道：“哥哥，莫要说谎。你在东胜神洲，他这里是西牛贺洲，路程遥远，隔着万水千山，海洋也有两道，怎的与你有亲？”行者道：“刚才这伙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我问他妖怪的原因，他道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养的，名字唤做红孩儿，号圣婴大王。想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遍游天下名山，寻访大地豪杰，那牛魔王曾与老孙结七弟兄。一般五六个魔王，止有老孙生得小巧，故此把牛魔王称为大哥。这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我与他父亲相识，若论将起来，还是他老叔哩。他怎敢害我师父？我们趁早去来。”沙和尚笑道：“哥啊，常言道：‘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哩。你与他相别五六百年，又不曾往还杯酒，又没有个节礼相邀，他那里与你认甚么亲耶？”行者道：“你怎么这等量人！常言道：‘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纵然他不认亲，好道也不伤我师父。不望他相留酒席，必定也还我个囫囵唐僧。”三兄弟各办虔心，牵着白马，马上驮着行李，找大路一直前进。

无分昼夜，行了百十里远近，忽见一松林，林中有一条曲涧，涧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飞流，那涧梢头有一座石板桥，通着那厢洞府。行者道：“兄弟，你看那壁厢有石崖磷磷，想必是妖精住处了。我等从众商议：那个管看守行李、马匹，那个肯跟我过去降妖。”八戒道：“哥哥，老猪没甚坐性，我随你去罢。”行者道：“好！好！”教沙僧：“将马匹、行李俱潜在树林深处，小心守护，待我两个上门去寻师父耶。”那沙僧依命，八戒相随，与行者各持兵器前来。

却说那孙大圣引八戒别了沙僧，跳过枯松涧，径来到那怪石崖前。果见有一座洞府，真个也景致非凡。但见：

回銮古道幽还静，风月也听玄鹤弄。
白云透出满川光，流水过桥仙意兴。
猿啸鸟啼花木奇，藤萝石蹬芝兰胜。
苍摇崖壑散烟霞，翠染松篁招彩凤。
远列巅峰似插屏，山朝涧绕真仙洞。
昆仑地脉发来龙，有分有缘方受用。

将近行到门前，见有一座石碣，上镌八个大字，乃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那壁厢一群小妖，在那里轮枪舞剑的，跳风^①顽耍。孙大圣厉声高叫道：“那小的们，趁早去报与洞主知道，教他送出我唐僧师父来，免你这一洞精灵的性命！牙迸半个‘不’字，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场，蹯平了你的洞府！”那些小妖，闻得此言，慌忙急转身，各归洞里，关了两

①〔跳风〕蹈空。

扇石门，到里边来报：“大王，祸事了！”

却说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选剥了衣服，四马攒蹄，捆在后院里，着小妖打干净水刷洗，要上笼蒸吃哩。急听得报声祸事，且不刷洗，便来前庭上问：“有何祸事？”小妖道：“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带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在门前要甚么唐僧师父哩。但若牙迸半个‘不’字，就要掀翻山场，蹯平洞府。”魔王微微冷笑道：“这是孙行者与猪八戒。他却也会寻哩。我拿他师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里，却怎么就寻上门来？”教：“小的们，把管车的，推出车去！”那一班几个小妖，推出五辆小车儿来，开了前门。八戒望见道：“哥哥，这妖精想是怕我们，推出车子，往那厢搬哩。”行者道：“不是，且看他放在那里。”只见那小妖将车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着五个看着，五个进去通报。那魔王问：“停当了？”答应：“停当了。”教：“取过枪来。”有那一伙管兵器的小妖，着两个抬出一杆丈八长的火尖枪，递与妖王。妖王轮枪拽步，也无甚么盔甲，只是腰间束一条锦绣战裙，赤着脚，走出门前。行者与八戒，抬头观看，但见那怪物：

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涂朱一表才。
鬓挽青云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裁。
战裙巧绣盘龙凤，形比哪吒更富胎^①。
双手绰枪威凛冽，祥光护体出门来。
眼声响若春雷吼，暴眼明如掣电乖。
要识此魔真姓氏，名扬千古唤红孩。

那红孩儿怪，出得门来，高叫道：“是甚么人，在我这里吆喝！”行者近前笑道：“我贤侄，莫弄虚头。你今早在山路旁，高吊在松树梢头，是那般一个瘦怯怯的黄病孩儿，哄了我师父。我倒好意驮着你，你就弄风儿把我师父摄将来。你如今又弄这个样子，我岂不认得你？趁早送出我师父，不要白了面皮^②，失了亲情；恐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孙以长欺幼，不像模样。”那怪闻言，心中大怒，咄的一声喝道：“那泼猴头！我与你有什么亲情？你在这里满口胡柴^③，绰甚声经儿！那个是你贤侄？”行者道：“哥哥，是你也不晓得。当年我与你令尊做弟兄时，你还不知在那里哩。”那怪道：“这猴子一发胡说！你是那里人，我是那里人，怎么得与我父亲做兄弟？”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我当初未闹天宫时，遍游海角天涯，四大部洲，无方不到。那时节，专慕豪杰。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称为平天大圣，与我老孙结为七弟兄，让他做了大哥；还有个蛟魔王，称为复海大圣，做了二哥；又有个大鹏魔王，称为混天大圣，做了三哥；又有个狮狒王，称为移山大圣，做了四哥；又有个猕猴王，称为通风大圣，做了五哥；又有个猢狲王，称为驱神大圣，做了六哥；唯有老孙身小，称为齐天大圣，排行第七。我老弟兄们，那时节要子时，还不曾生你哩！”

那怪物闻言，那里肯信，举起火尖枪就刺。行者正是那会家不忙，又使了一个身法，闪过枪头，轮起铁棒，骂道：“你这小畜生，不识高低！看棍！”那妖精也使身法，让过铁

①〔富胎〕胖。 ②〔白了面皮〕喻指生气、吵架、失和。 ③〔胡柴〕胡说，胡扯。



棒道：“泼猢狲，不达时务！看枪！”他两个也不论亲情，一齐变脸，各使神通，跳在云端里，好杀：

行者名声大，魔王手段强。一个横举金箍棒，一个直挺火尖枪。吐雾遮三界，喷云照四方。一天杀气凶声吼，日月星辰不见光。语言无逊让，情意两乖张。那一个欺心失礼仪，这一个变脸没纲常。棒架威风长，枪来野性狂。一个是混元真大圣，一个是正果善财郎。二人努力争强胜，只为唐僧拜法王。

那妖魔与孙大圣战经二十合，不分胜败。猪八戒在旁边，看得明白：妖精虽不败阵，却只是遮拦隔架，全无攻杀之能；行者纵不赢他，棒法精强，来往只在那妖精头上，不离了左右。八戒暗想道：“不好啊，行者溜撒，一时间丢个破绽，哄那妖魔钻进来，一铁棒打倒，就没了我的功劳。……”你看他抖擞精神，举着九齿钯，在空里，望妖精劈头就筑。那怪见了心惊，急拖枪败下阵来。行者喝教八戒：“赶上！赶上！”

二人赶到他洞门前，只见妖精一只手举着火尖枪，站在那中间一辆小车儿上；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家鼻子上捶了两拳。八戒笑道：“这厮放赖不羞！你好道捶破鼻子，淌出些血来，搽红了脸，往那里告我们去耶？”那妖魔捶了两拳，念个咒语，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闸闸眼，火焰齐生。那五辆车子上，火光涌出。连喷了几口，只见那红焰焰、大火烧空，把一座火云洞，被那烟火迷漫，真个是煨^①天炽地。八戒慌了道：“哥哥，不停当！这一钻在火里，莫想得活；把老猪弄做个烧熟的，加上香料，尽他受用哩！快走！快走！”说声走，他也不顾行者，跑过涧去了。

这行者神通广大，捏着避火诀，撞入火中，寻那妖怪。那妖怪见行者来，又吐上几口，那火比前更胜。好火：

炎炎烈烈盈空燎，赫赫威威遍地红。却似火轮飞上下，犹如炭屑舞西东。这火不是燧人钻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炼成真三昧火。五辆车儿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彻通灵。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长空万物荣。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镇西方第一名。

行者被他烟火飞腾，不能寻怪，看不见他洞门前路径，抽身跳出火中。那妖精在门首，看得明白。他见行者走了，却才收了火具，帅群妖，转于洞内，闭了石门，以为得胜，着小的排宴奏乐，欢笑不题。

（节选自《西游记》第四十回“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和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赏析

这段文字在人物的塑造与语言的表现上都非常出色。

①〔煨(hàn)〕方言，焙、蒸。

首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孙悟空与唐僧之间复杂的师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强化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唐僧是取经队伍里最“弱”的人，时时需要孙悟空的保护。但是，他又肉眼凡胎、刚愎自用，常常不分好歹，对妖精乱发慈悲，却拿“紧箍儿咒”来折磨孙悟空。结果，唐僧被妖精抓了去，最后还是要靠孙悟空来救他。孙悟空是取经队伍里最“强”的人。他火眼金睛，本领高强，但在唐僧的领导下，却常常没有施展的空间。虽然，孙悟空在唐僧屡次不听自己的劝告而被妖精捉去后，也会说出“散伙”的气话。可是，在整个取经的过程中，他经常为营救唐僧上天入地，找土地，请龙王，求菩萨……想方设法，竭诚尽忠。可以说，他与唐僧之间的关系是既“和”又“离”，既“聚”又“散”的。他与唐僧之间在境界上、性格上、身份上的矛盾与互补是解读小说的关键。

其次，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很有趣。猪八戒处处和孙悟空作对，唐僧对孙悟空的很多怒火都是他撺掇起来的。他虽然贪吃、贪功劳，可是，他又是孙悟空降妖除怪的最大帮手，还算个英雄。沙僧呆板，木讷，不知变通，但也正是这一性格让他对取经事业忠心耿耿，也只有他一直极力维护孙悟空。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将各个人物都描绘得有声有色，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展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就连妖精红孩儿，作者也把他描写得栩栩如生。他变作七岁顽童，编出来的谎话合情合理，彻底把唐僧骗住了。仔细阅读选文，细心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

思考

- 一 孙悟空、猪八戒等被认为是“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既有人的思想性格，又有动物的外形和属性，还有神怪的神通。结合课文谈谈孙悟空的“人性”“猴性”“神性”在情节中的具体体现。
- 二 《西游记》写的是神幻世界，但目的是为了讽刺现实。你认为课文反映了当时怎样的社会现实？
- 三 课文在主要情节中还穿插了许多游戏笔墨，透露出作者对社会人生诸多现象的调侃，这是《西游记》艺术表现上的一个特点。例如，嘲笑算命不通的“卯酉星法”，嘲笑“红百万”败落为“红十万”，讽刺亲戚之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的世态炎凉，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这些顺手点缀的“趣话”，在课文中还有不少，你能再找出一些吗？



链接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七编第八章“《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幻象世界中的文化与人生〈西游记〉》 何锡章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 刘勇强著 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西游记漫话》 林庚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4.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来源共有三类。第一类取材于当时的社会传闻。蒲松龄非常喜欢听别人谈狐说鬼，听到有趣的故事就记录下来。第二类是根据前人的记述加以点纂改制而来，如《续黄粱》脱胎于唐人传奇《枕中记》，《阿绣》的本事来自于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女子》。第三类是虚构创作的，如《婴宁》《黄英》等。

《聊斋志异》中占篇幅最多的是狐鬼故事。这些狐、鬼、花妖、精怪，大多是美丽、善良、聪慧、正直的。他（她）们或吟诗，或嬉戏，或深情款款，或温婉友善，常常给那些落魄的书生带来安慰与帮助。狐仙皇甫氏堪为清友，狐女娇娜细心为孔生治病（《娇娜》）；狐女红玉帮助贫困的书生冯相如娶到了美丽善良的妻子，在冯家遭逢变故后，又帮助相如抚育孩子，恢复家业（《红玉》）；鬼女宦娘喜欢琴艺高超的书生温如春，但“恨以异物不能奉裳衣”，于是暗中撮合他与一位善筝的女子结合（《宦娘》）……

《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作品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席方平为受到凌辱的父亲入地府鸣冤，却不料“阴曹之暗昧尤胜于阳间”（《席方平》）；莱阳生与鬼女公孙九娘的一场姻缘是在“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背景下展开的（《公孙九娘》）；《罗刹海市》写了一个不仅以貌取人，还妍媸颠倒的世界；《阿霞》则讽刺了那些休妻再娶的负心人。

《聊斋志异》中的各篇小说在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上非常不同。有的篇目秉承了笔记体志怪小说的传统，记述简约，粗陈梗概；有的则吸收了唐人的传奇手法，记述婉转，曲尽人情。这些作品不仅在叙述的方式上突破了笔记体小说的局限，更在艺术品质上打破了“志怪”小说“实录”的原则，摆脱了“发明神道之不诬”的传统，解放了志怪小说的创作，使“人”的关怀、“人”的苦乐、“人”的思想、“人”的境界都可以借着鬼怪花妖而自由抒发。

另外，《聊斋志异》还吸收了《西游记》的艺术特点，在描写精怪时，常常在它们幻化为人的性情、形神中保留着它们作为异类的特殊属性。例如，从蜜蜂幻化来的绿衣女“腰细殆不容掬”，“声细如蝇”；而身为牡丹仙子的葛巾则“袖裙飘拂，香风洋溢”。这样就把它描写得既真实可信，又奇异动人。

蒲松龄一方面借这些神仙鬼怪、花妖狐魅的故事展现自己的才情，另一方面也抒发自己的忧忿。我们在《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目中，都可以找到作者自况的身影。

香 玉

花仙狐女，美丽多情……

劳山下清宫，耐冬高二丈，大数十围，牡丹高丈余，花时璀璨似锦。胶州黄生，舍读其中。一日，自窗中见女郎，素衣掩映花间。心疑观中焉得此。趋出，已遁去。自此屡见之。遂隐身丛树中，以伺其至。未几，女郎又偕一红裳者来，遥望之，艳丽双绝。行渐近，红裳者却退，曰：“此处有生人！”生暴起。二女惊奔，袖裙飘拂，香风洋溢，追过短墙，寂然已杳。爱慕弥切，因题句树下云：“无限相思苦，含情对短缸^①。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②？”归斋冥思。女郎忽入，惊喜承迎。女笑曰：“君汹汹似强寇，令人恐怖；不知君乃骚雅士，无妨相见。”生叩生平，曰：“妾小字香玉，隶籍平康巷^③。被道士闭置山中，实非所愿。”生问：“道士何名？当为卿一涤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与风流士，长作幽会，亦佳。”问：“红衣者谁？”曰：“此名绛雪，乃妾义姊。”遂相狎。及醒，曙色已红。女急起，曰：“贪欢忘晓矣。”着衣易履，且曰：“妾酬君作，勿笑：‘良夜更易尽，朝曦^④已上窗。愿如梁上燕，栖处自成双。’”生握腕曰：“卿秀外惠中，令人爱而忘死。顾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别。卿乘间当来，勿待夜也。”女诺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绛雪来，辄不至，生以为恨。女曰：“绛姐性殊落落，不似妾情痴也。当从容劝驾，不必过急。”

一夕，女惨然入曰：“君陇不能守，尚望蜀耶？今长别矣。”问：“何之？”以袖拭泪，曰：“此有定数，难为君言。昔日佳作，今成谶语^⑤矣。‘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可为妾咏。”诘之，不言，但有呜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即墨^⑥蓝氏，入宫游瞩，见白牡丹，悦之，掘移径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怅惋不已。过数日，闻蓝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恨极，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洟。一日，凭吊方返，遥见红衣人挥涕穴侧。从容近就，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洟澜^⑦。已而挽请入室，女亦从之。叹曰：“童稚姊妹，一朝断绝！闻君哀伤，弥增妾恻。泪堕九泉，或当感诚再作；然死者神气已散，仓卒何能与吾两人共谈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当亦无福可消双美。曩频烦香玉，道达微忱，胡再不临？”女曰：“妾以年少书生，什九薄幸；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与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昼夜狎昵，则妾所不能矣。”言已，

①〔短缸〕缸，应当为“缸”字。指矮小的灯。 ②〔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唐《柳氏传》载，韩翃与柳氏相恋。安史之乱中，柳氏为番将沙吒利所得。后来许俊帮助二人复合。唐《无双传》载，刘无双与王仙客原有婚约。后无双被收入宫廷。在侠客古押衙的帮助下，二人得以重聚。 ③〔平康巷〕代指妓女所居之地。 ④〔朝曦（tūn）〕刚出来的太阳。 ⑤〔谶（chèn）语〕指事后应验的预言。 ⑥〔即墨〕地名，在今山东青岛东北。 ⑦〔洟（wán）澜〕涕泣的样子。



告别。生曰：“香玉长离，使人寝食俱废。赖卿少留，慰此怀思，何决绝如此！”女乃止，过宿而去。数日不复至。冷雨幽窗，苦怀香玉，辗转床头，泪凝枕席。揽衣更起，挑灯复踵前韵^①曰：“山院黄昏雨，垂帘坐小窗。相思人不见，中夜泪双双。”诗成自吟。忽窗外有人曰：“作者不可无和。”听之，绛雪也。启户内之。女视诗，即续其后曰：“连袂人^②何处？孤灯照晚窗。空山人一个，对影自成双。”生读之泪下，因怨相见之疏。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热，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与狎。曰：“相见之欢，何必在此。”于是至无聊时，女辄一至。至则宴饮唱酬，有时不寝遂去，生亦听之。谓曰：“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良友也。”每欲相问：“卿是院中第几株？乞早见示，仆将抱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恶人夺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难移，告君亦无益也。妻尚不能终从，况友乎！”生不听，捉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辄问：“此是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

旋生以腊归过岁。至二月间，忽梦绛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难！君急往，尚得相见；迟无及矣。”醒而异之，急命仆马，星驰至山。则道士将建屋，有一耐冬，碍其营造，工师将纵斤矣。生急止之。入夜，绛雪来谢。生笑曰：“向不实告，宜遭此厄！今已知卿；如卿不至，当以柱艾^③相炙。”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也。”坐移时，生曰：“今对良友，益思艳妻。久不哭香玉，卿能从我哭乎？”二人乃往，临穴洒涕。更余，绛雪收泪劝止。又数夕，生方寂坐，绛雪笑入曰：“报君喜信：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复降宫中。”生问：“何时？”答曰：“不知，约不远耳。”天明下榻，生嘱曰：“仆为卿来，勿长使人孤寂。”女笑诺。两夜不至。生往抱树，摇动抚摩，频唤无声。乃返，对灯团艾，将往灼树。女遽入，夺艾弃之，曰：“君恶作剧，使人创痍^④，当与君绝矣！”生笑拥之。坐未定，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见，泣下流离，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握绛雪，相对悲哽。及坐，生把之觉虚，如手自握，惊问之。香玉泫然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虽相聚，勿以为真，但作梦寐观可耳。”绛雪曰：“妹来大好！我被汝家男子纠缠死矣。”遂去。

香玉款笑如前；但偃傍之间，仿佛一身就影。生悒悒不乐。香玉亦俯仰自恨，乃曰：“君以白藟^⑤屑，少杂硫黄，日酹妾一杯水，明年此日报君恩。”别去。明日，往观故处，则牡丹萌生矣。生乃日加培植，又作雕栏以护之。香玉来，感激倍至。生谋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质，不堪复戕。且物生各有定处，妾来原不拟生君家，违之反促年寿。但相怜爱，合好自有日耳。”生恨绛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强之使来，妾能致之。”乃与生挑灯至树下，取草一茎，布掌作度^⑥，以度树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处，使生以两爪齐搔之。俄见绛雪从背后出，笑骂曰：“婢子来，助桀为虐耶！”牵挽并入。香玉曰：“姊勿怪！暂烦陪侍郎君，一年后不相扰矣。”从此遂以为常。

生视花芽，日益肥茂，春尽，盈二尺许。归后，以金遗道士，嘱令朝夕培养之。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笑曰：“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

①〔踵前韵〕依照前面诗词的用韵再作。踵，追随。②〔连袂（mèi）人〕同伴。袂，袖子。③〔柱艾〕中医里常用点燃的艾绒团来熏灸经络穴位。④〔创痍（wǔi）〕伤口。⑤〔白藟〕一种植物，根可入药。⑥〔布掌作度〕用手掌比量。

何迟也!”遂入室。绛雪亦至，笑曰：“日日代人作妇，今幸退而为友。”遂相谈讌。至中夜，绛雪乃去。二人同寝，款洽一如从前。

后生妻卒，生遂入山不归。是时，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于此，当生卿之左。”二女笑曰：“君勿忘之。”后十余年，忽病。其子至，对之而哀。生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为!”谓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叶者，即我也。”遂不复言。子舆之归家，即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叶如其数。道士以为异，益灌溉之。三年，高数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爱惜，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死；无何，耐冬亦死。

异史氏曰：“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耳。仲尼读唐棣而曰‘未思’^①，信矣哉!”

王六郎

人鬼相交，重情重义……

许姓，家淄之北郭，业渔。每夜，携酒河上，饮且渔。饮则酹地^②，祝云：“河中溺鬼得饮。”以为常。他人渔，迄无所获，而许独满筐。一夕，方独酌，有少年来，徘徊其侧。让之饮，慨与同酌。既而终夜不获一鱼，意颇失。少年起曰：“请于下流为君驱之。”遂飘然去。少间，复返，曰：“鱼大至矣。”果闻唼呷有声^③。举网而得数头，皆盈尺。喜极，申谢。欲归，赠以鱼，不受，曰：“屡叨^④佳酝，区区何足云报。如不弃，要当以为长^⑤耳。”许曰：“方共一夕，何言屡也？如肯永顾，诚所甚愿；但愧无以为情。”询其姓字，曰：“姓王，无字，相见可呼王六郎。”遂别。明日，许货鱼，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与欢饮。饮数杯，辄为许驱鱼。

如是半载。忽告许曰：“拜识清扬^⑥，情逾骨肉。然相别有日矣。”语甚凄楚。惊问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两人，言之或勿讶耶？今将别，无妨明告：我实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数年于此矣。前君之获鱼，独胜于他人者，皆仆之暗驱，以报酹奠耳。明日业满，当有代者，将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无感。”许初闻甚骇；然亲

①〔仲尼读唐棣而曰“未思”〕《论语·子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唐棣之华”四句是古逸诗，意思是唐棣树的花，翩翩地摇摆，难道我不想你？只因为家住得太遥远。孔子读了这首诗说道：“还是没有想念，要是真的想念，有什么遥远呢？”此处引用孔子“未思”之句，意在说明，如有至情，就能够坚贞相爱。

②〔酹(lèi)地〕将酒洒在地上以祭祀鬼神。

③〔唼(shà)呷(xiā)有声〕群鱼吞吐之声。

④〔叨〕得到好处。谦辞。

⑤〔要当以为长〕意思是将经常为他驱鱼。要当，将要。长，通“常”。

⑥〔清扬〕形容人的容颜极有丰采。



狎既久，不复恐怖。因亦欷歔，酌而言曰：“六郎饮此，勿戚也。相见遽违，良足悲惻，然业满劫脱，正宜相贺，悲乃不伦。”遂与畅饮。因问：“代者何人？”曰：“兄于河畔视之，亭午^①，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听村鸡既唱，洒涕而别。明日，敬伺河边，以觐其异。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儿抛岸上，扬手掷足而啼。妇沉浮者屡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儿径去。当妇溺时，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妇自出，疑其言不验。抵暮，渔旧处。少年复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别矣。”问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两人之缘未尽耶？”许感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数日，又来告别。许疑其复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惻隐，果达帝天。今授为招远县邬镇土地，来日赴任。倘不忘故交，当一往探，勿惮修阻。”许贺曰：“君正直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惮修阻，将复如何？”少年曰：“但往，勿虑。”再三叮咛而去。

许归，即欲治装东下。妻笑曰：“此去数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语。”许不听，竟抵招远。问之居人，果有邬镇。寻至其处，息肩逆旅^②，问祠所在。主人惊曰：“得无客姓为许？”许曰：“然。何见知？”又曰：“得勿客邑为淄？”曰：“然。何见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媳女窥门，杂沓而来，环如墙堵。许益惊。众乃告曰：“数夜前，梦神言：淄川许友当即来，可助以资斧^③。祇候已久。”许亦异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别君后，寤寐不去心，远践曩约。又蒙梦示居人，感篆^④中怀。愧无腆物^⑤，仅有卮酒^⑥；如不弃，当如河上之饮。”祝毕，焚钱纸。俄见风起座后，旋转移时，始散。夜梦少年来，衣冠楚楚，大异平时。谢曰：“远劳顾问，喜泪交并。但任微职，不便会面，咫尺河山，甚怆于怀。居人薄有所赠，聊酬夙好。归如有期，尚当走送。”居数日，许欲归。众留殷勤，朝请暮邀，日更数主。许坚辞欲行。众乃折柬抱襖^⑦，争来致赆^⑧，不终朝，馈遗盈橐^⑨。苍头稚子毕集，祖送^⑩出村。歛^⑪有羊角风起，随行十余里。许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劳远涉。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风盘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讶而返。许归，家稍裕，遂不复渔。后见招远人问之，其灵应如响云。或言：即章丘石坑庄。未知孰是。

异史氏曰：“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车中贵介^⑫，宁复识戴笠人哉？余乡有林下者^⑬，家綦贫^⑭。有童稚交，任肥硇^⑮。计投之必相周顾。竭力办装，奔涉千里，殊失所望；泻囊货骑，始得归。其族弟甚谐，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伞盖不张，马化为驴，靴始收声。’念此可为一笑。”

（选自《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①〔亭午〕正中午。 ②〔息肩逆旅〕放下肩上的担子，停息在旅馆里。逆，迎。 ③〔资斧〕路费。 ④〔篆〕刻。 ⑤〔腆（tiǎn）物〕丰厚的礼物。腆，丰厚。 ⑥〔卮酒〕卮，古代的酒器，一卮有四升。 ⑦〔折柬抱襖〕拿着礼单，怀抱裹着礼品的包袱。 ⑧〔致赆（jìn）〕临别时赠送财物。 ⑨〔橐〕口袋。 ⑩〔祖送〕送行。祖，出行前祭祀路神。 ⑪〔歛（xū）〕突然。 ⑫〔贵介〕地位高贵的人。 ⑬〔林下者〕指乡居不仕的人。 ⑭〔綦（qí）贫〕非常贫穷。綦，极，很。 ⑮〔肥硇〕肥缺，指很有油水的官职。

赏析

《香玉》是一个叙述非常婉转的故事。作者以“冷”“热”“温”三种色调结构小说。胶州黄生，孤寂地住在清冷的道观中，是为“冷”；香玉为牡丹花神，婉转妩媚，感情热烈，是为“热”；绛雪为耐冬所化，友善清雅，贞静自持，是为“温”。在清冷的环境中，孤独的黄生得与香玉相爱，小说的色调为之一“热”。当二人正情热如火之时，香玉急遭劫难，仿佛如一盆“冷”水泼来。此时黄生幸得绛雪相伴为友，于冷寂之中，尚得“温”情。绛雪逃过劫难，又得香玉复生，黄生的境遇由“冷”渐“热”。三人的爱情达到了高潮，这是小说色彩最为浓烈之时。然而，几经周折，几经生死，三人才得以团圆，才臻于此境，“热”中又透出悲凉。最后，三人相依而死，色调重化为“冷”，小说也在读者的无限叹息中结束。

《王六郎》描写的重点是人的道德问题。王六郎不过是河中溺鬼，而另一个主人公则是贫贱的渔夫。人与鬼之间的感情竟然可以如此真挚！中国人自古即有知音难觅之叹，更何况信义之交。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以坐馆为生，必是遍尝人间白眼，难怪他感慨于“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当羊角风起，徘徊往复于许姓渔夫之侧时，不知道作者是在小说中获得了人生的补偿，还是更增添了人生的慨叹。

思考

一 结合清代学者王士禛给《聊斋志异》的题词，谈谈你对这两篇小说主题的理解。

王士禛题词：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二 概括《香玉》的故事情节，体会其情节安排的主要特点。

三 《聊斋志异》中与“花”有关的故事很多，在艺术上也各有特色。请找出一篇自己喜欢的故事，试着分析一下小说魅力的由来。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八编第四章“聊斋志异”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古典小说鉴赏》 周先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聊斋艺术论》 马振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聊斋志异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三单元

人情与世态



明清两代是古典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形成了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两个传统,《西游记》开创了神魔小说的空间,而17世纪早期《金瓶梅》的出现,又为创作者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描写凡人的故事,即所谓“人情小说”。按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说法,“人情小说”在当时被称为“世情书”,题材上类似于“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特点是“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金瓶梅》的故事虽然从《水浒传》“武松杀嫂”演化而来,但与《水浒传》有明显的不同,即主人公不再是根据以往各代民间艺人的话本底本加工而来的历史人物,而是基本出于文人创作的、当时社会的典型人物。这种贴近现实生活、讲述普通人故事的小说,很快“为世所艳称”。《金瓶梅》虽然有许多缺点,却在有明一代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为“四大奇书”,并且很快就有了续书《玉娇李》《续金瓶梅》等。除此之外,这种以主人公名字作书名的方式,还被才子佳人小说所借鉴,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等。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的传统,更多地被明末以拟话本为主的短篇小说集“三言”所吸收。到了清乾隆年间,集人情小说之大成者,也是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终于问世了。

人情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传奇的英雄、幻化的鬼神,

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其中的故事，也不再是战争、武功甚至神魔斗法，而是趋向于平凡、散漫、没有多少激烈冲突的日常生活图景。因为不能“出奇制胜”，相关的细节描写也就增加了，这些细节涵盖了人物的外貌、动作、语言乃至心理刻画，以及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诸如饮食、服饰、园林、市井、茶楼酒肆，无所不至。这种巨细靡遗的刻画，有时会显得拖沓冗长，但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从而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而大量的个性化语言甚至方言俚语的运用，则使得一个个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鲜活起来，跃然纸上。

人性是最复杂的，人本身也是最有魅力的。人情小说的世界，是一个描摹芸芸众生的特殊空间。暴发户的铺张，世家子弟的奢华，风尘女子的果敢，贩夫走卒的侠义；大家族的内部纷争，小儿女的情感纠葛；繁盛与衰败，富贵与贫穷，清洁与混浊，有情与无情……虽然是过去的故事，其现实主义风格对于今天的读者仍然有着持久的吸引力。

人教版®

5. 《红楼梦》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此名源于第一回：女娲补天时，所炼之石剩了一块没有用，弃在青埂峰下。此石已通灵性，因没有被选去补天而遗憾。后被一僧一道两位仙人送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走了一遭”。不知多长时间之后，道士再次经过此地，发现石上刻着他的这番经历，后经批阅删减，名为《石头记》。故事中的主线有以下几条：一是以贾府为中心，叙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落的历史，即“家亡”一线；二是叙述贾宝玉、林黛玉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三是叙述大观园众女性的悲惨命运，即“人散”一线。

《红楼梦》可以代表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它继承了《金瓶梅》的网状结构特点，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涉及史、王、薛三个家族，以及官府、市井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全景式地展开了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红楼梦》中出场次数较多的人物在一百个以上，而各自特色鲜明，栩栩如生。以女性为例，女主人公林黛玉、薛宝钗代表着两种类型的女子，而在类型之内，又各有所区别。如宝玉的两个大丫头，袭人是宝钗的影子，晴雯是黛玉的影子，但毕竟身份不同，这两个“影子”也有各自的特色，最突出的是个性化的语言。晴雯性急而爽利，骂起小丫头来不留情面，“哪里钻沙去了”；对于宝玉的过分体贴有时候还不领情，“不用你蝎蝎蜚蜚的”。这样的话黛玉当然说不出来，而在主人眼里“笨笨的”、自称不会吵嘴的袭人也说不出来。个性化语言之外，《红楼梦》中还有一批水平很高的诗词歌赋，它们也反映出人物的个性。同是动作描写，林黛玉是“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幽雅而内敛；史湘云是“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洒脱而不羁。风格各异，文如其人。其他如医药、园林、服饰、饮食、绘画等描写，也是为情节、人物服务的。如描写凤姐的服饰，华丽的细节不厌其多，而关于林黛玉的服装，却基本上没有，这一实一虚的安排，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

直到当代，仍然有人在续写或者仿作《红楼梦》，这也充分说明了这部伟大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情真意切释猜嫌

在人们的印象中，林黛玉和薛宝钗好像一对情敌，互相敌视。其实并非如此，在坦诚的对话中，两人最终情深如姐妹……

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今秋又遇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觉得比往常又重，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将养。有时闷了，又盼个姊妹来说些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娇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礼数粗忽，也都不苛责。

这日宝钗来望他，因说起这病症来。宝钗道：“这里走的几个太医虽都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瞧一瞧，治好了岂不好？每年间闹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么？不是个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么形景，就可知了。”宝钗点头道：“可正是这话。古人说‘食谷者生^①’，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叹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②’，也不是人力可强的。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似的。”说话之间，已咳嗽了两三次。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③，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铤子^④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⑤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若不是从前日看出来，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你方才说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

①〔食谷者生〕中医认为食五谷，可以添养精神气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太仓公淳于意为阳虚侯相赵章看病，诊断他“五日死”，但过了十日才死，因为“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所以“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语出《论语·颜渊》。③〔肝火一平，不能克土〕中医理论以五行的生克制化来说明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肝属木，脾胃属土，木与土是相克关系，木能生火，肝火太旺，要伤及脾土。肝火一平，不能再克伤脾胃，人就能和顺地摄取食物的营养。

④〔铤(diào)子〕一种带柄有嘴的小锅。⑤〔云丫头〕即史湘云。



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宝钗道：“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宝钗笑道：“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了，如今也愁不到这里。”黛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道：“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的烦难告诉你听，你反拿我取笑儿。”宝钗笑道：“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话。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①？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的。”黛玉忙笑道：“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宝钗道：“这有什么放在口里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只怕你烦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宝钗答应着便去了，不在话下。

（节选自《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赏析

林黛玉自幼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又兼寄人篱下，更是处处敏感，时时忧愁。同时，她和宝玉感情的前途，也非常渺茫。因此，体病、心病一起折磨着这样一个弱女子。薛宝钗的体贴与关怀，给了黛玉许多安慰。

薛宝钗是宝玉的两姨姐妹，被喻为“群芳之冠”的牡丹花，美貌而健康，“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贾府上下一致称赞。因此林黛玉“心中便有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第五回）。而且宝钗的金锁上的字正好和宝玉的“通灵宝玉”相对应，贾府人多有“金玉良缘”之说，所以在前此的故事中，黛玉经常借机对宝钗冷嘲热讽。然而在这个秋日阴沉的黄昏，两位女主人公却第一次敞开心扉，说起了悄悄话。两位美丽的女主人公心心相印、情同姐妹，也许正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吧。

思考

- 一 林黛玉对薛宝钗一直心怀猜疑，薛宝钗是怎样真挚地感动黛玉，使两人心扉相通的？
- 二 以“悄悄话”为题，把课文改写成课本剧。
- 三 我们已经阅读过《红楼梦》的许多章节，在你的心目中，林黛玉是怎样一个人？

^①〔司马牛之叹〕司马牛是孔子的学生，名耕，字子牛，他曾感叹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无）。”见《论语·颜渊》。后常以此代指没有兄弟。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鲁迅著 《鲁迅学术论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清代小说史》第七章“曹雪芹和《红楼梦》”第三节“《红楼梦》的悲剧意识”、第四节“《红楼梦》的理想色彩” 张俊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红楼梦的真故事》 周汝昌著 华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曹雪芹新传》 周汝昌著 外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曹雪芹善于将不同人物，特别是相近人物进行复杂性格之间的全面对照，使他们个性的独特性在对比中突出出来。如林黛玉、薛宝钗两个人，都是美丽多才的少女，但一个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有时则矫揉造作；一个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有时不免任性尖酸；一个倾向于理智，是“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一个执著于感情，具有诗人的热烈的感情和冲动；一个是以现实的利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一个以感情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目标。这样两个难以调和的性格在对比中，其独特性就异常鲜明地呈现出来。又如尤二姐和尤三姐两个亲姐妹，一个善良懦弱，一个豪爽泼辣。迎春和探春两人同为庶出，一个是戳一针也不吱声的“二木头”，一个是可爱又扎手的“玫瑰花”。

作者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且也能在相似中显出独特性。同是具有温柔和气这一性格侧面的少女，紫鹃的温柔和气在淡淡中给人以亲切，而袭人的温柔和气则带有一种令人腻烦的驯顺习性。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许，但黛玉执著现实，孤高中包含着天真和热情；妙玉企图超脱尘世，在冷漠中又有点矫揉。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作者还采用了类似衬托的所谓影子描写术。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幻设，实际上就是写各种人物类型在另一个品位层次的影子。晴雯和袭人是黛、钗的影子，她们与黛、钗在精神气质上有近似的一面，但在表现方式和遭际命运上又有不同和互补的一面。

（摘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四单元

从士林到官场



有一种冷峻的小说，它涉及的是人生现实中灰色甚至黑色的一面。这类小说深入社会，关注现实，笔调冷峻，笔法比较写实，结构较为灵活，情感的表达近于理智，可称为社会小说，是人们了解社会的一面镜子。

传统的中国是典型的官僚社会，奉行的是儒家文化，所谓的社会主流就是官场和士林。社会小说集中描写士林和官场，自清代以来渐渐形成一股潮流，最著名的有被称做讽刺小说典型的《儒林外史》及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和《老残游记》。之所以被区分为“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是因为它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不同。前者的描写比较含蓄，对社会的态度比较客观公允，对人物有所体贴，笔调也相对温和幽默；后者的描写则比较夸张，对社会的态度更激愤痛恶，对人物毫不留情，笔调更加恣肆。

在古典名著中，我们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常能如痴如醉，却常常忽视同样享有盛誉的《儒林外史》等讽刺小说。这是为什么呢？恐怕是由于它们跟我们的生活差距更大，阅读它们需要相当的学识和修养，还须用心去体会和玩味。所以，连很多文学大家都承认自己年少时很难读懂它们。其实阅读这些思考深入、理智冷隽的作品，对我们是有益的。这些细致描摹社会现实的作品，能增益我们的智慧和知识，能让我们体味到其

语言的简练纯净、细节描写的精致微妙、人物刻画の入木三分、情感蕴藉的含而不露。丰富我们的阅读题材和类型，也就意味着丰富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智慧。

人教版®

6.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主题是复杂的，它有着无数种解读的可能：关注制度的人，读出了它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关心历史的人，读出了民族家国兴亡的沉痛思虑；关心个体命运的人，读出了生动的灵魂解剖、焦灼的精神拷问……于是，有人把《儒林外史》看做一幅儒林群丑图，有人视之为文运衰落、文人有厄的痛史，也有人从中读出了士子心灵漂泊的悲凉。

《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映射在主要人物形象即士人身上——汲汲于功名利禄的科举士子、形形色色的文人名士、真正洒脱的奇人贤士……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禁锢在科举制度下盲目和空虚的人们，他们就像被八股吸魂器吸干了气血的空心人。我们所熟知的因中举而发疯的范进，就是其中的典型。除了士人，书中市井人物的塑造也非常成功。如伶人鲍文卿善良，朴实，忠厚，而且是非分明。有人拿银子收买他说个人情，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又如胡屠户、潘三等虽为次要人物，却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眉目清晰。

人们常常称道《儒林外史》对细节的微妙传达和纯净的白描语言。细节的描写突出表现在作者捕捉场景的能力上，如：严监生死前伸着两个指头，只因点着两根灯芯便不肯断气；胡屠户一个巴掌打醒发狂的范进。而白描不仅简练，还体现在语言背后深厚的韵味中。作者借助平实、简练而深刻的细节和语言，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如写范进到高要县汤知县处打秋风，其时正值范进为母守丧期间，有一段描写极精彩：“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会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到嘴里，方才放心。”寥寥数笔，不着色彩，就将范进虚伪面目暴露无遗。像这样的例子书中比比皆是。所以鲁迅说《儒林外史》“婉而多讽”，又说“旨微而语婉”。

阅读《儒林外史》时，面对种种幽默讽刺味十足的故事，也许并没有那种厌恶情绪得到发泄的痛快，反而会产生隐隐的同情和痛楚，甚至是若有所失的沉重与反省。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充满人性的尊严、理智，深入探讨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一部著作。闭上眼睛，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追问：自己会像书中的哪种人物？会不会一样迷失自己的方向？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路该怎样走下去？

匡超人

40

语文选修

中国小说欣赏

匡超人曾经也是一个心地纯洁的青年，在社会上染泡几时，竟变得面目可耻可笑可憎起来……

一日，正在门首闲站，忽见一个青衣大帽的人一路问来，问到跟前，说道：“这里可是乐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驾那里来的？”那人道：“我是给事中^①李老爷差往浙江，有书带与匡相公。”匡超人听见这话，忙请那人进到客位坐下。取书出来看了，才知就是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的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②进京，授了给事中。这番寄书来约这门生进京，要照看他。匡超人留来人酒饭，写了禀启，说：“蒙老师呼唤，不日整理行装，即来趋教。”打发去了。随即接了他哥匡大的书子，说宗师^③按临温州，齐集的牌已到，叫他回来应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浑家说了，一面接丈母来做伴。他便收拾行装，去应岁考。考过，宗师着实称赞，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④肄业。他欢喜谢了宗师。宗师起马，送过，依旧回省。和潘三商议，要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⑤。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制备停当，正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

正要择日回家，那日景兰江走来候候^⑥，就邀在酒店里吃酒。吃酒中间，匡超人告诉他这些话，景兰江着实羡慕了一回。落后^⑦讲到潘三身上来，景兰江道：“你不晓得么？”匡超人道：“甚么事？我不晓得。”景兰江道：“潘三昨晚拿了，已是下在监里。”匡超人大惊道：“那有此事！我昨日午间才会着他，怎么就拿了？”景兰江道：“千真万确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舍亲在县里当刑房，今早是舍亲小生日，我在那里祝寿，满座的人都讲这话，我所以听见。竟是抚台^⑧访牌下来，县尊^⑨刻不敢缓，三更天出差去拿，还恐怕他走了，将前后门都围起来，登时拿到。县尊也不曾问甚么，只把访的款单掇了下来，把与他看，他看了也没的辩，只朝上磕了几个头，就送在监里去了。才走得几步，到了堂口，县尊叫差人回来，吩咐寄内号，同大盗在一处。这人此后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亲家去看看款单。”匡超人道：“这个好极，费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访的是些甚么

①〔给(jǐ)事中〕官职名。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有给事中，又称“给谏”，以纠察行政得失为主要职务。

②〔行取〕明清一种官员铨选制度。将熟悉民间利弊的州县官员提拔进京，担任六部给事中或各道御史。③〔宗师〕学政的尊称，也称“文宗”或“大宗师”。学政按期到所属各府、厅视察考试，称为“案临”，亦作“按临”。

④〔贡入太学〕意为把人才贡献给皇家。科举制度中生员（秀才）一般隶属本府、州、县学，若考选升入国子监读书，便称“贡生”。又因题了优行，所以此处应为优贡。太学即国学，明代后不设太学只设国子监。⑤〔竖旗杆〕在宗祠或家宅前面竖根旗杆，表示改换门庭，是科举时代一种夸耀举动。⑥〔候候〕探望、问候。⑦〔落后〕后来。

⑧〔抚台〕即巡抚，又称“抚院”，地位略次于总督，为省级地方政府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

⑨〔县尊〕对知县的尊称。



事。”当下两人会了账，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

那刑房姓蒋，家里还有些客坐着，见两人来，请在书房坐下，问其来意。景兰江说：“这敝友要借县里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款单看看。”刑房拿出款单来，这单就粘在访牌上。那访牌上写道：

“访得潘自业（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①衙门隐占身体^②，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如此恶棍，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牌仰该县，即将本犯拿获，严审究报，以便按律治罪。毋违。火速！火速！”

那款单上开着十几款：一、包揽欺隐钱粮若干两；一、私和人命几案；一、短截本县印文及私动朱笔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颗；一、拐带人口几案；一、重利剥民，威逼平人身死几案；一、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几案……不能细述。匡超人看不看便罢，看了这款单，不觉飕的一声，魂从顶门出去了。

话说匡超人看了款单，登时面如土色，真是“分开两扇顶门骨，无数凉冰浇下来”。口里说不出，自心下想道：“这些事，也有两件是我在里面的；倘若审了，根究起来，如何了得！”当下同景兰江别了刑房，回到街上，景兰江作别去了。匡超人到家，踌躇了一夜，不曾睡觉，娘子问他怎的，他不好真说，只说：“我如今贡了，要到京里去做官，你独自在这里住着不便，只好把你送到乐清家里去。你在我母亲跟前，我便往京里去做官；做的兴头，再来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罢了，我自在这里，接了我妈来做伴。你叫我到乡里去，我那里住得惯？这是不能的！”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家里，日逐有几个活钱，我去之后，你日食从何而来？老爹那边也是艰难日子，他那有闲钱养活女儿？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那里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诰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体面；不如还是家去好。现今这房子转^③的出四十两银子，我拿几两添着进京，剩下的，你带去放在我哥店里，你每日支用。我家那里东西又贱，鸡、鱼、肉、鸭，日日有的，有甚么不快活？”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乡，他终日来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闹了几次。他不管娘子肯与不肯，竟托书店里人把房子转了，拿了银子回来。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请了丈人、丈母来劝。丈母也不肯。那丈人郑老爹见女婿就要做官，责备女儿不知好歹，着实教训了一顿。女儿拗不过，方才允了。叫一只船，把些家伙什物都搬在上。匡超人托阿舅送妹子到家，写字与他哥，说将本钱添在店里，逐日支销。择个日子动身，娘子哭哭啼啼，拜别父母，上船去了。

匡超人也收拾行李来到京师见李给谏，给谏大喜；问着他又补了廪^④，以优行贡入太学，益发喜极，向他说道：“贤契^⑤，目今朝廷考取教习^⑥，学生^⑦料理，包管贤契可以取

①〔藩司〕即布政使，又称“藩台”，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②〔隐占身体〕作潜伏的意思。③〔转〕将所典租或典买的房屋或土地等转手典给别人。④〔补了廪（lǐn）〕取得廪生的名义，成为资深的生员。廪生即廪膳生员，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补助。⑤〔贤契〕犹如贤友的意思。契，要好。是对学生的客气称呼。⑥〔教习〕官学的教师。做满三年教习照例可以授职，如做知县等实缺。⑦〔学生〕士林人物的谦称。

中。你且将行李搬在我寓处来盘桓几日。”匡超人应诺，搬了行李来。又过了几时，给谏问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师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恐惹他看轻了笑，只得答道：“还不曾。”给谏道：“恁大年纪，尚不曾娶，也是男子汉‘擗梅之候’^①了。但这事也在我身上。”

次晚，遣一个老成管家来到书房里向匡超人说道：“家老爷拜上匡爷。因昨日谈及匡爷还不曾恭喜取过夫人，家老爷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爷夫人自小抚养大的，今年十九岁，才貌出众，现在署中，家老爷意欲招匡爷为甥婿。一切恭喜费用俱是家老爷备办，不消匡爷费心。所以着小的来向匡爷叩喜。”匡超人听见这话，吓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说已经娶过的，前日却说过不曾；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碍；又转一念道：“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②，传为佳话，这有何妨！”即便应允了。给谏大喜，进去和夫人说下，择了吉日，张灯结彩，倒赔数百金装奁，把外甥女嫁与匡超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纱帽圆领，金带皂靴，先拜了给谏公夫妇；一派细乐，引进洞房。揭去方巾，见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沈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标致，嫁装又齐整，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那魂灵都飘在九霄云外去了。自此，珠围翠绕，宴尔新婚，享了几个月的天福。

不想教习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结^③。匡超人没奈何，含着一包眼泪，只得别过了辛小姐，回浙江来。一进杭州城，先到他原旧丈人郑老爹家来。进了郑家门，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郑老爹两眼哭得通红，对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里边丈母嚎天喊地的哭。匡超人吓痴了，向丈人作了揖，便问：“哥几时来的？老爹家为甚事这样哭？”匡大道：“你且搬进行李来，洗脸吃茶，慢慢和你说。”匡超人洗了脸，走进去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凳，哭着一场数说：“总是你这天灾人祸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匡超人此时才晓得郑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来问他哥。匡大道：“自你走后，弟妇到了家里，为人最好，母亲也甚欢喜。那想他省里人，过不惯我们乡下的日子。况且你嫂子们在乡下做的事，弟妇是一样也做不来；又没有个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因此心里着急，吐起血来。靠大娘的身子还好，倒反照顾他，他更不过意。一日两，两日三，乡里又没个好医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才到，所以郑老爹、郑太太听见了哭。”匡超人听见了这些话，止不住落下几点泪来；便问：“后事是怎样办的？”匡大道：“弟妇一倒了头，家里一个钱也没有，我店里是腾不出来，就算腾出些须来，也不济事。无计奈何，只得把预备着娘的衣衾棺木都把与他用了。”匡超人道：“这也罢了。”匡大道：“装殓了，家里又没处停，只得权厝^④在庙后，等你回来下土。你如今来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匡超人道：“还不是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还有几两银子，大哥拿回去，在你弟妇厝基上替他多添两层厚砖，砌的坚固些，也还过得几年。

①〔擗(biào)梅之候〕语出《诗经·擗有梅》，擗梅的原意是形容梅子纷纷落地，比喻青春易逝，本是女子等待求偶的委婉说法，不适于男子，所以此处要加上“男子汉”。擗，落。 ②〔蔡状元招赘牛相府〕即《琵琶记》传奇中蔡邕中状元后娶牛太师女儿的故事。 ③〔取结〕开明履历，取得保结，证明一切并无虚假，然后呈送给吏部，以取得候选的资格。 ④〔厝(cuò)〕将棺木放在空地上，暂用砖头或土四面封起来，等待日后下葬的方法。



方才老爹说的，他是个诰命夫人，到家请会画的替他追个像^①，把凤冠补服画起来，逢时遇节，供在家里，叫小女儿烧香，他的魂灵也欢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匡大被他这一番话说得眼花缭乱，浑身都酥了，一总都依他说。晚间，郑家备了个酒，吃过，同在郑家住下。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

又过了三四日，景兰江同着刑房的蒋书办找了来说话，见郑家房子浅，要邀到茶室里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气不同，虽不说，意思不肯到茶室，景兰江揣知其意，说道：“匡先生在此取结赴任，恐不便到茶室里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风，我们而今竟到酒楼上去坐罢，还冠冕些。”当下邀二人上了酒楼，斟上酒来。景兰江问道：“先生，你这教习的官，可是就有得选的么？”匡超人道：“怎么不选？像我们这正途出身，考的是内廷教习，每日教的多是勋戚^②人家子弟。”景兰江道：“也和平常教书一般的么？”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公座、朱墨、笔、砚，摆的停当。我早上进去，升了公座；那学生们送书上来，我只把那日子用朱笔一点，他就下去了。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像这国子监的祭酒^③，是我的老师，他就是现任中堂^④的儿子，中堂是太老师。前日太老师有病，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单只请我进去，坐在床沿上，谈了一会出来。”蒋刑房等他说完了，慢慢提起来，说：“潘三哥在监里，前日再三和我说，听见尊驾回来了，意思要会一会，叙叙苦情。不知先生你意下何如？”匡超人道：“潘三哥是个豪杰，他不曾遇事时，会着我们，到酒店里坐坐，鸭子是一定两只；还有许多羊肉、猪肉、鸡、鱼；像这店里钱数一卖的菜，他都是不吃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蒋刑房道：“这本城的官并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么赏罚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这话我不该说；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到不值甚么。”两人见他说得如此，大约没得辩他，吃完酒，各自散讫。蒋刑房自到监里回复潘三去了。

①〔追个像〕亡者生前没有留下像，使画师事后根据相貌大概追摹补画遗像。 ②〔勋戚〕勋官或皇戚，他们的子弟有承袭世职或做官或进国子监读书的特别待遇，即荫袭或世袭。 ③〔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 ④〔中堂〕唐设政事堂于中书省，由宰相负责，因此称宰相为中堂。明清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也称中堂。

匡超人取定了结，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时先包了一只淌板船^①的头舱，包到扬州，在断河头上船。上得船来，中舱先坐着两个人：一个老年的，茧绸直裰，丝绦朱履；一个中年的，宝蓝直裰，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见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问起姓名。那老年的道：“贱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听见景兰江说过的，便道：“久仰。”又问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此位冯先生，尊字琢庵，乃此科新贵，往京师会试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进京么？”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边芜湖县地方寻访几个朋友，因与冯先生相好，偶尔同船；只到扬州，弟就告别，另上南京船，走长江去了。先生仙乡贵姓？今往那里去的？”匡超人说了姓名。冯琢庵道：“先生是浙江选家。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②、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冯琢庵又问道：“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何如？”匡超人道：“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唯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

（节选自《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和第二十回“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赏析

匡超人的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看看眼前的匡超人，我们不能不佩服老人的睿智。贪图功名富贵的心重了，就会添出一些势利之见，在现实的回报和前途的幻影中迷失自己的本性，最终堕入无聊、无价值的泥淖，甚至迷乱至极，丧失起码的自知，成为无耻之徒。

作者着力刻画了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匡超人知道潘三坏事儿后那种紧张劲儿，吓唬老婆时那种蛮横不讲理劲儿，停妻再娶时那种厚颜无耻劲儿，以及点了学后那种不可一世劲儿，都写得很到位。

最后一段，匡超人吹嘘曾经选过九十五种制艺选本，风行海内，连“外国都有”（大概外国也以八股取士）；北方五省读书人都拜“先儒匡子之神位”，被当场拆穿还嘴硬；讥讽当日恩人马纯上。这个场面把匡超人的丑陋嘴脸点染到了极致，他的故事也就此戛然而止。

①〔淌（tǎng）板船〕专门走长途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

②〔墨卷〕明代乡试、会试的场内考试，考生一律用墨笔

缮写，考生的考卷即称墨卷。



思考

- 一 匡超人是怎样为自己的无耻行为开脱辩解的？这是他自欺欺人还是真的相信社会本该如此？
- 二 课文对匡超人进京再娶有一段心理描写，对牛布衣拆穿他错解“先儒”有一段语言描写，从这两处描写中可以看出匡超人是怎样一个人？联系背景想一想，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用意是什么？



链接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 鲁迅著 《鲁迅学术论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 吴组缃著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清代小说史》第六章“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张俊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是由少数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为轴心而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格局。《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很难设想它还有可能以一个家庭、或几个主要人物构成首尾连贯的故事，完成作者的审美命题。如果那样，就有可能把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种种行为集中在几个人身上，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锦。《儒林外史》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的独特形式。它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

（摘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7.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六十回，展开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晚清社会生活画卷。它讲述了几十个官场故事、穿插了八百多个人物，揭露了官场腐败堕落、徇私舞弊、钻营谄媚、卑鄙齷齪的种种丑陋行为及其运行机制，使晚清社会的腐化崩溃如在眼前，是典型的近代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通过讲述故事为我们揭露了许多官场“规则”：

其一，做官就意味着捞钱。金钱支配着官职的选择，官职又是金钱的来源，一句话，官职就像商品一样，是靠买卖来运作的。官的等级不同，标价就不一样。除了明码标价的买官卖官外，私下的疏通也全仗金钱铺路。官场现形记简直就是金钱万能记。

其二，做官就是不要脸。小说中冒得官为了保住冒名的官职，以死相逼将女儿献给上司玩弄；瞿耐庵的老婆费尽周折巴结制台宠爱的丫头，以鸡皮鹤发之老身倒地跪拜自认做干女儿，为丈夫谋得差使，并恬不知耻地四处炫耀；为了争夺一点节礼，随凤占与前任和代理大打出手、毫无体统……这些钻营者们如同一群跳梁小丑，鲜廉寡耻，卑劣低贱，他们的灵魂被官和钱蛀空了。

其三，当官就把民来欺。地方官员诬良为匪，胡统领借机领兵洗劫百姓村庄，无数良民惨遭蹂躏。他还唆使地方官员压制百姓的怨愤，强逼人送“万民伞”。视人民如草芥，以人命来点染自己的官翎，这样的暴虐昏庸之官在小说中又岂止一人！

《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官场内幕五花八门。全书除官场外，主要活动范围还有家庭、娱乐场、军队、洋场、商业界等。官僚们与洋人的接触反映了晚清特殊的时代氛围和尴尬命运。官僚在洋人面前的卑微轻贱，揭露了一种潜在的主奴关系——中国沦为西方人的殖民地，西方人成了官僚们在皇家之外的又一个主子。而家庭和妓院是官僚活动空间的延伸，其中上演的女性故事也如同官场竞争的参照。妻妾们明争暗斗、争宠结势，也是为了靠近财富和权势；妓女们希望笼络客人不仅为了金钱、享乐，还希望早日进入某家某室。唯一想象不同的是，女人的武器是色而不是金钱。所以，书中多次表达出官如同妓的观念。

《官场现形记》在故事描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创造性，特别是它纯熟的讲故事的技巧，很符合爱听故事者的口味，在故事背后，还有细致入微的社会分析，可以让我们在故事中洞悉社会人生。



兄弟阅墙

某官马上就要离任了，临走之前决定大捞一把，公开卖官。本来兄弟俩狼狈为奸，却不想反目成仇，闹得人仰马翻，丑态毕露……

却说三荷包回到衙内，见了他哥，问起“那事怎么样了”。三荷包道：“不要说起，这事闹坏了！大哥，你另外委别人罢，这件事看上去不会成功。”藩台一听这话，一盆冷水从头顶心浇了下来！呆了半晌，问：“到底是谁闹坏的？由我讨价，就由他还价；他还过价，我不依他，他再走也还像句话。那里能够他说二千就是二千，全盘都依了他？不如这个藩台让给他做，也不必来找我了。你们兄弟好几房人，都靠着我老大哥一个替你们一房房的成亲，还要一个个的捐官。老三，不是我做大哥的说句不中听的话：这点事情也是为的大家，你做兄弟的就是替我出点力也不为过，怎么叫你去说说就不成功呢？况且姓倪的那里，我们司里多少银子在他那里出出进进，又不要他大利钱，他也有得赚了。为着这一点他就拿把^①，我看来也不是甚么有良心的东西！”原来三荷包进来的时候，本想做个反跌文章，先说个不成功，好等他哥来还价，他用的是“引船就岸”的计策。先看了他哥的样子，后来又说什么由他还价，三荷包听了满心欢喜，心想这可由我杀价，这叫做“里外两赚”。及至听到后一半，被他哥埋怨了这一大篇，不觉老羞成怒。

本来三荷包在他哥面前一向是极循谨的；如今受他这一番排揎，以为被他看出隐情，叫他容身无地，不禁一时火起，就对着他哥发话道：“大哥，你别这们说。你要这们一说，咱们兄弟的账，索性大家算一算。”何藩台道：“你说甚么？”三荷包道：“算账！”何藩台道：“算甚么账？”三荷包道：“算分家账！”何藩台听了，哼哼冷笑两声道：“老三，还有你二哥、四弟，连你弟兄三个，那一个不是在我手里长大的？还要同我算账？”三荷包道：“我知道的。爸爸不在的时候，共总剩下也有十来万银子。先是你捐知县，捐了一万多，弄到一个实缺；不上三年，老太太去世，丁艰下来，又从家里搬出二万多，弥补亏空：你自己名下的，早已用过头了。从此以后，坐吃山空，你的人口又多，等到服满，又该人家一万多两；凭空里知县不做了，忽然想要高升，捐甚么知府，连引见^②走门子，又是二万多。到省之后，当了三年的厘局总办；在人家总可以剩两个，谁知你还是叫苦连天，论不定是真穷还是装穷。候补知府做了一阵子，又厌烦了，又要过甚么班^③。八千两银子买一个密保，送部引见；又是三万两，买到这个盐道：那一注不是我们三个的钱。就是替我们成亲，替我们捐官，我们用的只好算是用的利钱，何曾动到正本。现在我们用的是自家的

①〔拿把〕摆架子，有所倚恃而故意刁难人。 ②〔引见〕清代制度。较低级官员在上任以前，由吏部派员引着去见皇帝，报告姓名、年岁、籍贯，叫做引见。也有现任官员经上级官员保举而引见的。 ③〔过甚么班〕官职之间的调动分为六班，此处应为从知府到道员，应为升班。

钱，用不着你来卖好！甚么娶亲，甚么捐官，你要不管尽管不管，只要还我们的钱！我们有钱，还怕娶不得亲，捐不得官！”何藩台听了这话，气得脸似冬瓜一般的青了；一只手络着胡子，坐在那里发楞，一声也不言语。

三荷包见他哥无话可说，索性高谈阔论起来。一头说，一头走，背着手，仰着头，在地下踱来踱去。只听他讲道：“现在莫说家务，就是我做兄弟的替你经手的事情，你算一算：玉山的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霭甫六千四；新畲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陵卢子庭，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亦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账的。这些钱，不是我兄弟替你帮忙，请教那里来呢？说说好听，同我二八、三七，拿进来的钱可是不少，几时看见你半个沙壳子漏在我手里？如今倒同我算起账来了。我们索性算算清。算不明白，就到南昌县里，叫蒋大化替我们分派分派；蒋大化再办不了，还有首府、首道；再不然，还有抚台；就是京控^①亦不要紧。我到那里，你就跟我那里。要晓得兄弟也不是好欺侮的！”三荷包越说越得意，把个藩台白瞪着眼，只是吹胡子，在那里气得索索的抖。楞了好半天，才喘吁吁的说道：“我也不要做这官了！大家落拓大家穷，我辛辛苦苦，为的那一项！爽性自己兄弟也不拿我当作人，我这人生在世上还有甚么趣味！不如剃了头发当和尚去，还落个清静！”三荷包说道：“你辛辛苦苦，到底为的那一项？——横竖总不是为的别人。你说兄弟不拿你当人，你就该应摆出做哥子的款来！你不做官，你要做和尚，横竖随你自家的便，与旁人毫不相干。”

何藩台听了这话，越想越气。本来躺在床上抽大烟，站起身来，把烟枪一丢，豁琅一声，打碎一只茶碗，泼了一床的茶，褥子潮了一大块。三荷包见他来的凶猛，只当是他哥动手要打他。说时迟，那时快，他便把马褂一脱，卷了卷袖子，一个老虎势，望他哥怀里扑将来。何藩台初意丢掉烟枪之后，原想奔出去找师爷，替他打禀帖给抚台告病。今见兄弟撒起泼来，一面竭力抵挡，一面嘴里说：“你打死我罢！”起先他兄弟俩斗嘴的时候，一众家人都在外间，静悄悄的不敢则声。等到后头闹大了，就有几个年纪大些的二爷进来相劝老爷放手；一个从身后抱住三老爷，想把他拖开，谁知用了多大的力也拖不开。还有几个小跟班，不敢进来劝，立刻奔到后堂告诉太太说：“老爷同了三老爷打架，拉着辫子不放。”太太听了，这一吓非同小可！也不及穿裙子，也不要老妈子搀，独自一个奔到花厅。众跟班看见，连忙打帘子让太太进去。只见他哥儿俩还是揪在一块，不曾分开。太太急得没法，拼着自己身体，奔向前去，使尽生平气力，想拉开他两个。那里拉得动！一个说：“你打死我罢！”一个说：“要死死在一块儿！”太太急得淌眼泪说：“到底怎么样！”嘴里如此说，心上到底帮着自己的丈夫，竭力的把他丈夫往旁边拉。何藩台一看太太这个样子，心早已软了，连忙一松手，往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

那三荷包却不提防他哥此刻松手，仍旧使着全副气力往前直顶；等到他哥坐下，他却

①〔京控〕百姓有了冤屈，经地方高级官署处理仍不能公平解决时，可以到京师刑部、都察院等机关去申诉，叫做京控。



扑了一个空，齐头拿头顶在他嫂子肚皮上。他嫂子是女人，又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本是没有气力的，被他叔子一头撞来，刚正撞在肚皮上。只听得太太啊唷一声，跟手咕咚一声，就跌在地下。三荷包也爬下了，刚刚磕在太太身上。何藩台看了，又气又急：气的是兄弟不讲理；急的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自己已经一把胡子的人了，这个填房太太是去年娶的，如今才有了喜，倘或因此小产，那可不是玩的。当时也就顾不得别的了，只好亲自过来，一手把兄弟拉起，却用两只手去拉他太太。谁知拉死拉不起。只见太太坐在地下，一手摸着肚皮，一手托着腮，低着头，闭着眼，皱着眉头；那头上的汗珠子比黄豆还大。何藩台问他怎样，只是摇头说不出话。何藩台发急道：“真正不知道我是那一辈子造下的孽，碰着你们这些孽障！”三荷包见此光景，搭讪着就溜之乎也。

（节选自《官场现形记》第五回“藩司卖缺兄弟失和县令贪赃主仆同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赏析

何藩台明码标价卖官，他的弟弟做个黑中介，两头搜刮。金钱是联系兄弟亲情的纽带，当这条纽带破裂时，三荷包竟然撕破脸皮威胁起主事的哥哥来。哥俩不顾脸面体统，徒手相搏，真真让人笑掉大牙。

作者在讲述这段故事时较多借助于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使整个故事显得生动逼真，有声有色。如何藩台听到三荷包说事不成时先是后悔、惋惜、羞怒，渐渐诉苦转嫁危机，埋怨起三荷包有鬼，最后又痛骂泥菩萨。听到三荷包长篇大论，他大约是理亏，“白瞪着眼，只是吹胡子，在那里气得索索的抖”，这个描写也很有表现力。接着兄弟俩动起真格儿、打起来的时候，写得更热闹了……足见作者描绘人物、运用语言的高超技巧。

思考

- 一 兄弟俩因为什么闹翻？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 二 课文对三荷包兄弟大打出手的描写非常生动，其中描写跟班的拉架和三荷包撞倒有孕在身的嫂子，更是异常精彩。请仔细品味其表达效果。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 鲁迅著 《鲁迅学术论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晚清小说史》第二章第一节之“二、《官场现形记》——改革背景下对官僚体制的谛察” 欧阳健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晚清小说史》第二十一章“官僚生活的暴露” 阿英著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五单元

家族的记忆



讲述家族兴衰的故事，反映一个特定时代中几代人的关系，从他们各自的活动中认识他们所选择的命运，并由此把笔触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题材的小说在中国文学长廊中可谓是蔚为大观。尤其是对于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来说，一方面继承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描绘家族生活场景的写作技巧，一方面又站在时代思潮的新起点上，反思和批评旧宗族家庭中的伦理价值与道德规范，因此从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来说，作家们都更有把握创作出比较优秀的作品。假如从题材上来细数家族小说，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这个光辉的创作录延伸到当今的文学家那里，像张炜的《古船》《柏慧》、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作家们用独特的笔调，糅合了日常生活与历史传奇，使得这一类小说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过去，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亲族繁密的世界里面，儒家思想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此产生的基本生活行为准则，约束着家族上上下下每个成员的言行举止。知书达理的年轻人要谨慎地遵从长辈的命令，虔诚的长辈们要率领晚辈们去祭拜更古老的祖先；家谱上流水账一样地记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姓名，如果可以加官进爵，会被称赞是“光宗耀祖”和“恩荫子孙”。然而在

封建制度面临分崩瓦解的中国社会生活中，这一切越来越失去实际的效力和威严了。在封建社会末期，中国这栋古老“宅院”中的年轻人感到难以呼吸，无论是像高觉慧这样锦衣玉食的豪门巨子，还是像黑娃那样出身于长工家的淳朴乡野少年，都再也不肯像他们的父兄那样做一个服从的牺牲品。而封建宗族制度的维系者和统治者，他们的思想性格可能更为复杂、矛盾，也许会像高老太爷那样腐朽不化，或是像白嘉轩、朱先生那样锐意复兴，但是他们面对家族的衰落却是同样地力不从心，徒然以各色的形容留存在小说里面，交汇成这段古老记忆中残余的精神画像。

人教版®

8. 《家》



巴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他在《自传》里说：“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他希望用小说揭示这些现实问题，号召青年与旧家族决裂，走向社会，征服“生活的激流”。

《家》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典型人物。其中，高老太爷是封建大家庭的最高统治者，他面目严厉、恪守祖训，然而又年迈衰老，如同旧制度一样行将就木。他以“显亲耀祖”的目标要求儿孙们服从，对克安、克定兄弟俩败坏家产、坐吃山空的行为怒不可遏，导致一病不起。他在临终前方感到他一生想要维持的家族声望是一场虚幻的梦，然而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他却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觉新是处在新旧两种力量夹缝间的悲剧人物。他接受过新知识、新文化的洗礼，然而在感情上依然顺从和留恋旧家庭对他的安排和要求。他用当时社会上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把新思想和家族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凡事他力图作中间的调和人，企图以委曲求全的懦弱原则，化解大家庭的种种矛盾。最后酿成的一系列悲剧，使得觉新开始发生转变，走向反抗的道路。

觉慧是对立于他的祖父的封建专制的反抗者，巴金在觉慧身上寄托了对青春的赞美和对生活的信念。他热情地投入革命活动，编辑进步刊物；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勇敢并真诚地向丫环鸣凤表示自己纯洁的爱情。鸣凤之死使得觉慧在悲哀后更加充满热情和叛逆精神，最终走向奔赴光明的道路。虽然觉慧身上还表现出很多幼稚、单纯的地方，然而这正是五四一代进步青年的精神特征，所以才更为生动真实。

《家》这部小说还以同情和赞美的笔触描绘了几位生活在压抑中却美丽而伟大的女性形象，这表现在鸣凤、瑞珏、梅芬的悲剧中。作者以内心独白、梦境幻影来渲染鸣凤投湖前的深情与绝望，又使用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鸣凤之死，使读者如同身临亲历一般，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小说人物的命运联系起来。梅芬是一个温顺驯良的小姐，不能如鸣凤一样敢于以身殉情，而是像觉新那样顺从礼教家训，最后寂寞凄凉地死去；瑞珏是觉新的妻子，是高家温文厚道、端庄善良的女主人，却因为要避免所谓“血光之灾”而受折磨乃至难产死去。这三个女性的死是小说的三个矛盾冲突的高潮，使得还在顺从的青年开始觉醒，使得已经觉醒的青年和旧家庭决裂。



祖孙之间

参加学生运动的觉慧，被大家长高老太爷叫去训话。也许新与旧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冲突吧……

一天下午觉慧在学生联合会开过会回家，在大厅上碰见陈姨太的女佣钱嫂。钱嫂说：“三少爷，老太爷喊你，我到处找过了。你快去。”他就跟着钱嫂到了祖父的房里。

早过了六十岁的祖父躺在床前一把藤椅上，身子显得很长。长脸上带了一层暗黄色。嘴唇上有两撇花白的八字胡。头顶光秃，只有少许花白头发。两只眼睛闭着，从鼻孔里微微发出来一点声息。

觉慧定睛望着这个在假寐中的老人。他惶恐地站在祖父面前，不敢叫醒祖父，自己又不敢走。起初他觉得非常不安，似乎满屋子的空气都在压迫他，但是他只得静静地立在这里，希望祖父早些醒来，他也可以早些出去。后来他的惶恐渐渐地减少了，他便注意地观察祖父的暗黄色的脸和光秃的头顶。

自从他有记忆以来，他的脑筋里就有一个相貌庄严的祖父的影子。祖父是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他跟祖父见面时很少谈过五句以上的话。每天早晚他照例到祖父房里去请安两次。此外，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见祖父走来，就设法躲开，因为有祖父在场，他感觉拘束。祖父似乎是一个完全不亲切的人。

现在祖父在他的眼前显得非常衰弱，身子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从微微张开的嘴里断续地流出口水来，把颌下的衣服打湿了一团。“爷爷不见得生来就是古板不近人情的吧。”他心里这样想。于是一首旧诗浮上了他的心头：“不爱浓妆爱淡妆，天然丰韵压群芳，果然我见犹怜汝，争怪檀郎^①兴欲狂。”他念着亡故的祖母赠给某校书^②的诗句（这是他前些时候在祖母的诗集里读到的），眼前马上现出了青年时代的祖父的面影。他微微地笑了。“爷爷从前原也是荒唐的人，他到后来才变为道貌俨然的。”他又记起来：在祖父自己的诗集里也曾有不少赠校书的诗句，而且受他赠诗的，又并不止某某校书一个人。他又想：“这是三十岁以前的事。大概他上了年纪以后，才成了讲道德说仁义的顽固的人物。”但是……近年来，祖父偶尔也跟唱小旦的戏子往来，还有过一次祖父和四叔把一个出名的小旦叫到家里来化装照相，他曾亲眼看见那个小旦在客厅里梳头擦粉。这样的事在省城里并不奇怪。便是不久以前，几位主持孔教会以“拼此残年极力卫道”的重责自任的遗老也曾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地发表了梨园榜，点了某某花旦做状元呢。据说这是风雅的事。祖父原也是名士，印过两卷《遁斋诗集》送朋友，又喜欢收藏书画，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免俗。

①〔檀郎〕晋代潘安，仪容秀美，他小名是檀奴。后来人们用“檀郎”作为女子心上人的代称。②〔校书〕唐代著名的艺妓薛涛，诗才高卓，被大臣武元衡推举为校书郎。此后多以“校书”代指妓女。

“但是风雅的事又怎么能够同卫道的精神并存不悖呢？”这就是他的年轻的心所不了解的了。

祖父还有一个姨太太。这个女人虽然常常浓妆艳抹，一身香气，可是并没有一点爱娇。她讲起话来，总是尖声尖气，扭扭捏捏。她是在祖母去世以后买来服侍祖父的。祖父好像很喜欢她，同她在一起过了将近十年。她还生过一个六叔，但是六叔只活到五岁就生病死了。他想起祖父具着赏玩书画的心情同这个姨太太在一起生活的事，不觉哑然失笑了。

“人就是这样矛盾的吧。”他想着，觉得更不了解祖父了。他越研究，越不了解，在他的眼里祖父简直成了一个谜，一个解不透的谜。……

祖父忽然睁开了眼睛，看了他一下，露出惊讶的眼光，好像不认识他似的，挥着手叫他出去。他很奇怪，为什么祖父把他唤来，让他站了许久，并不对他说一句话，便叫他出去。他正要开口问，忽然注意到祖父的脸上现出了不高兴的神气，他明白多嘴反会招骂，于是静悄悄地向外面走去。

他刚走到门口，又听见了祖父的声音：

“老三，你回来，我有话问你。”

他应了一声，便转身走到祖父的面前。

“你到哪儿去了？先前喊你好久都找不到你！”祖父的声音又干燥，又严厉。祖父已经坐起来了。

这句问话把他窘住了。他想不到祖父会这样问他，事前不曾把答话预备好。他知道他不能告诉祖父说他从学生联合会回来，但是他临时编造不出一句普通的答话。祖父的严厉的眼光射在他的脸上。他红着脸，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我去看一个同学去了。”

祖父冷笑了一声，威严的眼光在他的脸上扫来扫去，然后说：“你不要扯谎，我都晓得了。他们都对我说了，这几天学生跟军人闹事，你也混在里头胡闹……学堂里不上课，你天天不在家，到什么学生联合会去开会……刚才陈姨太告诉我，说有人看见你在街上散什么传单……本来学生就太嚣张了，太胡闹了，今天要检查日货，明天又捉商人游街，简直目无法纪。你为什么也跟着他们胡闹？……听说外面的风声很不好，当局对于学生将有大不利的举动。像你这样在外面胡闹，看把你这条小命闹掉！”祖父骂了几句，又停顿一下，或者咳几声嗽。觉慧答应着，他想分辩几句，但是他刚刚开口，又被祖父抢着接下去说了。祖父说到最后，终于发出了一阵咳嗽。陈姨太带着一股脂粉香，扭扭捏捏地从隔壁房里跑过来，站在旁边给祖父捶背。

祖父慢慢地止住了咳嗽，看见他还站在面前，便又动气地说：“你们学生整天不读书，只爱闹事。现在的学堂真坏极了，只制造出来一些捣乱人物。我原说不要你们进学堂的，现在的子弟一进学堂就学坏了。你看，你五爸没有进过洋学堂，他书也读得不错，字也比你们写得好。他一天就在家读书作文，吟诗作对，哪儿像你这样整天就在外头胡闹！你再像这样闹下去，我看你会把你这条小命闹掉的！”

“并不是我们爱闹事，我们本来在学堂里头好好地读书，我们这回的运动也不过是自



卫的运动。我们无缘无故地挨了打，当然不肯随便了结……”觉慧忍住气和平地分辩道。

“你还要强辩！我说你，你居然不听！……从今天起我不准你再出去闹事……陈姨太，你去把他大哥喊来。”祖父颤巍巍地说着，又开始大声咳嗽，一面喘着气，吐了几口痰在地上。

“三少爷，你看你把你爷爷气成这个样子。请你少说几句，好让他将息一会儿！”陈姨太太起粉脸对觉慧说。觉慧知道她的话里有刺，但是在祖父面前，他不好发作，便掉开脸不说话，暗暗地用力咬自己的嘴唇皮。

“陈姨太，你去把他大哥，还有克明，给我一起喊来！”祖父停止了咳嗽，又说。

陈姨太答应一声走出去了，剩下他面对面地站在祖父的面前。

祖父不再说什么，似乎气也平了一点，他的老年的模糊的眼光无目的地向四处移动，后来他便把眼睛闭上了。

觉慧把他的坚定的眼光盯在祖父的身上。他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似乎有许多东西沉重地压在他的年轻的肩上。他抖动着身子，想对一切表示反抗。

然而陈姨太进来了。那张颧骨高、嘴唇薄、眉毛漆黑的粉脸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她带进来一股刺鼻的香风。接着他的大哥也进来了。他们弟兄交换了一瞥不愉快的眼光。觉新马上知道觉慧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面，便平静地走到祖父面前去。

祖父听见脚步声，已经睁开了眼睛，他看见觉新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便问陈姨太道：“三老爷呢？”他听见陈姨太回答：“三老爷到律师事务所去了。”他骂一句：“他一天就只晓得替别人打官司，不管家里的事情！”然后又吩咐觉新道：“我把你三弟交给你，你好好管他，不要放他出去。倘若他跑出去了，我就问你要人。”祖父的声音虽然严厉，但是比先前温和多了。

觉新唯唯应着，做出很恭顺的样子，一面偷偷地看觉慧，给他做眼色，叫他不要再开口。觉慧也没有什么表示。

“好，你带他出去吧，我给他闹够了。”祖父歇了半晌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便又把眼睛闭上了。

觉新依旧唯唯地应着，一面向觉慧做了一个手势，于是两个人悄悄地走了出来。

（节选自《家》第九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赏析

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象征，觉慧是反抗封建专制的进步青年，但是这祖孙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守旧与革命、压迫与抗争这样简单的教条所能概括得了的。在觉慧的眼前，祖父是身体衰弱、行将就木的老人，在他的记忆与想象中，祖父曾经青春年少、荒唐放纵过。是什么使衰朽的老者具有

辖制家族的专制力量？又是什么使曾经充满活力和情趣的读书人成为“讲道德说仁义的顽固人物”？觉慧在惶惑、在思考，他要反抗的并不是祖父，而是造成祖父这“整整一代人”背后的东西。觉慧朦朦胧胧感到某种觉醒，产生某种意识，“年轻的肩上”压着更沉重的东西，要担负起某种责任和使命。

选文主要通过觉慧的心理活动，描写祖孙之间那种微妙的既充满对立又充满关爱的亲情关系。

思考

- 一 高老太爷现在如此严厉，甚至有些面目可憎，是什么原因使他蜕变成这个样子？虚弱的老者代表着专制的权威，具有怎样的讽刺意义？
- 二 根据课文对觉慧和觉新言行和心理的描写，分析一下他们的性格特征。
- 三 读过课文，你对这个“家”有什么感受？



《巴金的梦——巴金的前半生》 陈丹晨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人格的发展：巴金传》 陈思和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巴金小说人物论》 宋曰家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经过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

我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像个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三四十年前读者就给我来信，要求指明出路，可是我始终在作品里呼号，呻吟，让小说中的人物绝望地死去，让寒冷的长夜笼罩在读者的心上。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他们最初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東西，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至于今天，那更明显，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

（摘自巴金《〈家〉重印后记》，197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



第六单元

女性的声音



五四时代，新文化人刘半农发明了“她”字，女性因此获得了区别于男性之“他”的身份标识。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历史舞台上，一批现代女作家，如陈衡哲、冰心、庐隐、凌叔华、白薇、丁玲、萧红、苏青等，相继“浮出历史地表”。80年代以后，文学写作重新掀起高潮，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池莉、方方、残雪、陈染、林白等，又一个庞大的女性作家群体在当代文坛上崛起。她们从女性意识与审美的角度摹写社会人生，表现女性的生活。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长廊里，不乏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但就对女性的体认以及女性心理的把握而言，女性作家拥有男性作家所不及的细腻与温婉；而两千年来沉默在男权社会与宗法制度之下的女性，终于获得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这也使得“女性作家写女性”成为现代中国独特而意义非凡的文化现象。本单元所选的萧红、王安忆的两部代表作品，将呈现出这一现象的大致脉络。

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她对故乡与童年的追忆之作，其中“小团圆媳妇”凄惨的故事，揭示出女性挣扎在艰辛生活与传统习俗之中的不幸；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一个女人的一生讲述了一座城市的故事，对于城市的体验，与女性关于日常生活的操持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

与男性作家笔下热闹的武侠故事或是绵长的家族记忆

相比，“她”们的世界，似乎要安静和小巧得多。然而，并非“男性”的豪放必然对应着“女性”的婉约，并非“他”们在完成宏大的家国叙事之后，留给“她”们的就只有富于细节的日常生活。《呼兰河传》浸透了萧红的忧伤，但也贯彻着她对历史惰性与国民劣根性的忧患；《长恨歌》中堆砌着生活的细节，然而亦掩饰不住王安忆要为“上海”代言并重构历史的宏愿。温婉之中有凌厉，细节的背后有大关怀，这是萧红、王安忆的共同特质：她们在各自的小说里妥帖地表达了女性的独特关怀，同时也卓越地书写了普遍的人性和她们的时代；她们之间，也许有着文学传统或是表达方式上的传承，但她们更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各自风格的独立与自觉。

人教版®

9. 《呼兰河传》



呼兰河是一个并不繁华的北方小城，呼兰河人的生活因循麻木，波澜不惊。卖豆芽菜的王寡妇死了独子依然卖豆芽菜，虽然疯了；扎彩铺的伙计们扎出了富丽的阴宅，也依然在人间辛苦地生老病死；小胡同里一篮麻花，可以惹出一家小孩的追打；一块豆腐也能为人们的晚餐锦上添花……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呼兰河还有不少“盛举”，如跳大神，放河灯，唱野台子戏，逛娘娘庙大会等，呼兰河人也乐此不疲。

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住着“我”的祖父。祖父是一个童心未泯的慈祥老人，“我”和祖父在后花园里栽花，拔草，铲地，追蜻蜓，捉蚂蚱，“我”跟着祖父念诗，祖父为“我”烧做的香喷喷的小猪……有祖父伴随的童年生活绚烂无边。后花园之外，“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它的四围住着各样穷苦的租户，他们都活得含辛茹苦、战战兢兢。

小说命名为“呼兰河传”，但作为“传记”所应有的时间流动却是付之阙如的。小说基本上由零碎的细节和片段的画面组成，各章之间的结构方式也是绘画式的：前两章从“平凡生活”和“精神盛举”的层面对呼兰河作了全景勾勒，三、四两章转向自家院落的中景叙述，后三章则分别以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为例对呼兰河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近景描摹。

萧红的写作，与生命同行，唯其如此，《呼兰河传》才有令人眩目的美和感动。然而，这种写作和回忆中的“救赎”，却多少有些许无望。小说寂寞的“尾声”揭示了那个凝固在时间之外的“记忆之城”的虚幻：“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回忆，填补着当下生命的缺失，而回忆之后的空白，却是深入骨髓的寂寞。萧红的写作本身，充满了悲怆的意味，正如她在小说里感慨的呼兰河人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呼兰河传》写作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萧红自身也经历了与爱人分手、受病痛折磨，以及作为庇护者的鲁迅先生去世等一系列重大创痛。小说于1940年12月在香港完稿，1942年1月，萧红即与世长辞。《呼兰河传》可以说是萧红在生命的尽头，对故乡与童年所作的奇异而深情的眷顾。萧红在“尾声”里说：“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为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正如儿时的“我”从储藏室里发掘出各样“宝贝”，让“我”惊异，也让大人感喟，如今在悲壮的斗争年代，萧红也带着“含泪的微笑”回忆着儿时的寂寞小城。写作，成为自我灵魂的拯救方式。

小团圆媳妇之死

小团圆媳妇的出现，让寂寞的呼兰河不再寂寞。小团圆媳妇病了，老胡家夜夜跳起大神来，小团圆媳妇要吃偏方了，云游真人来抽帖儿了，媳妇婆婆们奔忙不迭……波澜不惊的小城，终于激起涟漪。在为小团圆媳妇“治病”的各种招术中，最奇特的莫过于用大缸洗澡，而且是当众洗的……

天一黄昏，老胡家就打起鼓来了。大缸，开水，公鸡，都预备好了。

公鸡抓来了，开水烧滚了，大缸摆好了。

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地来看。我和祖父也来了。

小团圆媳妇躺在炕上，黑乎乎的，笑呵呵的。我给她一个玻璃球，又给她一片碗碟，她说这碗碟很好看，她拿在眼睛前照一照。她说这玻璃球也很好玩，她用指甲弹着。她看一看她的婆婆不在旁边，她就起来了，她想要坐起来在炕上弹这玻璃球。

还没有弹，她的婆婆就来了，就说：

“小不知好歹的，你又起来疯什么？”

说着走近来，就用破棉袄把她蒙起来了，蒙得没头没脑的，连脸也露不出来。

我问祖父她为什么不让她玩。

祖父说：

“她有病。”

我说：

“她没有病，她好好的。”

于是我上去把棉袄给她掀开了。

掀开一看，她的眼睛早就睁着。她问我，她的婆婆走了没有，我说走了，于是她又起来了。

她一起来，她的婆婆又来了。又把她给蒙了起来说：

“也不怕人家笑话，病得跳神赶鬼的，哪有的事情，说起来，就起来。”

这是她婆婆向她小声说的，等婆婆回过头去向着众人，就又那么说：

“她是一点也着不得凉的，一着凉就犯病。”

屋里屋外，越张罗越热闹了，小团圆媳妇跟我说：

“等一会你看吧，就要洗澡了。”

她说着的时候，好像说着别人的一样。

果然，不一会工夫就洗起澡来了，洗得吱哇乱叫。

大神打着鼓，命令她当众脱了衣裳。衣裳她是不肯脱的。她的婆婆抱住了她，还请了



几个帮忙的人，就一齐上来，把她的衣裳撕掉了。

她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所以一时看热闹的姑娘媳妇们，看了她，都难为情起来。

很快地小团圆媳妇就被抬进大缸里去。大缸里满是热水，是滚热的热水。

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安稳地在大缸里边站着，她再不往外边跳了，大概她觉得跳也跳不出来了。那大缸是很大的，她站在里边仅仅地露着一个头。

我看了半天，到后来她连动也不动，哭也不哭，笑也不笑。满脸的汗珠，满脸通红，红得像一张红纸。

我跟祖父说：

“小团圆媳妇不叫了。”

我再往大缸里一看，小团圆媳妇没有了。她倒在大缸里了。

这时候，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是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

（小团圆媳妇还活着的时候，她像要逃命似的前一刻她还求救于人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忙她，把她从热水里解救出来。）

（现在她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要求了。可是一些人，偏要去救她。）

（把她从大缸里抬出来，给她浇一点冷水。这小团圆媳妇一昏过去，可把那些看热闹的人可怜得不得了，就是前一刻她还主张着用热水浇哇！用热水浇的人，现在也心痛起来。怎能够不心痛呢，活蹦乱跳的孩子，一会工夫就死了。）

小团圆媳妇摆在炕上，浑身像火炭那般热，东家的婶子，伸出一双手来，到她身上去摸一摸，西家大娘也伸出手来到她身上去摸一摸。

都说：

“哟哟，热得和火炭似的。”

有的说，水太热了一点，有的说，不应该往头上浇，太热的水，一浇哪有不昏的。

大家正在谈说之间，她的婆婆过来，赶快拉了一张破棉袄给她盖上了，说：

“赤身裸体的羞不羞！”

（小团圆媳妇怕羞不肯脱下衣裳来，她婆婆喊着号令给她撕下来了。现在她什么也不知道了，她没有感觉了，婆婆反而替她着想了。）

（大神打了几阵鼓，二神向大神对了几阵话。看热闹的人，你望望他，他望望你。虽然不知道下文如何，这小团圆媳妇到底是死是活。但却没有白看一场热闹，到底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总算是有所得的。）

有的竟觉得困了，问着别人，三道是否打了横锣，说他要回家睡觉去了。

（大神一看这场面不大好，怕是看热闹的人都要走了，就卖一点力气叫一叫座，于是痛打了一阵鼓，喷了几口酒在团圆媳妇的脸上。从腰里拿出银针来，刺着小团圆媳妇的手指尖。）

不一会，小团圆媳妇就活转来了。

大神说，洗澡必得连洗三次，还有两次要洗的。

（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过去了，洗两次又该怎样呢？洗上三次，那可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热闹的人的心里，都满着秘密。）

（果然地，小团圆媳妇一被抬到大缸里去，被热水一烫，就又大声地怪叫了起来，一边叫着一边还伸出手来把着缸沿想要跳出来。这时候，浇水的浇水，按头的按头，总算让大家压服又把她昏倒在缸底里了。）

这次她被抬出来的时候，她的嘴里还往外吐着水。

（于是一些善心的人，是没有不可怜这小女孩子的。）东家的二姨，西家的三婶，就都一齐围拢过去，都去设法施救去了。

她们围拢过去，看看有死没有。（若还有气，那就不用救。若是死了，那就赶快浇凉水。）

（若是有气，她自己就会活转来的。若是断了气，那就赶快施救，不然怕她真的死了。）

小团圆媳妇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

（闹到三更天才散了场。大神回家去睡觉去了。看热闹的人也都回家去睡觉去了。）

（星星月亮，出满了一天，冰天雪地正是个冬天。雪扫着墙根，风刮着窗棂。鸡在架里边睡觉，狗在窝里边睡觉，猪在栏里边睡觉，全呼兰河都睡着了。）

（只有远远的狗叫，那或许是从白旗屯传来的，或者是从呼兰河的南岸那柳条林子里的野狗的叫唤。总之，那声音是来得很远，那已经是呼兰河城以外的事情了。而呼兰河全城，就都一齐睡着了。）

（前半夜那跳神打鼓的事情一点也没有留下痕迹。那连哭带叫的小团圆媳妇，好像在这世界上她也并未曾哭过叫过，因为一点痕迹也并未留下。家家户户都是黑洞洞的，家家户户都睡得沉实实的。）

（团圆媳妇的婆婆也睡得打呼了。）

（因为三更已经过了，就要来到四更天了。）

（第二天小团圆媳妇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第三天，第四天，也都是昏昏沉沉地睡着，眼睛似睁非睁的，留着一条小缝，从小缝里边露着白眼珠。）

（家里的人，看了她那样子，都说，这孩子经过一番操持，怕是真魂就要附体了，真魂一附了体，病就好了。不但她的家里人这样说，就是邻人也都这样说。所以对于她这种不饮不食，似睡非睡的状态，不但不引以为忧，反而觉得应该庆幸。她昏睡了四五天，她家的人就快乐了四五天，她睡了六七天，她家的人就快乐了六七天。在这期间，绝对地没有使用偏方，也绝对地没有采用野药。）

（但是过了六七天，她还是不饮不食地昏睡，要好起来的现象一点也没有。）

（于是又找了大神来，大神这次不给她治了，说这团圆媳妇非出马当大神不可。）



(于是又采用了正式的赶鬼的方法，到扎彩铺去，扎了一个纸人，而后给纸人缝起布袋来穿上，——穿布衣裳为的是绝对地像真人——擦脂抹粉，手里提着花手巾，很是好看，穿了满身花洋布的衣裳，打扮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用人抬着，抬到南河沿旁边那大土坑去烧了。)

(这叫做烧“替身”，据说把这“替身”一烧了，她可以替代真人，真人就可以不死。)

(烧“替身”的那天，团圆媳妇的婆婆为着表示虔诚，她还特意地请了几个吹鼓手，前边用人举着那扎彩人，后边跟着几个吹鼓手，呜呱当，呜呱当地向着南大土坑走去了。)

(那景况说热闹也很热闹，喇叭曲子吹的是句句双。说凄凉也很凄凉。前边一个扎彩人，后边三五个吹鼓手，出丧不像出丧，报庙不像报庙。)

(跑到大街上来观看这热闹的人也不很多，因为天太冷了，探头探脑地跑出来的人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就关上大门回去了。)

(所以就孤孤单单的，凄凄凉凉在大土坑那里把那扎彩人烧了。)

(团圆媳妇的婆婆一边烧着还一边后悔，若早知道没有什么看热闹的人，那又何必给这扎彩人穿上真衣裳，她想要从火堆中把衣裳抢出来。但又来不及了，就眼看着让它烧去了。这一套衣裳，一共花了一百多吊钱。于是她看着那衣裳的烧去，就像眼看着烧去了一百多吊钱。)

(她心里是又悔又恨，她简直忘了这是她的团圆媳妇烧替身，她本来打算念一套祷神告鬼的词句。她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才想起来。但想起来也晚了，于是她自己感到大概要白白地烧了个替身，灵不灵谁晓得呢!)

后来又听说那团圆媳妇的大辫子，睡了一夜觉就掉下来了。

就掉在枕头旁边，这可不知是怎么回事。

她的婆婆说这团圆媳妇一定是妖怪。

把那掉下来的辫子留着，谁来给谁看。

看那样子一定是什么人用剪刀给她剪下来的。但是她的婆婆偏说不是，就说，睡了一夜觉就自己掉下来了。

(于是这奇闻又远近地传开去了。不但她的家人不愿意和妖怪在一起，就是同院住的人也都觉得太不好。)

(夜里关门关窗户的，一边关着于是就都说：

“老胡家那小团圆媳妇一定是个小妖怪。”)

我家的老厨夫是个多嘴的人，他和祖父讲老胡家的团圆媳妇又怎样怎样了，又出了新花头，辫子也掉了。

我说：

“不是的，是用剪刀剪的。”

老厨夫看我小，他欺侮我，他用手指住了我的嘴。他说：

“你知道什么，那小团圆媳妇是个妖怪呀!”

我说：

“她不是妖怪，我偷着问她，她头发是怎么掉了的，她还跟我笑呢！她说她不知道。”

祖父说：“好好的孩子快让他们捉弄死了。”

过了些日子，老厨子又说：

“老胡家要‘休妻’了，要‘休’了那小妖怪。”

祖父以为老胡家那人家不大好。

祖父说：“二月让他搬家。把人家的孩子快捉弄死了，又不要了。”

还没有到二月，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是一个大清早晨，老胡家的大儿子，那个黄脸大眼睛的车老板子就来了。一见了祖父，他就双手举在胸前作了一个揖。

祖父问他什么事。

他说：

“请老太爷施舍一块地方，好把小团圆媳妇埋上……”

祖父问他：

“什么时候死的？”

他说：

“我赶着车，天亮才到家。听说半夜就死了。”

祖父答应了他，让他埋在城外的地边上。并且招呼有二伯来，让有二伯领着他们去。

有二伯临走的时候，老厨子也跟去了。

我说，我也要去，我也跟去看看，祖父百般地不肯。祖父说：

“咱们在家下压拍子打小雀吃……”

我于是就没有去。虽然没有去，但心里边总惦着有一回事。等有二伯也不回来，等那老厨子也不回来。等他们回来，我好听一听那情形到底怎样。

一点多钟，他们两个在人家喝了酒，吃了饭才回来的。前边走着老厨子，后边走着有二伯。好像两个胖鸭子似的，走也走不动了，又慢又得意。

走在前边的老厨子，眼珠通红，嘴唇发光。走在后边的有二伯，面红耳热，一直红到他脖子下边的那条大筋。

进到祖父屋来，一个说：

“酒菜真不错……”

一个说：

“……鸡蛋汤打得也热乎。”

关于埋葬团圆媳妇的经过，却先一字未提。好像他们两个是过年回来的，充满了欢天喜地的气象。

我问有二伯，那小团圆媳妇怎么死的，埋葬的情形如何。

有二伯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

我问：

“有二伯，你多咱死呢？”



他说：

“你二伯死不了的……那家有万贯的，那活着享福的，越想长寿，就越活不长……上庙烧香，上山拜佛的也活不长。像你有二伯这条穷命，越老越结实。好比个石头疙瘩似的，那儿死啦！俗语说得好，‘有钱三尺寿，穷命活不够’。像二伯就是这穷命，穷命鬼阎王爷也看不上眼儿来的。”

到晚饭，老胡家又把有二伯他们二位请去了。又在那里喝的酒。因为他们帮了人家的忙，人家要酬谢他们。

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死了不久，他家的大孙子媳妇就跟人跑了。

奶奶婆婆后来也死了。

他家的两个儿媳妇，一个为着那团圆媳妇瞎了一只眼睛。因为她天天哭，哭她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

另外的一个因为她的儿媳妇跟着人家跑了，要把她羞辱死了，一天到晚地，不梳头，不洗脸地坐在锅台上抽着烟袋，有人从她旁边过去，她高兴的时候，她向人说：

“你家里的孩子，大人都好哇？”

她不高兴的时候，她就向着人脸，吐一口痰。

她变成一个半疯了。

老胡家从此不大被人记得了。

（节选自《呼兰河传》第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赏析

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捉弄以至死去，在小说里有浓墨重彩的渲染，其中，在大缸里用滚烫的开水给她当众洗澡，是最为荒谬和惊心动魄的一幕。小城人的麻木、残忍和愚昧，在这里得到了最严厉的抨击和鞭挞。萧红的笔触，亦因此承接上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

作者的叙述，是不动声色的，但叙述的冷峻恰恰与场景的残酷形成张力。在经过一段长长的对于婆婆的“意识流”般的心理呈现之后，小说此时转入了“白描”，又回到了“我”的儿童视角，作为小女孩的“我”在观看着小团圆媳妇洗澡，并观看着围观洗澡的人们。“我”的眼光是清澈的，只有“我”知道团圆媳妇“没有病”，“她好好的”，也只有“我”明白团圆媳妇的辫子是用剪刀剪的，没有自己掉下来；但“我”又是无力的，“我”被隔离在人群之外，无法改变什么（祖父尚且可以“二月让他搬家”）——是一种没有参与的真正的“观望”。“我”的清澈，洞悉了婆婆的“善举”和二婶三姨的“善心”背后的荒谬，“我”的无力，却使得呼兰河人的救赎变得无望，小说也因此弥漫着无可奈何的微茫的悲哀——有什么比一个小女孩静静地看着一个群体，温情脉脉地扼杀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为悲哀呢？

思考

一 “我”认为小团圆媳妇“没病”，可是大人们却认为她“有病”。她到底有没有“病”？课文这样安

排有什么作用?

- 二 与鲁迅相比,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的国民性批判有哪些不同?是否更多“哀其不幸”,而非“怒其不争”?为什么?扩展阅读小说的其他章节,尤其是关于团圆媳妇婆婆的那一节,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萧萧落红》 季红真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萧红全集》 萧红著 哈尔滨出版社 1991 年版

《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 赵园著 《论小说十家》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萧红小传》 骆宾基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呼兰河传》通过儿时的回忆,描写了北中国呼兰河畔一座小城单调刻板的生活。那里的人,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愚昧、落后、精神麻木,自己制造着一幕幕的悲剧与闹剧。萧红怀着深沉的感情,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善良人民的束缚与戕害。作品笼罩着悒郁低沉的情调。

这部作品,发展了萧红自《蹲在洋车上》以来所表现的艺术特色,并日趋成熟。它感情醇厚,自然潇洒,文笔清丽,色彩丰富。作者寓情于景,着意点染,使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四月十八的娘娘庙会,七月十五的放河灯,以及那充满着神秘情调的“跳大神”,也都写得有声有色,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方色彩,使作品增加了诱人的艺术魅力。茅盾在评论这部作品时,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确实是萧红的一部力作,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摘自王述《萧红和她的文学创作》,载于《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10. 《长恨歌》



《长恨歌》的标题来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诗篇。白居易在他的诗篇中书写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生死缠绵的爱情故事，但王安忆无意于这类凄美爱情的现代演绎，她只是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生活和命运，来表达一个城市的沧桑嬗变，以及她对这种嬗变的哀伤。小说的开头即以“鸽子的眼睛”俯瞰上海：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最后才是作为主人公的王琦瑶。

王琦瑶是典型的弄堂女儿，却是一个非典型的人物形象。王安忆似乎着意将她写得性格扁平：她以上海“三小姐”的方式登场，她的美，是乖、可心、温和、厚道的，对应的是上海生活的“芯子”，是穿衣吃饭，细水长流的日常景致；她虽然命运多舛，却没有多少对于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更不用说反抗；她的卑微出身，她的逆来顺受，她对细节的控制以及对生计的认真，都与上海的城市特质融为一体。王琦瑶是融入上海这座城市背景中的一个存在，换言之，她即是上海的象征：王琦瑶的身上，堆叠着关于上海的各种记忆，她似乎是不老的，这些记忆也就永恒；小说中无论是旧人还是怀旧的人们，他们对王琦瑶的仰慕或爱情，其实就是对上海的怀想和欲望。王安忆说，在《长恨歌》里，她“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她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

上海怀旧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从绘画、电影、文学，到日常消费领域，关于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各种表述层出不穷。外滩建筑、咖啡馆、月份牌……“老上海”的各种物质代码，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时尚。他们依托着这种对于“过去”的发掘，来填补当下文化的缺失，并表达着对于“未来”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长恨歌》似乎应景地为人们提供了怀旧的资料。

如若《长恨歌》里的确有“旧”可怀，王安忆所“怀”的，也是消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中50到70年代的上海“风景”。《长恨歌》中的平安里，代表着王安忆心中的上海“芯子”里的生活：“平安里的一日生计，是在喧嚣之中拉开帷幕；粪车的轱辘声，涮马桶声，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堂里升烟，隔夜洗的衣衫也晾出来了，竹竿交错，好像在烟幕中升旗……窗外是五月的天，风和暖的，夹了油烟和泔水的气味，这其实才是上海芯子里的气味。”

围炉夜话

68

语文选修

中国小说欣赏

这是1957年的冬天。窗外，是激烈动荡的时代；窗内，是几位沉湎往昔安逸的闲人，咫尺之间，仿佛时间停滞了……

临近过年，王琦瑶在炉边用一盘小磨磨糯米粉。她前一夜就将糯米泡上，这时米粒就胀得很鼓。萨沙^①自告奋勇往磨眼里舀米，半勺水半勺米的。毛毛娘舅摇磨，王琦瑶则用石臼舂芝麻，严师母什么也不做，只在嘴里发指令。房间里洋溢着芝麻的香气，恨不能立刻就进嘴的。这时，萨沙体味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丝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萨沙有些感动，甚至变得有些严肃，很虚心地请教为什么要水浸了糯米磨粉的道理，还请教做黑洋沙的方法。她们便一一解释给他听，他一下子成了个乖孩子，人们把他以往的淘气都原谅了。她们向他约定过年时做种种好东西给他吃，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松子糖，一件件，一宗宗，如数家珍一般。萨沙想：这真是一个吃的世界啊，每天忙着做忙着吃就不够的。他不禁感叹地念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严师母嗤一声笑了，说这还只是辛苦的一半呢，还有身上衣的另一半，只怕你萨沙听也没有听说过。一说起衣服，那话就更没得完了。王琦瑶和严师母一人一件地说，眼前像有羽衣霓裳在飞舞。萨沙听得忘了手里的事情，那磨就一圈圈地空转，摇磨的毛毛娘舅也是出了神的。那穿是针针线线、丝丝缕缕织成的世界，多少的心细如发，才可连成周身的美轮美奂。严师母无限感慨地说：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萨沙就问：那么吃呢？严师母摇了一下头，说：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说到这里，严师母不觉有些伤感，声音低了下来。方才还是热烈的劳动场面，这时也沉寂了，磨和石臼发出空洞的声响。芝麻的香气浓得腻人了，乳白的米浆也是腻人的颜色。墙壁和地板上沾着黑色的煤屑，空气污浊而且干燥，炉子里的火在日光下看来黯淡而苍白。一切都有着不洁之感。这不洁索性是一片泥淖倒也好了，而它不是那么脏到底的，而是斑斑点点的污迹，就像黄梅天里的霉。

不过，天黑却将这些遮住了。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物体，空间，声音和气息，全变得隔膜，模糊，不很确定。唯有那炉膛里的火，陡地鲜明起来，热烈起来，激励人的身心。这是火炉边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所有的欲望全

^①〔萨沙〕王琦瑶的情人之一，混血儿。



化为一个相偎相依的需求，别的都不去管它了。哪怕天塌地陷，又能怎么样呢？昨天的事不想了，明天的事也不想了，想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剥着糖炒栗子的壳，炒栗子的香也是深入肺腑。他们说着最最闲来无事的闲话，每一个字都是从心底里吐出来，带着肚腹间的暖意。他们在炉上放了铁锅，炒夏天晒干的西瓜子，掺着几颗大白果。白果的苦香，有一种穿透力，从许多种有名或无名的气息中脱颖而出，带着点醒世的意思，也不去管它。他们全都不计前嫌，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弄不懂为什么要彼此生隙，好都好不过来了。他们简直是柔情蜜意，互相体谅得要命，这真是善解的时刻，除了善解又能做什么呢？外面的冷和黑，都是在给这屋内加温加光的，雪还是不要化的好，要是化尽了，这炉火便也差不多到时候了。他们还是说话，轻言慢语，说的什么，都是说过就忘，这才是心声呢！无痕无迹，却绵绵不尽。他们说的不外乎是炒栗子的甜糯，瓜子的香，白果的苦是一笔带过。他们还说糯米圆子的细滑，酒酿的醇厚，还有酒酿汤里的嫩鸡蛋。好了，天已黑到底了，再黑下去便要亮起来；知心话儿也说到底了，再说下去难免又要隔起来。他们嘴里说着走、走的，就是不走，挪不动脚步似的。他们一边说明天见，一边心里不愿意今夜结束，明天再好，也是个未知未到。今夜就在眼前，抓一把则在手中。给时间做个漏真是对得没法再对，时间真是不漏也漏，转眼间不走也要走。

他们的白天都是打发过去的，夜晚是悉心过的。他们围了炉子猜谜语，讲故事，很多谜语是猜不出谜底的，很多故事没头没尾。王琦瑶说，他们这就像除夕夜的守岁，可他们天天守，夜夜守，也守不住这年月日的。毛毛娘舅说，他们是将夜当成昼的，可任凭他们如何唱反调，总还是日东月西。严师母说他们还像守灵，不过那死去的人是上几辈的高祖，丧事当喜事的。萨沙说他们像西伯利亚的狩猎者，到头却是一场空。他们各形容各的，总之都是爱这样的夜晚，有许多吃食在炉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和细碎的香味，将那世界的缝隙都填满的。这世界的整块砖和整块石头，全是叫这些细碎的填充物给砌牢的。他们在炉边还做着一些简单的游戏，用一根鞋底线系起来挑棚棚。那线棚棚在他们手里传递着，变着花样；最后不是打结便是散了。他们还用头发打一个结，再解开，有的解开，有的折断，还有的越解结越紧。他们有一个九连环，轮流着分来分去，最终也是纠成一团或是撒了一地。他们还有个七巧板，拼过来，拼过去，再怎么千变万化，也跳不出方框。他们动足脑筋，多少小机巧和小聪敏在此生出，又湮灭。这些小东西都是给大东西做肥料的，很多大东西是吃着小东西的尸骸成长的。可别小看这些细碎的小东西，它们哪怕是这世界上的灰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

（节选自《长恨歌》第二部第二章，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赏析

围炉而坐的四个闲人，在经营着一种“螺丝壳”里的“精雕细作的人生”。1957年的“平安里”，成为悬浮在历史深处的幽闭空间，外面的世界天寒地冻，这炉边的小天地却温暖、坚韧，散发着干燥与热气。这是一种属于上海市民的、在大时代里埋头于自己生计的智慧，他们专心致志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各样的吃食上，哪怕“天塌地陷”，这“螺丝壳”里的日子也过得悠然。“有许多吃食在炉上

发出细碎的声音和细碎的香味，将那世界的缝隙都填满的。”——正是这样围炉而坐的琐屑日子，填充了时代的裂缝。战争和革命都不曾将上海的历史切断，只因有这“芯子”里的生活作为底子。

小说对于大时代的交待并不含糊，但细密的日常叙述常常掩盖了时代巨轮的前行，以至阅读中常有恍然若梦、不知今夕何年的错觉。王安忆以细节呈现的日常生活，对抗着编年史的宏大叙述，用小说的形式实践了另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这使得王安忆能够撇开政治动荡与经济变迁的表象，直入时间的本质与内核，从而将一种逝水流年的哀恸，表现得真实而动人。

思考

屋子里的人们，总是重复着无聊的生活，这表现了他们怎样的生存状态？而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人生活的种种细节，又表现了怎样的内在意义？



链接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 王晓明著 《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一篇长恨有风情——读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汪云霞著 《名作欣赏》2000年第2期

《王安忆自选集》1—6卷 王安忆著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海派作家又见传人》 王德威著 《读书》1996年第6期

人教版®



第七单元

情系乡土



一些出身于农村的作家，他们的部分作品以表现农村或者边远城镇的生活为主，所写的多数是普通乡下人的故事。就题材而言，可以归入“乡土小说”的行列。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是指20世纪20年代鲁迅所开创的“乡土小说派”的创作，其代表作家除鲁迅外，还有许杰、彭家煌、王鲁彦等人，作品主要表现为以农民为主的中国农村的生活风貌。后来所说的乡土小说，比如废名、沈从文、沙汀、艾芜、赵树理、柳青、汪曾祺、贾平凹、路遥等人的一些作品，仍然取“乡土”为题，重点则是与乡野风俗、农民境况相关的人事过往、文化情怀和情感记忆。

这里所选的《小二黑结婚》《平凡的世界》两部小说，讲述的正是这些土地上的普通儿女们的故事，正因为他们的普通，更显出生活的本真、简单、质朴的原初要义，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些作为故事原型的人们，多数都已随历史的尘嚣远遁，但他们各自的故事，与那片土地紧密相连的生活与情感的热情却留传了下来。这些作品也是作家本人对于土地的情感载体，书写的是作家曾经咀嚼过的苦楚与温情，是我们平常人不曾体味却值得我们去细细体味的记忆。

11. 《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最具魅力的作品，1943年9月出版，半年间发行4万册，创下了新文学作品在农村畅销流行的新纪录。小说取材于太行山区的辽县（今山西左权）一个农村民兵小队队长岳冬至和俊姑娘智英祥的恋爱悲剧，由于已婚的村长和青救会秘书垂涎于这个俊姑娘，以岳冬至家有9岁的童养媳为理由，暗地开斗争会把他打死。不过赵树理改变了事实上的悲剧结局，让这对有情人终于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结成眷属。《小二黑结婚》的独到之处，在于把两家的父母一辈加以典型化，以致二诸葛、三仙姑成为旧中国农村某类人物的代名词，为愚昧、落后、迷信的农村风习竖起一面富有嘲讽意味的镜子。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农民中的落后人物形象。二诸葛胆小怕事，落后迷信，极力想维护家长制的权威，顽固地反对儿子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结婚。他不同意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的原因是“命相不对”，他相信命运，多年愚昧落后的生活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神卦上。与二诸葛相比，三仙姑则是一个好逸恶劳、作风不正、极其自私的妇女形象。她装神弄鬼更多的是利用这种机会与男人们厮混。当她变成老婆子时，也并没有改掉坏习性，她又利用女儿小芹的美貌吸引后生到她家里来。她不仅忌妒女儿小芹未来的幸福婚姻，而且还贪财出卖女儿。赵树理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小生产者精神的落后、陈腐，说明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势在必行。小二黑和小芹是年轻的进步力量的代表，他们争取婚姻的斗争，展示了新生事物一定战胜旧事物的历史大趋势。

赵树理有着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是一位泥土味很浓的作家。《小二黑结婚》不仅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和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吸收了传统说书艺术的长处，朗朗上口，具有可朗读性。小说很少出现方言、土语和歇后语，而是运用经过精心选择、提炼的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话”，力图用最普通、平常的话语来准确又传神地表现最丰富、复杂的内容。其语言风格在艺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既适合农民大众，又非常个性化，是对五四以来现代白话的深化发展和个性化改造。

《小二黑结婚》风格明快、简约，加上行文中作者那种乐天、深厚而又幽默的性情，很自然地融会在充满泥土味的小说叙事之中，这就使得小说的语言风格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卓然独立，成为赵树理个人创作的标志性作品。



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受到村霸的破坏，他们会争取到美满姻缘吗？……

九、二诸葛的神课

邻居们见是兴旺弟兄^①们捆人，也没有人敢给小二黑讲情，直等到他们走后，才把二诸葛招呼回家。

二诸葛连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睺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哪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他啰里啰嗦念了一大堆，邻居们听了有些厌烦，又给他说了一会宽心话，就都散了。

有事人哪里睡得着？人散了之后，二诸葛家里除了童养媳之外，三个人谁也没有睡。二诸葛摸了摸脸，取出三个制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吓得他面色如土。他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唉！人家把他选成青年队长，我就说过不叫他当，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人家说要按军法处理，要不当队长哪里犯得了军法？”老婆也拍手跺脚道：“小爹呀！谁知道你要闯这么大的事啦？”大黑劝道：“不怕！事已经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么大罪！既然他们送到区上了，我先到区上打听打听！你们都睡吧！”说着点了个灯笼就走了。

二诸葛打发大黑去后，仍然低头细细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会，远远听着有个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会就来到窗下，一推门就进来了。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带哭带闹说：“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哪里了？还我……”二诸葛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正赶上出气，从炕上跳下来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个孩子勾引坏，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两人就也到区上说说理！”两个女人滚成一团，二诸葛一个人拉也拉不开，也再顾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见二诸葛老婆已经不顾了命，自己先胆怯了几分，不敢恋战，吵闹了一会挣脱出来就走了。二诸葛老婆追出门来，被二诸葛拦回去，还骂个不休。

^①〔兴旺弟兄〕即兴旺、金旺，是村里的两个恶霸，当时兴旺为武委会主任，金旺为村政委员。他俩都垂涎于小芹的美色，都在小芹那边碰了钉子。

十、恩典恩典

二诸葛一夜没有睡，一遍一遍念：“大黑怎么还不回来，大黑怎么还不回来。”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走到半路，远远看见大黑、三个民兵已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他远远就喊叫道：“大黑！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大黑说：“没有事！不怕！”说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员跟三个民兵先走了。大黑告诉交通员说：“这就是我爹！”又向二诸葛说：“区上添传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没有事！二黑跟小芹两个人，一到区上就放开了。区上早就说兴旺跟金旺两个人不是东西，已经把他两个人押起来了，还派助理员到咱村开大会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证据。我赶到那里人家就问罢了，听说区上还许咱二黑跟小芹结婚。”二诸葛说：“不犯罪就好，结婚可不行，命相不对！你没有听说添传我做什么？”大黑说：“不知道，大约也没有什么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说。”交通员说：“老汉！这就算见了你了！你去吧，我再传那一个去！”说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

十一、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寻二诸葛，一来为的是逞逞闹气的本领，二来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实让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所以跟二诸葛老婆闹了一阵之后，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迟，于福虽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没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



饭；饭快成的时候，三仙姑慢慢起来梳妆。于福问道：“不去打听打听小芹？”她说：“打听她做甚啦？她的本领多大啦？”于福也再没有敢说什么，把饭菜做成了放在炉边等，直等到她梳妆罢了才开饭。

饭还没有吃罢，区上的交通员来传她。她好像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地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饭，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趴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做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交通员道：“认错人了！这就是于小芹的娘！”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门边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区长问：“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个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问：“还有些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区长道：“我给你叫来你亲自问问她！”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唧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于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区长说：“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芹，你娘给你找的婆家你愿意跟人家结婚不愿意？”小芹说：“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区长问三仙姑道：“你听见了吧？”又给她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跟小二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

十二、怎么到底

三个民兵回到刘家蛟，一说区上把兴旺金旺二人押起来，又派助理员来调查他们的罪恶，真是人人拍手称快。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

举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起先大家还怕扳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有个被他两人作践垮了的年轻人说：“我从前没有忍过？越忍越不得安然！你们不说我说！”他先从金旺领着土匪到他家绑票说起，一连说了四五款，才说道：“我歇歇再说，先让别人也说几款！”他一说开了头，许多受过害的人也都抢着说起来：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他两人还派上民兵给他们自己割柴，拨上民兵给他们自己锄地；浮收粮，私派款，强迫民兵捆人……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一共说了五六十款。

区上根据这些罪状把他两人送到县里，县里把罪状一一证实之后，除叫他们赔偿大家损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村里人也都敢出头了。不久，村干部又都经过大改选，村里人再也不敢乱投坏人的票了。这期间，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选。偏她还变了口吻，说：“以后我也要进步了。”

两个神仙也有了变化：

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实在觉着不好意思，回去对着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诸葛那天从区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对，他老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说二黑这回了不得吗？你一辈子放个屁也要卜一课，究竟抵了些什么事？我看小芹满不错，能跟咱二黑过就很好！什么命相对不对？你就不记得‘不宜栽种’？”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见老人们的脾气都有些改变，托邻居们趁势说和说和，两位神仙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后来两家都准备了一下，就过门。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

夫妻们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选自《赵树理小说全集》上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赏析

这里选的是小说的后四节，讲小二黑和小芹依靠新政权的力量，通过坚决斗争，终于结成眷属。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的代表作，故事的讲述方式具有鲜明的特色。作品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结构特点：开头介绍清楚人物，故事连贯到底，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故事来龙去脉清楚，有头有尾。

在描写和叙事的关系上，《小二黑结婚》吸取古代小说中以人物出场先后构成故事发展的特点，使故事的进程一环扣一环。作者把人物放在情节发展的矛盾冲突中，通过自身的行动和言语来展现其性



格，很少有静止的景物与心理描写。这就使得小说能够适应自己的直接的读者层——农民群众的欣赏水平、习惯和审美要求，使小说不光能看，也能朗读。这种口头性文体创新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力。

思考

- 一 你认为课文中塑造得最丰满的人物是谁？试概括其性格特点。
- 二 作者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概括性，生动而富有幽默感。请找出课文中相关的语句，并作简单评析。



链接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十讲“赵树理评价问题与农村写作”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四卷第七章第二节“赵树理：地道本色的新‘农民作家’” 杨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和青年作者谈创作》 赵树理著 舒其惠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鸡叫”“狗咬”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问题，不过我在这方面本钱就不多，因此也没有感觉到有赔了的时候。这些就是我在运用语言和故事结构上所抱的态度，也可以算做经验。

（摘自赵树理《也算经验》，载于《赵树理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12. 《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以孙氏兄弟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描写了双水村三个家族两代人——处于不同阶层、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作品在描述孙氏兄弟不同的创业和追求的同时，还将变革时代人情心态的微观刻画与社会风貌的宏观展示结合在一起，如实地反映了诸如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落后、进取与守旧、当代意识与传统观念、无神论与封建迷信等各种观念形态的矛盾对立以及乡间宗族的冲突。一方面，着墨于城乡社会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又着力反映变化着的人情世态和掺和着社会政治内容的民风习俗，凸显出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大变革以及在变革中显得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形态。

《平凡的世界》自问世起，就在读者中产生着持久的影响。有读者这样评价它：“路遥能在平凡中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忽视的东西，能有一种感人至深的震撼。在平凡中告诉我们的却是不平凡。生活这本书，路遥读得很认真，抓住了不为常人所注意的农村的生活现实，然后用朴实的语言写出伟大的作品。”对读者最具震撼的是以理解、信任、尊重为核心的普通农家的家庭关系和不为世俗观念所拘囿的男女青年的爱情。在家庭关系方面，老一辈孙玉厚对于后代所付出的艰辛和苦涩，孙少平四兄妹对于老一辈的理解以及新一代之间的互相鼓励和支持，这种亲情关系着实令人感动。在男女青年爱情方面，即便是无业游民王满银和孙兰花的夫妻之爱，在让人叹息无奈中却又不能不有所动容；孙卫红在金强家庭败落、名声狼藉的时候，不顾父辈的阻挠和村人的偏见，主动要求到金家过日子，显出了新一代农村姑娘不避嫌、识大体的美好品质；等等。贯穿全书的则是孙少平与田晓霞之间的爱情，一个师专的大学生、省报的记者、地委书记的女儿却始终如一地爱着几乎一无所有的“揽工汉”、洗刷不净煤尘的矿工。“他们看起来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拥抱在一起。”这是一种超越身份、地位、学历、职务的刻骨铭心的爱。虽然最后田晓霞为救人而牺牲，可是，谁能够忘记她那坚定的爱情、超凡脱俗的情感呢？她与孙少平的爱情是这些鲜活的爱情音符中的主旋律，奏响了路遥小说平凡的人群中最好不平凡的人性和人情的美好赞歌。



做 客

双水村的孙少平在县立高中开始了他艰苦而又充实的生活。贫困使他过分地自卑，每次都要等到最后才去拿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然而，仍然有一些人关心着这个自卑而又自尊的小伙子，这不，孙少平今天被邀请去县城里的一户人家做客了……

惊蛰过后很长一段日子，尽管节令也已经又越过了春分，但连绵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山野里草木枯黑，一片荒凉。只是夜晚的时间倒明显地缩短了。

一直到了4月初，清明节的前一天，突然刮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黄风。风刮得天昏地暗，甚至大白天都要在房子里点亮灯。根据往来的经验，这场黄风是天气变暖的先兆。是的，从节令来看，也应该有些春天的迹象了。

清明那一天，黄风停了。但天空仍然弥漫着尘埃，灰漠漠一片笼罩着天地。

以后紧接着的几天，气候突然转暖了。人们惊异地发现，街头和河岸边的柳树不知不觉地抽出了绿丝；桃杏树的枝头也已经缀满了粉红的花蕾。如果留心细看，那向阳山坡的枯草间，已经冒出了一些青草的嫩芽。同时，还有些别的树木的枝条也开始泛出鲜亮的活色，鼓起了青春的苞蕾，像刚开始发育的姑娘一样令人悦目。

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吃黑高粱面馍；看借来的课外书；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转悠。他继续把看完的书又借给郝红梅看。他们两个人现在的交往，倒比开始时自然多了，并且对对方的一些情况也有所了解。

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他和乡里来的一些较贫困的学生初步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关系。由于他读书多，许多人很爱听他讲书中的故事。这一点使孙少平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低人一等。加上气候变暖，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而且他的单衣薄裳现在穿起来倒也正合适，不冷不热。除了肚子照样填不饱外，其他方面应该说相当令人满意了。

这天下午劳动，全班学生在学校后面的一条拐沟里挖他们班种的地。不到一个小时，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晕眼花。他有气无力地抡着镢头，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收工的时候，他们村的润生突然来到他跟前，说：“少平，我姐中午来找我，说让我把你带上，下午到我二爸^①家去一下。她说有个事要给你说。我姐还说让你下午别在学校灶上吃，到我二爸家去吃饭……”

润生说完这话，就又回到他挖地的地方去了。

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邀请弄得不知所措。

^①〔二爸〕方言，即二叔。

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呢？而且还叫他到她二爸家去！

这使他感到惶恐不安——润生他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县上可是一个大人物。有时他二爸路过回村子，坐的都是吉普车呢。记得当时他常常想走近去看看停在公路边的小车，都吓得不敢去，何况现在要叫他去他们家吃饭呢！

不过，他对润生的姐姐润叶倒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尽管润叶她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她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门第当然要高得多，但润叶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好。而最主要的是，润叶姐小时候和他大哥一块耍大，又一起念书念到小学。后来润叶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但润叶姐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后来润叶姐在县上的城关小学教了书，成了公家人，每次回村来，还总要到他们家来串门，和哥哥拉家常话。她每次来他们家都不空手，总要给他祖母带一些城里买的吃食。最叫全村人惊讶的是，她每次回村来，还提着点心去看望她户族里一个傻瓜叔叔田二。田二自己傻不说，还有个傻儿子，父子俩经常在窑里屙尿，臭气熏天，村里人一般谁也不去他家踏个脚踪；而润叶姐却常提着点心去看他们，这不得不叫全村人夸赞她的德行了。

相比之下，润叶她爸倒没有她在村里威信高。由于父亲和哥哥性子都很耿直，少不了常和书记顶顶碰碰，因此他们两家的关系并不怎么好。但润叶姐却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也许因为这一点，平时书记才没有过分地和他们一家人过不去。少平在内心一直对润叶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按说，润叶姐要求他的事，他都应该按她说的做。但现在叫他到她二爸家去吃饭，他倒的确有点惶恐和为难了。他想到他穿这么一身破烂衣服，要跑到尊贵的县领导家里去做客，由不得一阵阵心跳耳热。

一直到收工回了宿舍，学校马上要开饭的时候，孙少平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想他如果不去，就太对不起润叶姐了，况且润叶姐还有话要对他说呢；他不去，说不定还会误了润叶姐的什么事。如果去，他又感到有点惧怕。他长这么大，还没到这么大的领导家里去过，更不要说还要在人家家里吃饭。另外，他感到他的这身衣服也太丢人了。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先不去润叶她二爸家吃饭。等他在学校吃完饭后，过一段时间，他直接到城关小学去找润叶。这样既见了润叶姐，又可以不去她二爸家。至于城关小学，他知道就在中学下面不远的地方，他前一段瞎转悠的时候，还到这小学的操场上去过。

他这样决定以后，又想到润生说不定马上就要叫他来了，因此不能呆在宿舍里，得找个地方去躲一躲。

他很快出了宿舍，来到院子里。

到哪里去呢？现在还没开饭——就是开了饭，他也要等别人吃完以后才去。这期间还有一段时间，反正总得找个去处。

他于是出了南边总务处旁边的一个小门，来到学校围墙外面。他沿着墙根向西面的一个小沟岔走去。

孙少平在这小山沟里消磨了一阵时间，并且还折了一枝发绿的柳枝，做了一只哨子，噙在嘴里吹着——他身上显然还有些孩子气。



他约摸别人已经打完饭后，才又从小门进了校园，来到饭场上。他走到馍筐前，看见里面只留了两个黑面馍——这说明郝红梅已经把自己的两个拿走了。

他取了这两个黑馍，向宿舍走去。他想，等他吃完这两个馍，再喝一点开水，就去小学找润叶姐呀；也许那时润叶姐，还没从她二爸家返回学校，但这不要紧，他可以在她门外等一等。

孙少平这样想着，拿着两个黑馍走到了他宿舍的门口。

他在门口一下子愣住了：他看见润叶姐正坐在他宿舍的炕边沿上，望着他发笑——显然在等他回来。

少平一下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倒是润叶姐走上前来，仍然笑着说：“我让润生叫你到我二爸家去，你怎不来呢？”

“我……”他不知说什么才对。

润叶姐敏捷地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两个黑馍，问：“哪个是你的碗？”

他指了指自己的碗。

她把馍放在他碗里，说：“走，跟我吃饭去！”

“我……”

润叶已经过来，扯着他的袖口拉他了。

现在没办法拒绝了，少平只好跟着润叶姐起身了。

他一路相跟着和润叶姐进了县革委会的大门。进了大门后，他两只眼睛紧张地扫视着这个神圣的地方。县革委会一层层窑洞沿着一个小斜坡一行行排上去，最上面蹲着一座大礼堂，给人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在晚上，要是所有的窑洞都亮起灯火，简直就像一座宏伟的大厦。

现在，少平看见最上面一排窑洞的砖墙边上，润生探出半截身子正看着他们往上走。润生抽着纸烟，不老练地弹着烟灰。田福堂的这个宝贝儿子刚一进城，就把干部子弟的派势都学会了。

少平跟润叶进了她二爸家的院子，润生走过来对他说：“我到宿舍找了你两回，你到哪里去了？”

少平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去给学校还镢头去了。”他一边撒谎，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一共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格局和这院子一模一样。院子东边有个小房，旁边垒一堆炭块，显然是厨房。院子西边有个小花坛，一位穿灰毛线衣的人正拿把铁锹翻土。他以为这就是润叶她二爸。仔细一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他并没见过。

他心慌意乱地跟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孔窑洞。润生说他要去看电影，和他打了个照面就走了。

润叶让他坐在一个方桌前，接着就出去为他张罗饭去了。

现在他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心还在咚咚地跳着。两只手似乎没个搁处，只好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腿膝盖上。还好，这屋子里没人。他环顾四周，发现这窑洞里不盘炕，放着一些箱子、柜子和其他杂物。窑洞不小，留出很大一块空间。这张方桌的四周摆着一

圈椅子、凳子，显然是专门吃饭的地方。

正在这时，他听见外面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少平便知道这是田主任的爱人——听说她在县医院当大夫，动手术非常能行，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都抢着找徐大夫。

听见徐大夫声音很大地喊着说：“爸，你怎不穿棉衣？小心感冒！”又听见一个老人瓮声瓮气地回答说：“我不冷……”少平估计这就是他刚才在院子花坛边看见的那个翻土的老头——原来这是田主任的老丈人。

不一会儿，润叶便端着一个大红油漆盘子进来了。

他赶忙站起来。润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然后把一大碗猪肉烩粉条放在他面前，接着又把一盘雪白的馒头也放在了桌子上。她亲切地用手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快坐下吃！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一下碗筷。不要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她拿着木盘出去了。

孙少平的喉眼骨剧烈地耸动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使他有些眩晕。

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饭会有多别扭！

他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净光，而且还吞咽了五个馒头。他本来还可以吃两个馒头，但克制住了——这已经吃得像不像话了！

他放下碗筷，感到肚子隐隐地有些不舒服。他吃得太多太快了；他那消化高粱面馍的胃口，经不住这种意外的宠爱。

他从凳子上立起身来，在地上走了两步。这时，润叶姐进来了，她后边还跟进来一个姑娘，对他笑了笑。

润叶姐对他说：“这是晓霞，我二爸的女子。你不认识？她也是才上高中的。”

“你和润生是一个班的吧？”田晓霞大方地问他。

“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烫。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他站在这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叫化子到她家门上讨吃来了。

润叶收拾他的碗筷，晓霞热情地给他泡茶。

晓霞把茶杯放在他面前，说：“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我长了17岁，还没回过咱村呢！什么时间我跟你和润生一起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一（2）班的，听润生说过咱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1）班了，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

晓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连笑带说。她的性格很开朗，一看就知道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少平同时发现，田晓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男生一样披着，这使他感到无比惊讶。

他立在地上，仍然紧张得火烧火燎。等润叶把他的碗筷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快对她说：“姐，没什么事我就走呀……”

润叶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窘迫，笑着说：“我还没跟你说话呢！”

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是叫他来吃饭的，她还有事要给他说话哩！



润叶姐看来很理解他的难处，马上又说：“那好，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

“喝点水再走吧！”晓霞把水杯往他面前挪了挪。

“我不渴！”他像农民一样笨拙地说。

晓霞露出两排白牙齿笑了，说：“那我这杯水算是给你白倒了！”

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略带揶揄意味的玩笑话。这种玩笑话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过，这却使他更拘束了，竟然满脸通红，无言对答。

晓霞看他这样难为情，赶忙笑着给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

他于是就和润叶姐相跟着起身回学校去。

当他们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回家的田主任。少平认识润叶她二爸——他有时路过常回村子里来。

“你还没吃饭哩？”润叶问她二爸。

“刚开完会……”这位县领导五官很像他哥田福堂，只是头发背梳着，脸面也比他哥和善多了。

“这是谁家的娃娃？”田主任指着他问润叶。

“这就是咱村少安他弟弟嘛！也是今年才上的高中……”润叶说。

“噢……孙玉厚的二小子！都长这么大了。和你爸一样，大个子！……是不是和晓霞一个班？”他扭头问润叶。

“和晓霞不是一个班，和润生是一个班。”润叶回答他。

“咱村里还有谁家的娃娃来上高中了？”田主任又问少平。

少平拘束地抠着手指头，说：“还有金波。”

“金波？他的娃娃……”

少平头“轰”地响了一声，知道他回答问题不准确。

润叶嘿嘿笑了，赶忙对二爸说：“金波是金俊海的小子。”

田主任也笑了，说：“噢噢，俊海在地区运输公司开车……天这么黑了，到家里吃饭去嘛！”他招呼少平说。

润叶说：“已经吃过了。我去送送他！”

“那好。常来啊……”田主任竟然伸出了手要和少平握手。

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出去。田主任握了握他的手，笑着点点头，就背抄起胳膊转身回家去了。

少平在衣服襟子上把右手冒出的汗水揩了揩，就跟润叶来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

走了一段路以后，润叶突然问他：“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

“回。”他回答说。

“你回去以后，给你哥说，让他最近抽个空，到我这里来一下……”她说话的时候，也不看他，头低着，用脚把一颗碎石块踢得老远。

少平一时想不开她叫他哥来做什么。既然润叶姐不明说，他也不好问。他只是随便说：“家里一烂包，怕他抽不开身……”

“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叫他最近来一次！一定把这话给他捎到！叫他到城里后，直接

到小学来找我!”她态度坚决地对他说。

少平知道,他哥看来非来不行了,就认真地对润叶姐说:“我一定把你的话捎给他!”

“这就好……”她亲切地看了他一眼。

天开始模模糊糊地黑起来了。城市的四面八方,灯火已经闪闪烁烁。风温和地抚摸着人的脸颊。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草芽的新鲜味道。多么好呀,春夜!

现在,润叶姐把他送到了学校的大门口。她站定,说:“你快回去……”说完这话后,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个什么东西,一把塞进他的衣袋,旋即就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她才又回过头说:“那点粮票你去换点细粮吧……”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坡下的拐弯处了。

他呆呆地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他鼻子一酸,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节选自《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第三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赏析

《平凡的世界》是一首朴素的诗,作者善于用朴素的语言书写日常生活中人的高尚品质和情感,挖掘出感人的东西,使得看似平凡的人物和生活显出不平凡来。这一章写的是孙少平应邀到田润叶的二爸家做客的情景,很平常的生活场面,作者却能在这里展现让读者震撼的东西。

在这一章里,通过孙少平的眼光,小说塑造了一位品德高尚、善解人意的人物田润叶。润叶是和孙少平的哥哥一起玩大的好朋友,也是心地非常善良的姑娘。虽然她已经在城里工作,她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她却一点架子也没有,是孙少平最尊敬和感激的女孩子。小说首先从孙少平的回忆中勾画出润叶的品质和德行:她一回乡下总不忘给孙少平的祖母带一些城里买的吃食,她不介意亲人的家境,经常提着点心到傻瓜叔叔田二臭气熏天的家里去。小说还从正面描写了润叶:正当孙少平想躲开饭局时,润叶却自己跑来他宿舍等他了——多么善解人意的姑娘啊。再是通过润叶照顾孙少平吃饭以及在孙少平离去前塞给他一把换细粮的粮票等细节表现润叶的美好品质。这些都是很平凡的事情,都是人物很日常化的举动,然而,正是这样的平淡描写,小说把一个具有金子般心灵的少女形象呈现给了读者。

思考

- 一 概括孙少平的心理活动,简单勾勒他的性格特点。
- 二 田润叶是善良、朴实的姑娘。对她身上表现出的优秀品质,哪些方面你最为感动?
- 三 像林黛玉进贾府一样,孙少平跟田润叶进县革委会大门到她二爸家,一路上也看到了不少“风光”。少平眼里的“风光”主要在哪几段?怎么写的?有什么特色?



链接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畅销书”生产模式分析》 邵燕君著 《小说评论》2003



年第1期

《魂断人生——路遥论》 宗元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路遥文集》 路遥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 航宇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作为陕西作家，路遥十分景仰柳青。他像柳青一样刻苦写作，像柳青一样描写重大的社会主题，像柳青一样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刻画人物、渲染气氛，也像柳青一样喜欢抒发深沉、热烈的议论。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也像柳青的《创业史》一样，以恢宏壮阔的气势为人称道。不过，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与柳青所处的时代的不同，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显然更具有人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如高加林的浮躁、孙少安的朴实、孙少平的热忱又各不相同，显示出有志进取者的不同个性和不同人生境界。在语言运用上，路遥的语言风格是细腻中透出凝重。他擅长在对生活的细腻刻画中纤毫毕露地呈现生活的艰难与人性的压抑。

在展示黄土高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的同时，作家也在《平凡的世界》中描绘了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沟壑纵横的黄土地，热情悠扬的“信天游”歌声，打枣的欢乐场面，都烘托出浓郁的陕北风情。使人感到不足的是，小说没能开掘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人物性格的塑造也不够丰满，情节的推进迟缓。过于琐碎的细节描写，也妨碍了作家提炼更丰厚的情节，开掘更深广的主题。

（摘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八单元

人在都市



我们知道，“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古代小说中已有大量的市井生活描写；不过，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急剧地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和居民的精神状态，这向文学家提出了新的表现任务。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等都市生活开始在现代小说中全面显影。

在新文学史上，第一次使上海成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是“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小说，以都市漂泊者的眼光，用极富感官色彩的笔调，描绘了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同是描写上海，茅盾的《子夜》则把人物放在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中进行考察，为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资本家吴荪甫这一典型形象。

新型商业文明对老北京的侵蚀，引发了作家们十分复杂的感情。在《金粉世家》中描写了民初北京豪门子弟与平民之女的爱情之后，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中进一步提出都市生活与传统道德心理的冲突等问题。出生于北京的老舍，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写一部题为“北京城与人”的书，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极其生动地表现出了社会变化中的北京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和张恨水一样，老舍对市井文化的阴暗面较为警惕，同时又对传统文化在现代都市中的失落，持一种惋惜、回顾的态度。老舍等人小说中的民俗风情描写，已成了老北京的历史名片，这一手法穿越历史向着20世纪80年代逶迤而去，遂有了邓友梅笔下的八旗子弟形象（《那

五》《烟壶》），以及冯骥才的天津（“津门系列”如《神鞭》）和陆文夫的苏州（“小巷系列”如《美食家》）。

在 20 世纪上半期，与号称“东方的巴黎”的上海相比，香港还不繁华。上海电影明星到香港拍戏，甚至抱怨道：“这种乡下地方，我真的不要住。”（影片《阮玲玉》台词）1949 年后，香港才慢慢成为东南亚的经贸中心。台北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而显得分外重要，到了 60 年代也进入了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并跻身于大都会行列。白先勇的《台北人》是描写台北城与人的代表作。

人教版®

13. 《子夜》



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上海的工业产品因而无法顺利行销到内地。中央政府只知在上海搜刮金钱以作战争经费，对于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奄奄一息的民族工业，拒绝给予实质性的支持，甚至落井下石，借机扩充官僚资本。《子夜》正是以此为背景，描绘出都市上海的剖面图。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进退维艰，既得不到政府和银行的支持，又拒绝外国资本的收买，不得不借投机公债来筹措资金。在公债市场中，他又遭到买办赵伯韬的阻击，亲信的出卖更使他陷入了彻底的绝望。“魁梧刚毅”的吴荪甫曾游历欧美，归国后既欲充当“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又试图把家乡建设成“模范镇”，最终却陷入了破产的境地。茅盾试图借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遭遇，说明民族资本家根本无力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子夜》的情节交错发展，有着蛛网式结构。其主线，是吴荪甫和赵伯韬在公债交易市场上的斗法，其副线是夹杂在吴、赵之间的各色人物和矛盾冲突。交际花、交易所职员等人周旋于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目的在刺探并兜售商业秘密。交易所中还活跃着曾做过国民党“革命县长”的官僚和在上海做寓公的地主。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上海并非总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失败者的地狱。小说还以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为中心，展开了另一条线索。抗战爆发前，上海纱厂工人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在小说中，为了筹措资金与赵伯韬决一死战，吴荪甫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从而引发了罢工；工厂职员屠维岳通过镇压罢工而爬上工贼的“地位”。此外，在吴家客厅中，还活跃着追求刺激、以恋爱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小姐、少爷与太太们。总之，《子夜》以三十余万言的宏伟规模，把众多的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尤其是经济关系中，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之一，也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小说家，《子夜》不是灵感和激情的产物，而是建立在观察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基础上。为了写作这部小说，茅盾请做经纪人的朋友带他到交易所做实地考察，同时十分注意搜集经济统计数据。茅盾的一个表叔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在表叔家的客厅中，茅盾见到了形形色色的银行家、工厂主，甚至是南京政府要员。这一切都为他写作《子夜》提供了帮助和素材。这些也为1933年出版的《子夜》引起极大轰动奠定了基础。



吴老太爷进城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与纽约一样，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因为乡下颇不安宁，吴荪甫把老太爷接到了上海这个“天堂”来“享福”；可是，吴老太爷却觉得自己被送到了“魔窟”，上海在他看来满街是“怪兽”……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噉——噉——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噉，噉，噉！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吴老太爷悠然转过一口气来，有说话的声音在他耳边动荡：

“四妹，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公共汽车罢工，这月是电车了！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闹事，捉了几百，当场打死了一个。共产党有枪呢！听三弟^①说，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稳。随时可以闹事。时时想暴动。三弟的厂里，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

“难道巡捕不捉吗？”

“怎么不捉！可是捉不完。啊哟！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许多不要性命的人！——可是，四妹，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这还是10年前的装束！明天赶快换一身吧！”

是二小姐芙芳和四小姐蕙芳^②的对话。吴老太爷猛睁开了眼睛，只见左右前后都是像他自己所坐的那种小箱子——汽车。都是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横在前面不远，却像开了一道河似的，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匆忙地杂乱地交流着各色各样的车子；而夹在车子中间，又有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都像有鬼赶在屁股后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一道红光，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

这里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点，所谓“抛球场”。东西行的车辆此时正在那里静候指挥交通的红绿灯的命令。

①〔三弟〕即吴荪甫。 ②〔二小姐芙芳和四小姐蕙芳〕都是吴老太爷的女儿。

“二姊，我还没见过三嫂子呢。我这一身乡气，会惹她笑痛了肚子吧。”

蕙芳轻声说，偷眼看一下父亲，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芙芳笑了一声，拿出手帕来抹一下嘴唇。一股浓香直扑进吴老太爷的鼻子，痒痒地似乎怪难受。

“真怪呢！四妹。我去年到乡下去过，也没看见像你这一身老式的衣裙。”

“可不是。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

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5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①却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的，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此时指挥交通的灯光换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便又向前进。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

呼噜呼噜的声音从吴老太爷的喉间发出来，但是都市的骚音太大了，二小姐，四小姐和阿萱都没有听到。老太爷的脸色也变了，但是在不断的红绿灯光的映射中，谁也不能辨别谁的脸色有什么异样。

汽车是旋风般向前进。已经穿过了西藏路，在平坦的静安寺路上开足了速率。路旁隐在绿阴中射出一点灯光的小洋房连排似的扑过来，一眨眼就过去了。5月夜的凉风吹在车窗上，猎猎地响。四小姐蕙芳像是摆脱了什么重压似的松一口气，对阿萱说：

“七弟，这可长住在上海了。究竟上海有什么好玩，我只觉得乱哄哄地叫人头痛。”

“住惯了就好了。近来是乡下土匪太多，大家都搬到上海来。四妹，你看这一路的新房子，都是这两年内新盖起来的。随你盖多少新房子，总有那么多人来住。”

二小姐接着说，打开她的红色皮包，取出一个粉扑，对着皮包上装就的小镜子便开始化起妆来。

“其实乡下也还太平。谣言还没有上海那么多。七弟，是吗？”

“太平？不见得吧！两星期前开来了一连兵，刚到关帝庙里驻扎好了，就向商会里要五十个年青的女人——补洗衣服；商会说没有，那些八太爷就自己出来动手拉。我们隔壁开水果店的陈家嫂不是被他们拉了去吗？我们家的陆妈也是好几天不敢出大门……”

①〔阿萱〕吴老太爷之子，排行第七。



“真作孽！我们在上海一点不知道。我们只听说共产党要掳女人去共。”

“我在镇上就不曾见过半个共军。就是那一连兵，叫人头痛！”

“吓，七弟，你真糊涂！等到你也看见，那还了得！竹斋^①说，现在的共产党真厉害，九流三教里，到处全有。防不胜防。直到像雷一样打到你眼前，你才觉到。”

这么说着，二小姐就轻轻吁一声。四小姐也觉毛骨悚然。只有不很懂事的阿萱依然张大了嘴胡胡地笑。他听得二小姐把共产党说成了神出鬼没似的，便觉得非常有趣；“会像雷一样地打到你眼前来吗？莫不是有了妖术吧！”他在肚子里自问自答。这位七少爷今年虽已19岁，虽然长得极漂亮，却因为一向就做吴老太爷的“金童”，很有几分傻。

此时车上的喇叭突然呜呜地叫了两声，车子向左转，驶入一条静荡荡的浓阴夹道的横马路，灯光从树叶的密层中洒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二小姐她们身上。车子也走得慢了。二小姐赶快把化妆皮包收拾好，转脸看着老太爷轻声说：

“爸爸，快到了。”

“爸爸睡着了！”

“七弟，你喊得那么响！二姊，爸爸闭了眼睛养神的时候，谁也不敢惊动他！”

但是汽车上的喇叭又是呜呜地连叫三声，最后一声拖了个长尾巴。这是暗号。前面一所大洋房的两扇乌油大铁门霍地荡开，汽车就轻轻地驶进门去。阿萱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见荪甫和竹斋的汽车也衔接着进来，又看见铁门两旁站着四五个当差，其中有武装的巡捕。接着，砰——的一声，铁门就关上了。此时汽车在花园里的柏油路上走，发出细微的丝丝的声音。黑森森的树木夹在柏油路两旁，三三两两的电灯在树阴间闪烁。蓦地车又转弯，眼前一片雪亮，耀得人眼花，五开间三层楼的一座大洋房在前面了，从屋子里散射出来的无线电音乐在空中回翔，咕——的一声，汽车停下。

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汽车旁边叫：

“太太！老太爷和老爷他们都来了！”

从晕眩的突击中方始清醒过来的吴老太爷吃惊似的睁开了眼睛。但是紧抓住了这位老太爷的觉醒意识的第一刹那却不是别的，而是刚才停车在“抛球场”时七少爷阿萱贪婪地看着那位半裸体似的妖艳少妇的那种邪魔的眼光，以及四小姐蕙芳说的那一句“乡下女人装束也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的声浪。

刚一到上海这“魔窟”，吴老太爷的“金童玉女”就变了！

（节选自《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赏析

如何才能使景物描写独具特色并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文学理论家从名家名作中总结出了“陌生化”的手法，即按照人们第一次见到某物的眼光来描写它。通过第一次到上海的吴老太爷的眼光，都市景观就显得分外光怪陆离、摄人心魄：汽车成了“小箱子”“长蛇阵似的”怪物，突然，“怪物们”

^①〔竹斋〕 芙芳的丈夫。

“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横在前面的却像河水一样流淌，男男女女则仿佛被鬼追着似的飞跑——其实不过是红绿灯指挥下的结果。文中描写都市风光的文字，多使用短促的句式，既符合都市生活的紧张节拍，也生动地反映了被声光电包围着的吴老太爷的眩晕感，使我们仿佛能听见他的狂乱的心跳声和急迫的喘息声。小说中的吴老太爷是封建社会的象征，是“古老社会的僵尸”，一旦暴露于上海现代化的空气中即快速地“风化”。茅盾以此来说明，封建遗老已难以适应现代文明。

思考

- 一 课文借描写吴老太爷初到上海时的所见所闻，展示出上海滩怎样一种社会环境？
- 二 上海繁华的市景，给吴老太爷极大的视觉刺激。在这样的刺激下，他有着怎样的心理活动？请发挥想象，做出合理的推断。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茅盾著 《我走过的道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五章“社会剖析派小说” 严家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连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它们连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做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促，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充，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做。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患脑充血而死。吴老太爷好像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这是指什么。第二章是热闹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

（摘自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文学初步》1951年4月号）



14. 《骆驼祥子》



在现代文学发展中，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十分同情下层民众的悲惨命运，五四时期，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著名作品就有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和胡适的新诗《人力车夫》——知识分子接触最多的都市贫民，恐怕就数人力车夫了，因此才会不约而同地描写他们。不过，老舍从小就在北京的贫民窟大杂院中长大，与洋车夫、乞丐、小贩进出同一个大门，对下层民众的境遇自然会有更细致的观察，对他们的思想情感也有更为深刻的体验。

《骆驼祥子》描写了一个旧社会的车夫在社会底层挣扎、毁灭的故事。年轻健壮的祥子初到北平时，打扮得干净、利落、神气，也没有染上“一般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酗酒、赌博等恶习，“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他十分喜爱这座给他带来了希望的城市，在他心目中，就连“饿着也比乡下可爱”。从农村来到都市，祥子的思维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已不大关心城外的战争会怎样地毁坏田地，也不大关心春雨的有无，人力车才是他能产生烙饼和一切吃食的万能的“田地”。辛苦了三年之后，他终于攒下了足够的钱买了一辆车，可是不久就被大兵连人带车拉了去。好在他乘着军队半夜撤退的混乱逃了出来，车丢了，却牵走了几匹骆驼，——这是“骆驼祥子”一名的由来。当他快要再次攒够了钱时，又被特务诈去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他用虎妞的钱买了一部车，最终又为埋葬虎妞而卖去。虎妞是车厂老板刘四爷的老姑娘，她设计诱惑了祥子，逼祥子娶了她。可是，刘四爷不愿承认拉车的做自己的女婿。最后虎妞不幸难产而死。当发现穷人靠苦力和诚实仍无法谋得生活出路后，祥子彻底垮掉了。

老舍写作《骆驼祥子》的意图之一，就是“由车夫的内心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以祥子的活动轨迹为线索，老舍描写了各种类型的车夫以及他们的老板和形形色色的主顾。随着祥子地位的下降，老舍把笔触伸向了大杂院与低级妓院。祥子的邻居小福子和她的两个弟弟，常常被喝醉了的父亲虐待，为了养活弟弟，小福子走进了都市的“黑暗的中心”低级妓院，最终因不堪凌辱自缢身亡。丑恶的环境、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扭曲着人性；物欲横流的都市吞没了底层市民后，又把小福子的父亲、祥子等人同化为城市丑恶风景的一部分。

高 妈

高妈是很精明很厉害的角色，她教祥子在城里生活的“法门”，但是祥子是否听她的话呢……

曹先生把车收拾好，并没扣祥子的工钱。曹太太给他两丸“三黄宝蜡”，他也没吃。他没再提辞工的事。虽然好几天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高妈^①的话得到最后的胜利。过了些日子，生活又合了辙，他把这件事渐渐忘掉，一切的希望又重新发了芽。独坐在屋中的时候，他的眼发着亮光，去盘算怎样省钱，怎样买车；嘴里还不住地嘟囔，像有点心病似的。他的算法很不高明，可是心中和嘴上常常念着“六六三十六”；这并与他的钱数没关系，不过是这么念道，心中好像是充实一些，真像有一本账似的。

他对高妈有相当的佩服，觉得这个女人比一般的男子还有心路与能力，她的话是抄着根儿来的。他不敢赶上她去闲谈，但在院中或门口遇上她，她若有工夫说几句，他就很愿意听她说。她每说一套，总够他思索半天的，所以每逢遇上她，他会傻傻忽忽地一笑，使她明白他是佩服她的话，她也就觉到点得意，即使没有工夫，也得扯上几句。

不过，对于钱的处置方法，他可不敢冒儿咕咚地就随着她的主意走。她的主意，他以为，实在不算坏；可是多少有点冒险。他很愿意听她说，好多学些招数，心里显着宽绰；在实行上，他还是那个老主意——不轻易撒手钱。

不错，高妈的确有办法：自从她守了寡， she 就把月间所能剩下的一点钱放出去，一块也是一笔，两块也是一笔，放给做仆人的，当二三等巡警的，和做小买卖的，利钱至少是三分。这些人时常为一块钱急得红着眼转磨，就是有人借给他们一块而当两块算，他们也得伸手接着。除了这样，钱就不会教他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钱上有毒，接过来便会抽干他们的血，但是他们还得接着。凡是能使他们缓一口气的，他们就有胆子拿起来；生命就是且缓一口气再讲，明天再说明天的。高妈，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就曾经受着这个毒。她的丈夫喝醉来找她，非有一块钱不能打发；没有，他就在宅门外醉闹；她没办法，不管多大的利息也得马上借到这块钱。由这种经验，她学来这种方法，并不是想报复，而是拿它当做合理的，几乎是救急的慈善事。有急等用钱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在宗旨上，她既以为这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那么在方法上她就得厉害一点，不能拿钱打水上漂；干什么说什么。这需要眼光，手段，小心，泼辣，好不至都放了鹰^②。她比银行经理并不少费心血，因为她需要更多的小心谨慎。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像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地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

①〔高妈〕曹宅的女佣。祥子不慎撞着了路上的沙堆，自己受了伤，也摔倒了曹先生，撞坏了车。曹先生并没有责备他，十分内疚的祥子却要辞工，高妈打消了他的念头。 ②〔放了鹰〕这里指放债收不回来。



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像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大家都说高妈厉害，她自己也这么承认；她的厉害是由困苦中折磨中锻炼出来的。一想起过去的苦处，连自己的丈夫都那样的无情无理，她就咬上了牙。她可以很和气，也可以很毒辣，她知道非如此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她也劝祥子把钱放出去，完全出于善意；假若他愿意的话，她可以帮他的忙：

“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吉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

祥子用不着说什么，他的神气已足表示他很佩服高妈的话。及至独自一盘算，他觉得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也稳当。不错，这么着是死的，钱不会下钱；可是丢不了也是真的。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几块钱——都是现洋——轻轻地拿出来，一块一块地翻弄，怕出响声；现洋是那么白亮，厚实，起眼，他更觉得万不可撒手，除非是拿去买车。各人有各人的办法，他不便全随着高妈。

原先在一家姓方的家里，主人全家大小，连仆人，都在邮局有个储金折子。方太太也劝过祥子：“一块钱就可以立折子，你怎么不立一个呢？俗言说得好，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盼有时；年轻轻的，不乘着年轻力壮剩下几个，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能天天是晴天大日头。这又不费事，又牢靠，又有利钱，哪时别住还可以提点儿用，还要怎么方便呢？去，去要个单子来，你不会写，我给你填上，一片好心！”

祥子知道她是好心，而且知道厨子王六和奶妈子秦妈都有折子，他真想试一试。可是有一天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十块钱，他细细看了看那个小折子，上面有字，有小红印；通共，哼，也就有一小打手纸那么沉吧。把钱交进去，人家又在折子上画了几个字，打上了个小印。他觉得这不是骗局，也得是骗局；白花花的现洋放进去，凭人家三画五画就算完事，祥子不上这个当。他怀疑方家是跟邮局这个买卖——他总以为邮局是个到处有分号的买卖，大概字号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有关系，所以才这样热心给拉生意。即使事实不是这样，现钱在手里到底比在小折子上强，强得多！折子上的钱只是几个字！

对于银行银号，他只知道那是出“座儿”的地方，假若巡警不阻止在那儿搁车的话，准能拉上“买卖”。至于里面做些什么事，他猜不透。不错，这里必是有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单到这里来鼓逗^①钱，他不明白；他自己反正不容易与它们发生关系，那么也就不便操心去想了。城里有许许多多的事他不明白，听朋友们在茶馆里议论更使他发胡涂，因为一人一个说法，而且都说得不到家。他不愿再去听，也不愿去多想，他知道假若去打抢的话，顶好是抢银行；既然不想去做土匪，那么自己拿着自己的钱好了，不用管别的。他以为这是最老到的办法。

高妈知道他是红着心想买车，又给他出了主意：

^①〔鼓逗〕捣鼓，反复调弄。

“祥子，我知道你不肯放账，为是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也是个主意！我要是个男的，要是也拉车，我就得拉自己的车；自拉自唱，万事不求人！能这么着，给我个知县我也不换！拉车是苦事，可是我要是男的，有把子力气，我楞拉车也不去当巡警；冬夏常青，老在街上站着，一月才挣那俩钱，没个外钱，没个自由；一留胡子还是就吹，简直的没一点起色。我是说，对了，你要是想快快买上车的话，我给你个好主意：起上一只会^①，十来个人，至多二十个人，一月每人两块钱，你使头一会；这不是马上就有四十来的块？你横是^②多少也有个积蓄，凑吧凑吧就弄辆车拉拉，干脆大局！车到了手，你干上一只黑签儿会^③，又不出利，又是体面事，准得对你的心路！你真要请会的话，我来一只，决不含忽！怎样？”

这真让祥子的心跳得快了些！真要凑上三四十块，再加上刘四爷手里那三十多，和自己现在有的那几块，岂不就是八十来的？虽然不够买十成新的车，八成新的总可以办到了！况且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去向刘四爷把钱要回，省得老这么搁着，不像回事儿。八成新就八成新吧，好歹的拉着，等有了富余再换。

可是，上哪里找这么二十位人去呢？即使能凑上，这是个面子事，自己等钱用么就请会，赶明儿人家也约自己来呢？起会，在这个穷年月，常有哗啦^④了的时候！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

看祥子没动静，高妈真想俏皮他一顿，可是一想他的真诚劲儿，又不太好意思了：“你真行！‘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也好！”

祥子没说什么，等高妈走了，对自己点了点头，似乎是承认自己的一把死拿值得佩服，心中怪高兴的。

（节选自《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赏析

高妈在《骆驼祥子》中虽不是主要人物，却绝对是一个形象生动的人物。我们不知道她的身材是高是矮，脸型是长是圆，老舍塑造她的唯一手段，就是描绘其浅易、生动的语言；小说也没有提及高妈说话时的神气，但从其语气、语调、语速，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得到。譬如，向祥子传授放债经验一段，高妈多用反问句、惊叹句，仿佛借债的就在面前请求她老人家宽限几天似的。她称祥子认死理儿是“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管心中无数而乱放债叫“海里摸锅”，又叫“放秃尾巴鹰”；乘负债人发薪之日上门讨债则叫“堵窝掏”，——堵、窝、掏，多利索！当我们把高妈的话换一个说法后，显得多么苍白无力！老舍通过人物语言来表现其性格的能力，的确让人叹为观止。作者又仿佛故意要给自己出难题似的，塑造祥子这么个不善言谈的人物。在高妈和祥子的对话中，几乎只有高妈一个人在喋喋不休，作者有意借她的“雄辩”来反衬祥子的木讷，正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老舍并不强迫祥子开口，而是根据其性格特点，集中笔墨刻画其心理活动，——高妈在说，祥子却在心里盘算，前者的爽快厉害，后者的拙直憨厚，同时跃然纸上。

①〔起上一只会〕起会是旧时下层社会筹集资金的一种方法。一组人定期交纳一笔钱，轮归会内某一入使用，次序一般通过抽签决定。②〔横是〕即大概是。③〔黑签儿会〕第一次使钱的人，以后只有拿钱的义务，自然永远是“黑签”。④〔哗啦〕散了伙。



思考

- 一 祥子为什么觉得把钱放在自己手里踏实？这表现了他怎样的观念和性格？
- 二 作者描写高妈，只写了她的语言，而没有写她的外貌。请你从高妈的言谈话语中揣摩她的外貌，并试作描写，然后说说理由。



链接

《想北平》 老舍著 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创造者》 赵园著 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老舍著 《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我怎样学习语言》 老舍著 《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摘自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载于《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九单元

烽火岁月



从古至今，战争始终伴随着人类，在给人们带来灾难、给社会造成动荡不安的同时，也常常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转折。虽然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一直都是广大人民的强烈呼声，但是为了保护家园和亲人，许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和侵略者殊死搏斗，直至战死沙场，成为人们世代传颂的英雄。

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开始，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就是作家表现的对象，《伊利亚特》《战争与和平》等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20 世纪的中国，也经历了多次战争，它们都曾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过表现。特别是解放以后，涌现出一大批以革命和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打动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除了我们这里选的《红旗谱》外，《保卫延安》《红日》《烈火金钢》《林海雪原》等也都堪称经典之作。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作家的视野更加广阔和深远了，他们从战争中挖掘出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根”，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就这些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而言，战争中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智慧，一般都是最能打动读者心灵的部分。这些小说的最大魅力也正在于此。

15. 《红旗谱》



小说《红旗谱》讲述的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中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锁井镇农民朱老巩，为保护公产和地主冯老兰（即冯兰池）进行斗争，失败后郁郁而终。他的儿子朱老忠被迫离开家乡去东北谋生，三十年后才回到家乡，这时冯老兰仍然独霸一方，并和官府相勾结，采取各种手段剥削农民。农民朱老明倾家荡产和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仍以失败告终。此时北伐革命正在南方如火如荼地展开，严志和的儿子严运涛离家出走参加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同时也离开了和自己青梅竹马的春兰。运涛的弟弟江涛在镇上认识了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贾老师，通过学习打开了自己的视野，决心通过党的领导把农民组织起来，改变农民的命运。加入共产党后，江涛在贾老师的帮助下，团结朱老忠等具有斗争精神和正义感的农民，发起了反抗冯老兰的反割头税的斗争，并获得了胜利。“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此时已经考入保定第二师范的江涛，和爱国学生们一起发动抗日宣传活动，却遭到当地政府和军警的镇压。保定二师被强行解散，江涛和同学们在封锁下坚守学校，最后他们在朱老忠等人的帮助下冲出学校，决定回到农村组织抗日武装，迎接新的火热的斗争。

斗争是小说的一条主线。对朱老忠、严志和以及江涛这些农民来说，斗争是为了生存，是为了改变自身命运，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斗争是和主人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红旗谱》最大的成就，就在于用活生生的现实内容，而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和概念出发，展示了农民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它比任何历史和政治的教科书都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人。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者梁斌（1914—1996）的亲身经历，他曾是 30 年代保定二师学潮的亲历者，后来又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因此他对革命的理解是最朴素实在的，同时也是最深刻的。

作者充分运用了他对冀中生活的熟悉和了解，展示了冀中农村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对各种情感（友情、亲情、爱情）的刻画，让我们感受到蕴含在底层民众中的朴实而真挚的道德情怀。而对农民日常劳作、节日礼俗的描写，也使得作者所表现的现实层次丰满，具体可感。小说对农村和农民的描写是最为精彩的部分，即使是反面人物冯老兰、冯贵堂也是生气勃勃的。

朱老巩护钟

100

语文选修

中国小说欣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15岁，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戳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手一敲，嗡嗡地响，伸开臂膀一撞，纹丝不动。

根据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乡村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仔细看看，伸手摸摸。年代远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影。能映出向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长了一层绿色的釉子，紫黝黝的。

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画钟上的花纹。他自小就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了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的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们几辈子。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坝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又要损坏这座古钟！”

另一个人，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说：“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园地土乱动？”

小虎子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唉声叹气，他扒着窗格棂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撅起小胡髭，瞪着眼睛生气。老人家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地跑前两步，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这你还不明白？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他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48亩官地！”

老祥大伯从嘴上拿下旱烟袋，扬起下巴眨巴着眼睛，想了老半天，豁地明白过来，呆了半天才说：“可也就是！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北头栽上芦苇。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说到这里，就沉下了头去，把下巴挂在胸脯上，反来复去思忖了老半天，又猛地抬起头来说：“可谁又管得了？”



父亲忽地把脸庞向下一拉，说：“谁又管得了？我朱老巩就要管管！”

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往天上一挥一扬地说：“管什么？说说算了，打官司咱又打不过人家。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咱是庄稼脑袋瓜子，能碰过人家！”

父亲听了直是气呼呼的，血充红了眼睛，跺着脚连声说：“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

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跳跽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结实，怒恼起来，喊声像打雷。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关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不知不觉，传出一个口风：“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出头拼命了！”

那天黄昏时分，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暗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像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看见朱老巩走进来，低下头坐在台阶上。她说：“老巩！算了吧，忍了这个肚里疼吧！咱小人家小主的，不是咱自个儿的事情，管的那么宽了干吗！”

朱老巩说：“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就心气不平。冯兰池，他霸道惯了！”

老祥大娘说：“算了吧，兄弟！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还能改变了这个老世界？”

朱老巩说：“不，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咱就得跟他分说清楚！”说着话，看看天色黑了，严老祥还不回来，他又拿起脚走出来，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他也没有听见，一股劲走回锁井镇。

一进村，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过来，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拽到门楼底下，把门掩上攥住他的手，细声细气儿说：“大侄子！我有个话儿想跟你说说，听呢算着，不听扔在脖子后头算了。”

朱老巩说：“叔叔说话，我能不听！”

朱全富摸着胡子，抖着手腕说：“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是真的？”

朱老巩点着下颏说：“唔！”

朱全富弯下腰，无声地合了一下掌，说：“天爷！你捅那个马蜂窝干吗？你爹和你爷爷，几辈子都是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事惹非？哪有摁着脑袋望火炕里钻的？”

朱老巩说：“我知道他厉害，可是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超生，左不过是这么回子事了，反正人死了眼珠子是老鸹^①的。”

朱全富摇摇头说：“唉！别，别呀，好汉子不吃眼前亏，那么一来，你就交上没好运了！”

朱老巩和朱全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朱老巩说：“叔叔！要说别的我听你，说这个，我主意已定！”

说着，他放下朱全富，走出大门。回到家里也没吃饭，坐在炕沿上，扬着下颏出了半天神。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了饭，睡了觉，他悄悄地从门道口扯出那把铡刀，坐在板凳

①〔老鸹（guā）〕乌鸦的俗称。

上，在磨刀石上磨着。

在夜里，小虎子睡着睡着，听得磨刀的声音。他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睁开大眼睛，趴着炕沿一看，父亲眯缝起眼睛，在一盏小油灯下，悄悄地磨着铡刀，磨得刀锋在灯光下闪亮。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睛看他，鼓了鼓嘴唇，说：“唔！虎子！明儿早晨，你站在千里堤上看着。嗯，要是有人去砸钟，快跑回来告诉我。嗯！”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眨巴眨巴眼睛，又把脑袋缩进被窝里，他还不理解这是一回子什么事。第二天早晨，他早早起来，抱着肩胛足了足劲，走上千里堤。他学着大人，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走了两趟又站住，张眼看着眼前这条长河。

眼前这条河，是滹沱河。滹沱河从太行山上流下来，像一匹烈性的马。它在峡谷里，要腾空飞蹿，到了平原上，就满地奔驰。夏秋季节涌起吓人的浪头，到了冬天，在茸厚的积雪下，汨汨细流。流着流着，由南往北，又由北往东，形成一带大河湾。老年间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就是这座千里堤。堤下的村庄，就是锁井镇。锁井以东不远就是小严村和大严村，锁井以西是大刘庄和小刘庄。隔河对岸是李家屯。立在千里堤上一望，一片片树林，一簇簇村庄，郁郁苍苍。

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听见林子北面芦苇萧萧地响起，秋风起来了！可是村里没有柴草，田地上没有谷捆。泛滥的河水，在原野上闪着寒光。西北风吹起了，全家大小还没有遮冬的衣裳。他搂起双膝，坐在庙台上想睡一刻。河风飘着白色的芦花吹过来，吹得大杨树上的叶子红了黄了，扑棱棱地飘落。白色的芦花，随风飘上天空。

他迷迷糊糊看着堤坝上的枯草，在风前颤抖，身上更觉冷飕飕的。正在睡着，堤岸那头走过两个人来，说话答理儿走到跟前。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①放在庙台上，每人抽起一袋烟，吧嗒着嘴唇围着铜钟看。这时小虎子一下子从梦里跳起来，愣着眼睛看了看，返回身跑下千里堤，跑到家里拍着窗棂喊：“爹！爹！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

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听得说，裂起嘴唇用拇指试了试刀锋，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拿起脚走上大堤去。他弯下腰，直着眼睛看着那两个人，压低嗓音问：“你们来干什么？”

铜匠是两个小墩子鼓儿，翘起下巴看着朱老巩说：“砸钟！”

朱老巩问：“钟是你们的？”

铜匠说：“花了钱就是俺的。”

朱老巩往前走了两步，又问：“你钱花在谁手里？”

铜匠说：“花在冯堤董手里。”

这时朱老巩怒气冲冲，大声喊叫：“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去砸冯堤董。看谁敢动这座古钟一手指头！”他登时红了脖子脸，气愤鼓动着胸脯。

铜匠瞪了他两眼，故意不理他。两个人悄悄吃完了干粮，脱下蓝布棉袄，提起油锤就要砸钟。朱老巩二话不说，叉开巴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说：“去你娘的！”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斤斗，滚在地上。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不敢跟他动手，转身跑下千里

①〔褡裢（dālián）〕长方形口袋，中间开口，两头缝合，一般挂在腰带上或搭在肩上。



堤去叫冯兰池。

当时冯兰池才三十多岁，是锁井镇上的村长，千里堤上的堤董，长得长条个子白净脸。穿着蓝布长袍，青缎坎肩，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站着，手里托着画眉笼子，画眉鸟在笼子里叫着。他正歪着头，眯缝着眼睛品鸟音。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左手把衣襟一提，一阵风走上千里堤，从老远里就喊：“谁敢阻拦卖钟，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

朱老巩看冯兰池骂骂咧咧地跑了来，走前几步，把两条胳膊一绷，拍起胸膛说：“我朱老巩就敢！”

冯兰池把画眉笼子在柳树上一挂，气势汹汹地扭起脖根轴子问：“谁他娘裤裆破了，露出你来？”

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鼓了鼓鼻子，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说：“姓冯的，你把话说小点！”他瞪起眼睛，鼓起胸膛气得呼呼的。

这是人命事，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要这座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群群一伙伙，缕缕行行地走了来。不凉不酸的人，来瞧红火看热闹。心气不平的人，来站站脚助助威。堤岸上大柳树林子里，挤得乌压压的，人山人海。暗下里议论：“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子了？”“骑着穷人脖子拉屎？看不平了就上手呀！”有一个弯着腰的白胡子老头说：“有胆量的人，要为四十八村的人抱不平了！”

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心上敲起小鼓儿，害怕闹出大事来。听得人们谈论，觉得父亲干得好，攥着两只拳头，心上一一直鼓着劲。

朱老巩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四周围热情的乡亲们，合住虎口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说：“姓冯的！你来看……”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手指戳着钟上的字文说：“钟上明明刻着：‘……大明朝嘉靖丙午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恐口无凭铸钟为证……’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他越说越快，直急得嘴上喷出唾沫星子。

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他倒竖起眉毛，抖擞起脸庞，麻沙着嗓子说：“咤！住口！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并不关系别村的事。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好事的人们在钟上铸了字文，居心讹诈！”

他这么一说，气得朱老巩暴跳如雷，摔过他的右手，又抓起他的左手，说：“呸！胡吡^①！仗着你冯家大院里财大气粗，要霸占官产……”他抡起右手，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大圆圈。

冯兰池看朱老巩恼得像狮子一样，心里说：“他真个要想推这个横车！”镇定了一下精神，把辫子盘在帽盔上，把衣襟掖在腰带里，撇起嘴来说：“不怕你满嘴胡吡，现有红契在手。”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红契文书。

朱老巩一见四十八亩官地的红契文书，眼里冒出火星子，啪地一声，向红契文书抓过去。冯兰池手疾眼快，胳膊一抽，把红契文书塞进怀襟里。朱老巩没抓住红契文书，拍了拍胸膛，说：“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自从你当上堤董，凭仗刀笔行事，税成你冯氏的祖

①〔吡（qìn）〕猫狗呕吐，也比喻谩骂、胡说。

产。冯兰池呀冯兰池！今天咱四十八村要跟你算清老账，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活不过去！”

冯兰池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老羞成怒，猛地一伸手捋住朱老巩的领口子。他瞪起大眼睛，唬着说：“朱老巩！你血口喷人，不讲道理！有小子骨头你来，试试！”冯兰池说着火起来，五官都挪了位置。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里，四十八村的人们围护着跟到大柳树林子里，两个人一递一句地动了交涉。冯兰池满口唇舌遮掩，搁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翻着冯家的老账簿子，一条一理地数落，羞得冯兰池满脸飞红。朱老巩摆脱了他的手爪，四十八村的人们拥拥挤挤地围随着。冯兰池举起手，指挥铜匠说：“来！有我一面承当，开锤砸钟！”

这时，小虎子在一边看着，又气又急，两眼瞪得圆圆。看冯兰池像凶煞似的，父亲一点也不让他，由不得眼角上揩^①着泪珠，攥紧两只拳头撑在腰上，左右不肯离开他的老爹。

四十八村的人们，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场面，掂着手可惜这座古钟的命运，替朱老巩捏起一把冷汗。铜匠刚刚举起油锤要砸钟，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这人宽肩膀大身量，手粗脚长，手持一把劈柴大斧，横起腰膀走上去，张开大嘴说：

“你砸不了！”

这时，四十八村的人们一齐抬头看，正是严老祥。朱老巩见严老祥来了，也慌忙跑回家去扯出那片铡刀，一行跑着，大声喊叫：“老祥哥！可不能让他们砸了这座古钟！”喊着，又跑回大堤上。

铜匠脱了个小打扮儿，又举起油锤砸钟。朱老巩猛地跑上去，把脑袋钻在油锤底下，张开两条胳膊，搂住古钟说：“呸！要砸钟？得先砸死我！”小虎子一看，油锤就要落在他父亲的头上。他两步蹿上去，搂住父亲的脑袋，哭出来说：“要砸我爹，得先砸死我！”

铜匠干睁着大眼看着目前的架势，不敢落下油锤。四十八村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危急的场面，偷偷地落下泪来。朱全富说：“天爷！瞎了我的眼睛吧，不要叫我看见。”老祥大娘哭出来说：“咳！欺侮死人了！”小虎子两只手抹着眼泪，他想不到父亲披星星戴月亮地做了一辈子长工，最后落到这步田地上！

冯兰池还是坚持要砸钟，嘴上喷着白沫，说出很多节外生枝的话。他说：“官土打官墙，大铜钟是全村的财产，砸钟卖铜顶公款，官司打到京城，告了御状我也不怕！”朱老巩反问了一句说：“锁井镇上，大半个村子的土地都是你冯家的，顶谁家的公款？”这时他眉棱一横下了决心，闪开衣裳，脱了个大光膀子。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挽了个搪扭儿^②。叉开腿把腰一横，举起铡刀，刀光晃着人们的眼睛，张开大嘴喊：“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

老祥大伯也举起劈柴的大斧，说：“谁敢捅这铜钟一手指头，日他娘，管保他的脑袋就要分家！”

冯兰池冷睁眼一看，他怔住了。朱老巩和严老祥，就像两只老虎在他眼前转。冯家大院里虽说人多势众，也不敢动手，只得打发人请来了严老尚。严老尚绰号严大善人，这人气魄大，手眼也大。庚子年间，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放火烧了教堂，杀了外国的传教

①〔揩（kèn）〕（眼里）含，噙。

②〔挽了个搪扭儿〕方言，打了个结的意思。



士，在这一方人口里有些资望。乡村里传说，这人骨头很硬，有一天他正在开着“宝”，开到劲头上，用大拇指头捺上了一锅子烟，说：“嗨！递个火儿来！”旁边一个人，用火筷子夹了个红火球来，问：“搁在哪儿？”严老尚把裤脚往上一捋，拍起大腿说：“放在这儿！”那人咧起嘴角说：“嘿！我娘，那能行？”严老尚把眉毛一拧，仄起头来，指头点着大腿说：“这，又有什么关系！”红火球在大腿上一搁，烧得大腿肉嗤溜溜地响，他声色不动。

这个大高老头子，弓着肩提着条大烟袋，走上千里堤。看见朱老巩和严老祥逞着打架的式子，捋着他的长胡子，笑花了眼睛说：“这是干吗？青天白日在这里耍把式，招来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你看这不像玩狗熊？”

朱老巩气愤愤地说：“我看看谁敢损坏这座古钟？”

严老祥也说：“谁要损坏这座古钟，他就是千古的罪人！”

严老尚冷笑一声，说：“哼哼！狗咬狗两嘴毛！”伸出右胳膊，挽住朱老巩的左手，伸出左胳膊，挽住严老祥的右手，说：“一个个膘膘棱棱的，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打架斗殴，不嫌人家笑话？”说着，望着严老祥瞪了一眼。严老祥给他扛过长工，见严老尚拿眼瞪他，垂下头不再说什么。他们两人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荤馆里，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这时，小虎子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爹，心里扑通乱跳，又是害怕，又是激愤。

严老尚嘴唇上像抹上香油，比古说今，说着圆场的话。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盯住哆哆嗦嗦地端着杯子的手，静静愣住。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好像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大睁着眼睛，痛苦地摇摇头，像货郎鼓儿。冷不丁地抬起头来，抖擞着两只手说：“咳！是油锤砸在铜钟上，铜钟碎了！”朱老巩明白过来，是调虎离山计，一时气炸了肺，眼睁睁看着严老尚，吐了两口鲜血倒在地上，脸上像蜡渣一样黄。

严老尚装着也一本正经地拍着桌子大骂：“这他娘的是干什么？掘坟先埋了送殡的！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顶。”说着，把大袖子一剪，就走开了。

这时，严老祥慌了神，猫下腰抱起朱老巩，说：“兄弟！兄弟！醒醒！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事情摆着哩，三辈子下去四十八村的人们也饶不了他们！何必动这么大气性。”

小虎子流着泪，连忙给他老爹捶腿捏脖子。朱老巩垂下头，鼻子里只有一丝凉气。严老祥看他一下子还醒不过来，两手一抄把朱老巩挟回家去。

这场架一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怔着。眼看着铜钟被砸破，油锤钉着破钟，像砸他们的心肝一样疼，直到天黑下来，才漫散回家。这天晚上，滹沱河里的水静静地流着，锁井大街上死气沉沉，寂寞得厉害，早早没了一个人，没了一点声音。人们把门关得紧紧，点上灯坐在屋子里沉默着，悄悄谈论着，揣摩着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在那个年月里，朱老巩是人们眼里的英雄，他拼了一场命，并没有保护下这座古钟，没有替四十八村的人们争回这口气。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只有低下头去，唉声叹气，再不敢抬起头来了。

朱老巩躺在炕上，一下子病了半月，炕上有病人，地下有愁人。那时母亲早就去世

了，小虎子和姐姐成天价围着炕沿转。日子过得急窄，想汤没汤，想药没药，眼看病人越黄越瘦。那时姐姐才18岁，青春的年岁像一枝花。她看着父亲直勾勾的眼神，心里害起怕来。朱老巩斜起眼睛，看了看闺女，伸手拍拍炕沿，说：“闺女！娘没了爹疼你们，舍不得你们！可是不行了！”他凝着眼神，上下左右看了看姐姐。又说：“闺女！你要扶持兄弟长大！”又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说：“儿啊！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剥削我们一辈子，压迫我们一辈子。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鸡，势不两立！咱穷人的气出不了，咳！我这一辈子又完了！要记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告诉人们说，我朱老巩不是为自己死去，是为四十八村人的利益死去的！”他说到这里，眼神发散了，再也说不下去。

小虎子和姐姐趴在炕沿上，哭得泪人儿一般。朱老巩看孩子们哭得痛切，一时心疼，吐了两口鲜血，一个支持不住，把脑袋咕咚地磕在炕沿上。他失血过多，一口气上不来，就把眼睛闭上了！

姐姐和弟弟扑在父亲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这天晚上，严老祥一句话也没说，把脑袋垂在胸脯上，靠着榻扇门站着。到了这刻上，他两手搂住脑袋，慢吞吞地走出来，坐在锅台上无声地流着眼泪……听孩子们哭得实在悲切，又一步一步地走进小屋，蹲在朱老巩头前，凄切地说：“兄弟！你带我一块回去吧！我对不起你，后悔拦着你，没叫你闯了关东。你在九泉下放心吧！你白死不了，人们知道你是为什么死的，我们受苦人将子子孙孙战斗在千里堤上！”

（节选自梁斌《红旗谱》第一卷第一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1998年重印）

赏析

“朱老巩护钟”是《红旗谱》的第一节，也是全书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故事并不复杂：冯老兰霸占了锁井镇48亩官产，企图砸掉作为官产凭证的古钟，拿去卖了顶赋税，朱老巩奋起反抗，因为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而斗争失败，最后郁郁而终。

朱老巩和冯老兰之间的斗争是始终贯穿课文的线索。正是斗争本身以及斗争中人物的命运使得全文充满了紧张的节奏。小说一开篇的“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也恰如“平地一声雷”，以突兀之笔，把一场迫在眉睫的严峻斗争推到了村民面前，同时也推到了读者的面前，从而奠定了小说紧张激烈的基调。在这里，朱老巩并非为了一己私利挺身而出，他所维护的是全镇农民的集体利益，这就使得斗争具有了正义的性质。读者始终关注着朱老巩的成败进退，心情也随着人物的命运而不断起伏。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节也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缩影。

作者很善于在斗争中刻画人物形象。作者始终把朱老巩放在和冯老兰的斗争中来刻画，通过这场斗争来体现朱老巩的豪迈勇敢和果断。如朱老巩“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这句话，真可谓是掷地有声。又如写朱老巩护钟时的行动，“这时他眉棱一横下了决心，闪开衣裳，脱了个大光膀子。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挽了搪扭儿。叉开腿把腰一横，举起铡刀，刀光晃着人们的眼睛”，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到朱老巩面对强敌时的沉着冷静和果断自信。

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之所以能够如此鲜明有力，正是因为这些语言和动作都是面对紧张局势



时的自然反应，或者是斗争本身的一部分。不同的反应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这些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斗争中，在斗争中思考、行动和选择，因而能给读者鲜活生动的感觉。比如朱全富这个人物，作者着墨并不多，他一开始反对朱老巩出头：“躲还躲不及，能招事惹非？哪有捂着脑袋望火炕里钻的？”而在大柳树林里，面对着朱老巩舍身护钟的危急场面，他又说：“天爷！瞎了我的眼睛吧，不要叫我看见。”他并不是一个置身事外者，短短的两句话，就把一个善良老实的农民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思考

一 梳理课文，写一个情节提纲。

二 分析下列句子，注意加点的词语，体会其对刻画人物的作用。

1. 朱老巩二话不说，叉开巴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说：“去你娘的！”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斤头，滚在地上。
2. 朱老巩看冯兰池骂骂咧咧地跑了来，走前几步，把两条胳膊一绷，拍起胸膛说：“我朱老巩就敢！”
3. 这时他眉棱一横下了决心，闪开衣裳，脱了个大光膀子。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挽了个搪扭儿。叉开腿把腰一横，举起铡刀，刀光晃着人们的眼睛，张开大嘴喊：“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

三 根据课文中描写古钟的文字材料，写一篇三百字左右的介绍古钟的说明文。



《时代英雄的群像：〈红旗谱〉导读》 潘雯瑾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 梁斌著 《梁斌文集》第五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漫谈〈红旗谱〉的创作》 梁斌著 《梁斌文集》第五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红旗谱》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有着它的某些“独特性”。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这被他概括为小说的“民族气魄”的探索。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也包括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这种联结，虽说主要被看做是观念、主题的表达方式，但有时也会使叙述“逸出”观念、主题拘囿，而使某些在另外文本中被阶级斗争重大事件淹没的，有关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等的表达有所浮现。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等），在《红旗谱》中，提供了表现方法上的借鉴，也参与了人物性格、行为的构成。对这一地区的民间语言的运用，也加强了小说表现的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而多少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摘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我们与收入本书的作品的作者进行了广泛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但仍有部分作者未能联系上，烦请作者与我们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权处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 58758861 58758863

如反映教材内容问题，请与责编联系。

电 话：(010) 58758628

电子邮箱：jcfk@pep.com.cn

人教版®